

## 第一章

夏日炎炎，伴着蝉鸣吱吱声，位在京城东区的骆大学士府后花园，园中一池青荷朵朵盛开，偶有微风吹来，池水便泛起阵阵涟漪，荷瓣轻轻震颤，那娇柔的模样，会令人忘却暑气的炽热，流连不已。

但在池旁一处画阁上，却传来破坏此等优雅情致的冰冷声音。

“嗯哼！瞧瞧这个女人写得多好，‘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我说颖儿，咱们生为女人真是可怜，出生不到三天，就要被人放在床下面，好明白我们是下等人，只能玩一些瓦砖之类的东西，好明白我们这一辈子活着的目的就是天天劳动筋骨，努力持家，啧啧，写得真是好呀！哼，好个‘卑弱篇’，”那不时夹着冷笑的声音，听来叫人毛骨悚然。

颖儿吞口口水。“天！又来了。”她喃喃自语说道，开始迅速将绣阁内所有显眼、易碎的物品收起来。

任谁见到颖儿，都会喜欢上这个头上绑着双髻，有双灵活、精明的大眼，说话又得体的侍女，但此刻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却布满了山雨欲来的忧愁，双眉紧皱的望向坐在书桌后面的美丽女主人。

“好极了，现在来到最重要的部分，‘三从四德’……”急促翻页的声音充分显示持书者心情的紊乱。

“小姐，您一定要念吗？不是早背熟了？”颖儿小心翼翼地说道，试着做最后的劝阻。

“岂止背熟？每字、每句都已经深深烙印在我身上每一处，但是能不念吗？身为女人就是得时时刻刻念着这些东西，这样才叫‘贤慧有德’！哼，从父、从夫、从子，女人一辈子全都是跟从男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所谓的‘真女子’就是不要有大脑，不用想、做哑巴、不用打扮、天天做家务做到死为止。哼，好个班昭呀！我真恨不得回到汉朝去，把你狠狠揍一顿。”随着一声重重的拍案声，一本书也随之被大力的丢弃于地，书皮上写着两个大字“女诫”，着者：班昭。

颖儿舒口气，弯身拾起那本书，准确地往身后的篓子丢过去，主人恨透了这本书，做奴婢的又怎能喜欢呢？虽然这本书可是当朝所有女子奉为圭臬、最高生活、事夫要项，德行指导原则的“圣书”，不过在戚家待久了，还真觉得这本书是个相当自虐的女子写出来的。

她望向那个开始抓起墙角的稻草人，狠狠踢、揍的女主人，若那是真人的话，肯定不到一时三刻，便会气绝身亡。谁受得了那种重击，不由叹口气，这世上可以让她美丽女主人戚荻莲抓狂的原因就只有一项，那就是姑爷今天从朝廷返家了。

戚荻莲，是先帝生前最信任的“威镇大将军”戚慕翔次女，母亲宫霓裳出身江南第一绣坊富家，而她的长姊宫荻兰曾被先帝指定嫁与当时的昭德太子做太子妃，家世可说是相当显赫。

而她本身更是承袭了父母的绝顶容颜，有张美若天仙，不亚于她大姊宫荻兰的绝美容貌。

倘若用花来比，宫荻兰有若一朵傲世的寒梅，孤伶卓绝，不轻易受人

摆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

而戚荻莲，则有若一朵白玫瑰，绝美、纯真、无瑕，全身散发吸引人的清甜香味，总是毫不做作的表现出心中的情感。

戚慕翔和宫霓裳的个性可称是天下第一奇绝，豪迈不受世俗牵绊，这点从两人不畏世俗眼光私奔成亲可见一斑，连教养孩子的方法都与当世不同，使得他们的孩子都有着相当惊人的作为。

老大宫荻兰虽然进宫当太子妃，但在巧妙的化解政治上的斗争后，却因爱上宫廷第一侍卫长，并在闻其死讯后而以“跳崖殉情”来表明心迹，徒留人唏嘘，尤其太子最感到歉疚，即使登基做了皇帝，仍基于歉疚心理，对戚家相当照顾。

而老三戚荻柏则因长姊“死亡”，便继承了富家绣坊的职责，堂堂七尺男儿，却天天拿着绣针率领一票娘子军在宫家绣坊里刺花绣鸟的，引来天下人的侧目，卫道人士纷纷摇头叹不值。

而当中最无惊世作为的老二戚荻莲，则在皇帝姊夫好心作主下，嫁给了当朝拥有第一才子兼天下第一美男子两个称号的骆靖尧，做起了“闲”妻良母。

颖儿一直很庆幸自己从小是服侍戚荻莲，虽然在三姊弟中，她的才华不是最出色的，但个性却是最讨人喜欢的，坦率、活泼、直性子，有点迷糊、有点冲动，跟在她身边，天天都可以遇到好玩有趣的事。

但这一美好的一切，全都在她嫁人之后，有了极大的转变。

而这最重要的关键点正是她的姑爷——骆靖尧。

骆靖尧，为龙图阁大学士骆铭的独生子，二岁能识字，三岁会吟诗，五岁会做对联，天才之名满天下，十二岁通过乡试，十五岁为状元郎，十八岁入学士府做了翰林大学士，成了皇上的政策拟定顾问团一员。

年仅十五即为状元郎，不仅轰动整个朝野，而见过其容貌者，更惊叹其貌胜过潘安数倍，为千古难得一见的绝世美男子，有人称其为自三国魏晋陆逊、陆抗、陆机、陆云四大风流人物的传人，集天地英灵之气于一身之天之骄子。

是呀！她家姑爷容貌的确是绝色，颖儿撇撇嘴，可个性真的是……从没见过如此固执、自负的男人，人就好像块万年寒冰，方圆十步内，就可以感受那冰冷的寒气，脸上表情永远都是平静无波，而那双炯亮的眼睛里，毫无任何情感而言，即使在面对亲人朋友时，也是这么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虽说小姐和姑爷的婚事是皇帝好意撮合的，但最终决定权仍在小姐的身上，除非小姐点头，要不皇上也不会赐婚，但谁知——小姐一见了她，根本忘了一切，心甘情愿的嫁给了这个大冰块。

这一年来，她亲眼见到小姐如何从一个热情如火的女子变成一个咬文嚼字，处处讲求礼仪规范的模范“贤妻”；原因无他，只因为姑爷是个极重礼教的人，在婚前的聘礼上，即赠上“女诫”、“女则”、“孝经”、“女论语”这四本书，他要求小姐在婚前一定要好好研习过这几本书，在明了精义后，方有资格进他骆家门，要不他情愿抗旨不娶。

这是多大的羞辱呀！

偏偏中了邪的小姐，居然甘愿就范，硬是让自己好好“拜读”了这四本书，其中“女诫”、“女则”还是她以前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书。

在洞房花烛夜的那天，她同喜娘等新郎进房了以后才退出新房，远走

不到十步，就听到新郎冷冰冰的声音传过来。

“在我掀下你的头盖之前，我得先问你几个问题？”“相公请问……”小姐羞答答的声音柔柔响起。

孰料，骆靖尧居然考起小姐那四本书里的内容，饶是小姐真的下了苦功，所以对答入流，就这么折腾近二个时辰，新房的红烛火才熄灭。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

在共同生活后，才发现这个姑爷重礼法跟什么似的，凡事一板一眼，家法高悬厅堂，连奴仆也要恪遵，犯者从抄写家法一百遍、当众棍打至驱逐都有，简直是严得不得了，戚家也有家法，但是比起来，戚家简直是乐园。

但说也奇怪，在骆家的奴仆也是怪的，也不晓得是不是早习惯了，个个都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对这种“严法”，不仅甘之如饴，恪遵不悖，而且还颇为沾沾自喜，似乎觉得自己同其他家的奴仆有不同之处，当然不可讳言的，会有这种气势，自然是染自他们的主人。

她和小姐初来自然不习惯骆府内的冷凝严肃气氛，但她为了小姐，也就入境随俗，虽然心里老想着在戚家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做事的时光，而最叫她心疼不忍的，却是小姐的转变。

菡莲为了姑爷，压抑住自己原有活泼好动的本性，言行举止莫不遵照“女诫”、“女则”上的规定，出口必引用四书五经，有典有故的，虽听得她头发昏，却也让她其他骆家下人甘拜下风，认为这才有资格担当骆家的主母。

但小姐这番努力在姑爷的眼中却不当一回事，始终冷着一张脸不苟言笑，对她辛苦持家认为是理所当然。事实上，他也将所有内府的事全交给小姐全权处理，而他则专心公事，但最教人不值的是，骆靖尧因深受当今皇上的器重，经常留在学士府里处理公事，一个月才偶尔回家两、三天，甚至待不到一天，从小姐进门一年来，夫妻俩见面次数用手指头再加上脚趾头便可算得出来。

至于闺房之乐，由于姑爷似有隐癖，不喜鱼水之欢，所以即使回家也经常让小姐独守空闺，小姐不是没尝试改过这种情况，她试着多加亲近他，却被姑爷冰冷斥回，要她别忘了身为大家闺秀的端庄，要她多学学班昭、长孙皇后的美德。

原本小姐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全是为了讨好姑爷，但谁知两人成亲后见面机会少，即使碰面也是在冷冰冰的情况下相对着。

这种情形持续了半年以后，小姐渐渐撑不住了，虽然表面上，还是平和有礼，但是要是和她独处时，或者跑到位在池畔这幢独栋绣阁时，便开始将心中的不满，和郁气发泄出来，将班昭和长孙皇后骂个臭头，并拿起收放在壁后特地扎起的稻草人，当作出气筒般的打着，而这种情况到了每次和姑爷见过面后，却毫无有所进展时，也愈形严重。

唉！她真是担心，小姐再这样下去会疯掉。

颖儿幽幽从思绪中回过神，这时菡莲已经停止踢打稻草人，因为已经全散了，满头大汗，气喘不已的坐在地上。

颖儿转过身，从水盆中拧乾一条毛巾，走过去开始为她拭汗。“小姐，又怎么了？姑爷又惹您了？”虽然明知道答案，但还是不得不问。

菡莲无力的摇头。“还不是同以前一样，要我别吵他，乖乖在房间里绣花。”接过毛巾自己擦拭。“帮我准备水，我想净身。”语气已不若先前的怒急。

颖儿点点头，突然咬住下唇，哇地一声哭出来。“我再也受不了啦！小姐，您何苦要这样委屈、伤害自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啦！呜……想您在戚家是多么受宠、是多么快活，怎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嘛！”荻莲愣了一愣，看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贴身侍女兼好友居然为了她哭成这样，也不由觉得心酸，可是泪水还来不及掉下，突然从楼下传来呼喊。

“夫人，您可在上面？”是府里小厮在叫唤。

荻莲没有马上回话，因为此刻的她，全身都是汗，头发散乱，珠钗歪斜，这等容貌实不宜见人。

“夫人？”小厮再次唤道。因此绣阁乃是荻莲的隐私地，一般下人是不可接近。

颖儿迅速抹去颊上的泪水。“我下去招呼他，您先把头发放下，我一会儿上来帮您整理。”颖儿哑着声音说道，由于骆府最忌讳丫鬟大呼小叫的，所以她立刻冲到楼下应对。

望着颖儿离去的背影，她内心不禁一阵绞痛，刚刚颖儿哭着喊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她不禁畏缩了一下，她到底变成了什么样？荻莲将脸埋进膝间，整个人连动都不想动。

这时颖儿又碎碎地跑上来，本想对她说，在骆家是不可以这样大声跑的，可是颖儿不是一般的丫鬟，而这个绣阁是她嫁来骆家唯一可以尽兴做自己的地方，她干么还要在这设下那捞什子的规矩？颖儿的脸看起来臭臭的。

“怎么着？”“老爷唤您去书房见他。”什么？他居然会主动要见她？顿时忘了先前的委屈和不满，脸上瞬间散发出动人的光彩。

颖儿一见着小姐整个人像死灰复燃般地振起精神，不禁心中暗叹。前世，小姐到底是怎生欠着姑爷了？“颖儿，快来帮我换服梳妆，我不能这个模样去见他。”荻莲匆匆走向内室。

颖儿再度重重软口气：“是！这就来了。”

荻莲有些心慌意乱的，匆匆走向她丈夫的圣地——书房，脚步有些急促，若不是怕府内奴仆心脏病发，她早就使出戚家的上乘轻功，一举飞到她丈夫的身边。

天！成亲一年来，他对她的影响力还是那么大，并未因她嫁他而稍减。

当然啦！这跟她一年与他碰面不到二十次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每次碰面，他都不当她是一回事，总是冷冰冰将她赶走，不让她有任何机会亲近他，即使是那寥寥数次的敦伦之礼……他亦不曾……一想到此，她心就痛，微咬着下唇，来到书院前，她瞪着那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觉梦书院”好半晌，这里他从不让她进来，连打扫也不许。

她连吸了好几口气，才让自己慢慢走进去，守在书院的书僮见了她都恭敬的行礼，并为她敲门通报，和她早先听到丈夫回来时，要求见丈夫却将她挡住门外的高傲态度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听到那清冷的声音说进来时，她心跳不自觉加剧，双脚有些颤抖，慢慢地走进室内。

她的夫婿就坐在正中央的书桌后面，低头写着字，专注的态度令人不敢出声打扰，而在这一年少数几次会面中，她早就学乖了，若是他没开口她却先说话了，准会被喝斥不端庄，然后命她回去再读“女诫”，所以她耐心的等着。

在等的过程中，照理说得目不斜视地看着地上，直到他叫她抬起头来，但她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她的夫婿，便小心地觑眼望过去。

才一个月没见，他还是那样俊美、好看，打从她在皇帝姊夫御书房的屏风后面第一眼见着他时，就深深被他的绝世容颜给震住，她作梦也没想到，这世上居然会有这么好看的男子，即使是她早已看惯了美男子。因为家中就有两个，但是骆靖尧那种俊美和她那有着阳刚美的父亲及儒雅美的弟弟完全不同，他更显得阴柔、飘忽、卓然。

一见着他，她的视线就再也无法拔开了。

所以当皇帝姊夫问她愿不愿意嫁给骆靖尧为妻，她几乎毫不犹豫就点头答应，她想要跟他在一起，永永远远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渴望燃烧掉了她所有的理智，她近乎疯狂地崇拜他这个几乎称得上完美的丈夫，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他脚底下。

他要一个端庄、有礼、贤慧的妻子，她就想办法让自己达到他的要求，强迫自己去念那些从前视为迂腐的书籍，将它们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跑到宫中，要求当今的皇后介绍女官，教她所有相关的礼仪和合宜的姿态。那真是段惨痛的回忆。

但也因此彻底改变了她以前在家中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一举手、一投足都完全符合所谓“大家闺秀”的标准，连说话也得讲究，因为只要稍一出错，便会立刻得到重罚。

虽然很苦，可是她甘之如饴，因为她相信只要她做到，一定能讨她未来夫婿的欢心，让他喜欢她、疼爱她。

但事情总是出人预料。

“夫人，你又在发呆了？”冰冷不满的声音倏地窜进她耳中，她猛地抬起头，见到靖尧那张俊美无双的脸上，此刻正一脸不悦瞪着她。

“相公……”她的声音细若蚊呐，真是要命，一看见他的脸，她就会像变个人，总是胆怯、害羞，心跳快得几乎让她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

靖尧冷冷看着缩成一团的妻子。“别忘了自己的身分，说话要大声一点，要不别人怎么听得见。”她深吸口气。“是。”这次够大了吧？她眼睛低垂看着地面——女人不可直视男人，她多想抬起头好好看着他，可是又怕自己在见着他的脸时，只会像白痴般的瞪着他瞧，啥话都说不出来。

“半个时辰前，我就差人唤你来，为何姗姗来迟？”语气冷得叫人发抖。

“妾身正在更衣换服。”以前只要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让她觉得很快活，不知怎地，她今天竟觉得莫名的厌恶，虽然他的声音很悦耳，但语气却很冰冷，一点感情都没有。

“换服？你为何要把大好光阴浪费在妆扮外表上，难道你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吗？等你的人就没其他事要办了吗？”他的语气充满了嫌恶。

若是往常他这样说话，一定会让她愧疚不已，但为何他每次见着她，总会有那么多的毛病被他挑出来念？她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呀？为什么他就不会称赞她一下，即使只有一句，她也心满意足；可是一年了，他为什么不说她有将这个家弄好，没让它变得荒芜，让他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可吃？她轻轻吸口气。“相公，你唤我来有何事？”她一字一句慢慢地说出来。

靖尧瞪着她黑色头顶半晌。“皇上昨天问起你，说你一年没进宫了，他和皇后娘娘都挺想念你，要你近日去宫中拜访一趟。”她惊异地抬起头。“皇上想见我？”瞬间，她忘了不可直视她夫婿的“规定”，皇上怎么会突然想

见她？糟了！该不会是皇上知道她大姊宫荻兰还活在人间的事情吧？靖尧皱起眉头。“女子不可用如此口吻说话，不端庄。”咦？她又做了什么？为何又被骂了？她有些怔然地瞪着夫婿，不料这副呆样又惹恼了靖尧。“够了！别再发呆，我已经将皇上的话带到，没事你可以下去。”什么？就这样？夫妻俩近一个多月没见面，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多说，就这样结束谈话？在过去她虽会很失望，但却会咬紧牙根吞下所有的思念和想说的话，因为“女诫”明白告知。妇人，要择辞而说，不说恶语，要看情况发言，最重要的，说出的话不可以让人觉得讨厌。

但是颖儿方才的话语窜进她脑中——小姐，您怎么变成这样？她变成什么样了？一个胆小、畏懦、无用、惧夫，有话不敢言、隐藏真实感觉的虚伤人！

看到妻子还是一动也不动，他脸上的不悦加深。“我说没事，你可以下去了，没听到吗？”他那冰冷的言语像根针般，将此刻胀满她全身的某样东西给戳破了。

荻莲摇摇头，绝望地想抓回那渐朝四方奔去的自制和冷静。

看到她的动作，靖尧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怎么？她在反抗他的命令吗？荻莲双手紧握住她的裙子，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不行！还不可以那么快就失望、放弃，他们之前相处的时间毕竟太少了，只要再久一点，他一定会发现她的美好。

她定一定神，方再度低下头，态度极为谦卑。“相公，这次回来打算要停留多久？”他表情漠然。“我一会儿就走。”什么？她再度抬起头瞪着他，天！为什么又……

“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同是翰林大学士，也是骆靖尧少数知心好友之一的杨少华，轻摇纸扇说道。

骆靖尧淡淡望了他一眼。“公事都快做不完了，哪来的闲情回家？”“是呀！真是忙死人，皇上老要你跑东跑西，刚刚才从邢州回来，匆匆回家打个照面，又风尘仆仆赶回来写报告，你呀，还真是劳碌命。”少华摇摇头。“不过我觉得你的妻子真是可怜，老不见你回家，独守空闺不觉怪可怜的吗？你曾经向嫂夫人解释过你的工作状况吗？”“告诉她？”靖尧微皱起眉头。“妇道人家懂这些做什么？她只要把家事理好即可。”靖尧是当朝少数的文武全才，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几乎无所不能，又在巧遇机缘下，遇得明师习了一身好武功，皇上得有此一才，自然会善加利用，虽然碍于年纪，只让他当了翰林大学士，成为皇上的政策顾问，名为此，实则不然，皇上让他代天巡狩，拿着御赐金牌，代替皇上到天下四处巡逻，探访民情，并考核官吏的政绩。

此任务系属皇上私下委托，因此只有当今宰相以及副手杨少华知晓，只是少华没料到靖尧竟然连妻子也瞒住。

“啧啧！你们感觉起来可不像恩爱夫妻。”少华因和他相熟，所以说起话来较无遮拦。

靖尧低下头翻着书。“恩爱又如何？不恩爱又如何？我本来就没打算娶妻，若不是皇上赐婚，我绝对不会成家。”他语气淡然地说道。

“话不能这么说，古有明训，人可无官，但却不可无妻，大丈夫只有在拥有贤妻时，方能成真正的大事业。”“是吗？”从靖尧平静无波的脸上，看

不出他心中真正的想法。

少华定定注视着他，说实话，任何人一见到骆靖尧，绝对会被他的绝世容颜给倾倒。无分男女，连皇上都曾叹道：“若卿为女子，朕必为卿打破不立妃的誓言，将卿纳入后宫。”皇上因专情皇后卢湘，故未再纳妃。

但骆靖尧虽有此俊美的容貌以及丰美的才华，但他却不像其他稍有俊才的男子，任意流连在花丛中，对所有投怀送抱的女子照单全收，相反地，他有高乎常人的道德标准，比任何人都来得自制，对女子，可说是退避三舍，恪遵世间所有对男女之间相处规范的礼法。

一般人以为他是个“极度”守法、守礼的人，简直称得上是“圣人”，但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少华却很清楚。

其实骆靖尧是个极看不起女子的人，在他的观念中，女子之所以会存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要传宗接代，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没想到娶了妻后，这样的观念仍未改变。

少华因近一年来几乎跟着靖尧东奔西跑，至今尚未去骆家造访，更未曾拜见过他的妻子，听说他的妻子容貌平凡，不若靖尧的俊美，对这一点，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至今为止，还未见过有谁的容貌胜过靖尧的。此外其出身良好，是皇上极为宠爱的妻妹，也因为如此，才会撮合这场婚事。

不过，就是不晓得他妻子做人如何？为何靖尧会不喜欢回家？甚至对女人的厌恶感一点改进都没有。

“靖尧，你是不是……对你的妻子很不满意？”少华大着胆子问道。

靖尧抬起头，星眸闪过一丝不悦，他不喜人探他隐私，但少华是他唯一的好友，他耸耸肩。“她还可以，至少家事从没让我烦过。”少华点点头，这样说来应该还不错。“那你应该相当喜欢她才是。”“不！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靖尧又低下头。“她人不坏，而且在我不在家期间，挺守妇道的，倘若妻子是要让丈夫无后顾之忧的话，她做得算不错，不过……”想起今天他要离去前在书房那一幕，他觉得她同以前不太一样。

“你对自己的妻子没感觉？”少华叹口气。“我看你根本还在记恨，你对她躲在皇上背后屏风选你做夫婿的事厌恶透了，是不？”一语刺中，靖尧沈下脸，没错！他承认当初知道自己居然是“被选上”时，觉得羞辱极大，天之骄子的他向来只有“我要”，而不是别人要他，可是偏偏在婚姻大事……尽管他厌恶有女人在身边缠着，但是也不能否定礼法上规定，男子应当娶妻，所以既然是皇上赐婚，那也就接受了，只是皇上居然先询问同意与否的人是女方，而非他。

虽然她的举止言行完全符合他对女子的要求，可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在望着他时，经常会流露出某种深意的眼神，好像被丢弃的小狗向人露出乞怜般。她到底想要什么？每当他见到这样的眼神，全身都会打冷颤、起疙瘩，不舒服极了，可是她不开口说，他也不会主动问，事实上家事都已经让她全权作主，生活无一匮乏，真不明白她还不满什么？而近半年来这种情况更严重，和她相处时间愈长，就会感受到那种莫名的压力。

虽没说出来，可是她正无声向他要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更不知该如何给予的东西，而在发现他无法给予时，她的眼神就会充满悲伤，看得他头皮发麻。

也幸亏皇上给予他特殊任务，让他可以轻易免除这种不适的情况。

所以娶妻有什么好？和女子在一起有什么好？“怎么？被我说中了？”

少华见他沉默不答，忍不住开口问道。

靖尧冷冷看着他。“你够了吧？我不想再谈我妻子的事。”“不是我爱说，我未成家所以能够跟着你到处东奔西跑，而你不同，以你这种冷落妻子的方法，难道不怕她受不了跑掉……”少华似真似假地说道。

靖尧没好气瞪他一眼，想结束这个无聊的话题。“跑掉最好，省得我还要费心去管她。”这时，从屋顶上传来异响，一般人可能不以为意，可是对靖尧和少华这种练武的人，一下就辨认出那是瓦碎声——有人在屋顶上听他们谈话。

他们倏地停止谈话，互看一眼，身形一顿，同时破窗飞上屋顶，可是顶上已空无一人。

“咦？怎么会没人？”少华奇道，四处搜寻，一点异样都没有。

靖尧则走到屋瓦碎裂处，蹲下身子查看。该死！是谁胆敢偷听他们的谈话？幸亏刚刚并未谈及任何朝廷机密的事情，但不论是谁，那家伙轻功真是该死得好，居然让他丝毫察觉不出。他眼神眯紧，不管是谁？这意味着将有事发生了。

“靖尧！”少华走近他。“你想会是谁，该不会已经有人发现我们目前正在调查的事了？”靖尧脸上表情更显得阴沉。“从今以后，我们要更加小心留意。”“嗯。”

## 第二章

“天呀！小姐您总算回来了，怎么姑爷前脚一走，您就跟着不见，害我急死了。咦？您怎么这副打扮？”颖儿忘了压低声音，惊讶地叫了起来。

荻莲从头到脚都是黑的，除了那张脸蛋，惨白得吓人。

颖儿被荻莲脸上的表情给骇着了，从没看过她如此伤心愤怒、绝望过，不小心触碰到她的手，发觉冷如冰。

“小姐，您怎么了？别吓我呀！”颖儿着急地说道。

荻莲只是不发一语越过她，坐到梳妆台前，瞪着铜镜发呆，对颖儿急切的呼喊充耳不闻。

奇怪！此刻的她应该是要好好大哭一场，将心中所有的委屈和痛苦统统发泄出来，不是吗？可是为什么现在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

他根本就不想娶妻的…… 他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厌恶被她“选中”…… 离开最好，省得他费心……喝！抛下所有贤慧女子的外貌，率性的改装，以冠绝天下的家传独步轻功跟踪丈夫，果然可以探查真相，虽然知道他在外面没有别业，另外包养女人，足以让人心慰，但当从他口中得知他对她的看法，竟是如此伤人。

原来如此呀！

无论这一年来，她做了什么，甚至为他改变了原有的自己，他依旧没有接受过她，喜欢过她，甚至认为她离开是最好的。

“颖儿……”“是？”太好了，小姐总算肯开口说话，颖儿暗吐一口气。

“我是不是很差劲的人？”她轻轻问道。

“胡说八道，您哪里差劲了？您可是我见过最好的人。”颖儿睁大眼睛说

道。

“可是，在我们姊弟三人中，我最不成材，既没有荻兰姊的聪明和勇气，也没有荻柏的执着和不畏世俗眼光的率性……”颖儿摇摇头。“我承认大小姐、少爷很了不得，但您也很棒呀！您可知道，老爷、夫人、大小姐和少爷以及所有下人，最喜欢的人可是您呢！因为您待人真诚、厚道，大家都很疼您、很亲近您呢！”荻莲幽幽望向颖儿。“你现在说的，是那个以前的我吧？”啊！颖儿张开了嘴，突然间，一个字都挤不出来，然后眼眶渐渐红了。“小姐……”荻莲自嘲的笑笑。“你不说，我也知道自己变了，难得回娘家一次，却从不对爹娘说实话，老说我过得很好、相公待我好，跟弟弟也净说些客套话，还告诉他，一个大男人别管绣坊的事较妥当……唉！我怎么会这样呢？”“小姐……”“颖儿，我问你，若是我把那什么‘女诫’、‘女则’全都扔了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差劲。”“我很乐意帮您放把火烧掉它们。”颖儿干脆地说道。

荻莲瞪着她半晌，最后忍不住笑了起来，先是格格笑，然后是开怀大笑，后来竟夸张到抱着肚子趴在床上。

颖儿被她的狂笑模样给逗笑了，但笑了一会儿，发现她一点都没有止住的迹象，这才觉得不对劲。“小姐？”荻莲笑得肚子发疼。“哈哈……放火烧掉，说得好呀！哈哈……早该这么做了……”她边笑边撑起身子，走到梳妆台前，将抽屉拉开，把放在里面的几本书拿出来。

“哈哈……颖儿，去绣阁将放在那的几本书都拿过来……哈哈……快去……”颖儿有些担心的望着笑个不停的荻莲，犹豫了起来，此刻实在不放心留她一个人在这，情况真的、真的非常不对劲。

“快去呀！”荻莲将她推出门。“我在这等着，快去快回呀！哈哈……”颖儿无奈地咬紧下唇，展开自小在戚家同荻莲一道学习的轻功，以最快的速度冲到绣阁去将书拿了回来。

当她回来时，发现荻莲不知从哪找来一个瓦瓮摆在房中央，里面已堆了好几本女字开头的书，这些书多半是姑爷赠给小姐看的一些记载烈女贞妇的书籍，和贤者对女子教育的看法。

荻莲虽不再狂笑，但脸上带着的笑意却充满了狂气，颖儿忍不住吞口口水。天！小姐到底有多少面？即使一同长大也仍摸不清，唯一肯定的是，她非常、非常害怕眼前这个小姐，小姐看起来好像……快疯了。

荻莲一把将她手上的书夺过，毫不留情的丢进瓦瓮中，只留下那本“女诫”，颖儿再度吞口口水，是不是又要发飙了？出人意料地，荻莲未像过去一样，将班昭好好痛骂一番，相反地，她若有所思盯着那本书半晌。“其实，班夫人写的也不是太糟，有满多算是教人修心养性的，但为什么只规定女人要做到，而不是要求男人？为何就只有女人要遵守三从四德呢？男人也可以从母、从妻、从女呀？”颖儿眨眨眼睛，这论调……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外人若听到的话，大概会口吐白沫吧，她注视荻莲将那本“女诫”放在烛火上，没一会儿那本书便着了火，然后毫不留情将之丢进瓦瓮中，瞬间，整个瓮里的书便烧了起来。

颖儿被那烟弄得呛咳了起来。“咳！小姐，这烟太大，咳、咳！我们先到外头避一避吧！”正想拉荻莲到外头透气时，却发现她满脸泪水的注视着那一瓮火。“小姐？”荻莲泪眼蒙胧注视着那瓮火，随着这把火烧掉的不只是那些规范女人的书，还有这一年来那个莫名其妙的自己以及对……靖尧的

爱恋。

她已经撑不下去了，早该学学她大姊，为了找回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惜诈死以逃避世人的耳目，虽然结局是令人惋惜，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但她却以另外一个方式找到自己的归属，姊姊既然可以如此勇敢的面对失去爱人这项事实，她有何不能？尤其是，那个男人根本未曾将她放在心上！

她眼泪不停肆流，当整个房间都充斥了烟，让人再也无法忍受，颖儿牵着她冲到外头透气时，她都毫无所觉，最后她竟像个孩子般哭倒在颖儿的怀中。

当火渐渐熄了，所有的书都已变成黑灰时，哭号声已变成低泣，但泪水仍不断的流出。

颖儿红着眼将她扶到床上躺着，看到那双耸动的肩膀，再低头看着胸前已湿得可以拧出一缸水的衣服，轻轻叹口气，这下将如何是好？烧掉一瓮书又意味着什么？

“抱歉，夫人！老爷交代过，除了我等隶属于‘觉梦书院’的下人可进书院做打扫整理工作，‘闲杂人’等概不准进入。”负责掌管书院的四个奴仆，个个面容严肃地挡在书院门口。

这四个面容俊秀的男仆。年纪约十五上下，皆自小就进了骆家府，在骆靖尧亲手里练下，行止与府内其他奴仆不同，但也更加傲慢并只接受骆靖尧的差使，其他人皆动不了，而他们这四人的名字也挺有味的，全都冠上骆姓，依年岁大小分别被名为甲、乙、丙、丁，现在代表所有人同荻莲说话的正是为首的骆甲。

站在荻莲身后的颖儿抿了抿唇，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仆人，居然敢用那么硬的态度对女主人这样说话，真是的，不过她望向并没有因侍童傲慢的言辞而面露不悦的小姐，其实现在最教人担心的是小姐的反应。

自昨晚将一整瓮的书烧个精光，并大哭一场后，今早的小姐看起来出奇的平静，彷彿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遇。

但，在用过早膳后，荻莲神采奕奕的对她说要到“觉梦书院”时，并说了些什么……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等之类怪怪的话，她才相信，昨夜那一切真的不是在作梦。

若是假的，小姐断然不会想到要到“觉梦书院”，这个专属骆靖尧的禁地。

不会吧！小姐该不会是嫌昨晚烧掉的书太少了，而打算来将姑爷书房中的相关书籍也全都烧毁吧？尽管心头的不安挥之不去，但颖儿还是咬牙跟着，反正她这一辈子是跟定小姐了，即使上刀山、下油锅亦在所不惜。

荻莲面带微笑来回审视眼前这四个少年，这一年来，每当靖尧回到家时，第一个回来的地方不是去见她，而是躲进书院中，在她不顾颜面过来要求见他时，这四个小鬼可都摆足了架子，不仅不许她进书院一步，连帮她通报都不肯，说什么老爷有令不准“闲杂人”进去干扰，无论她怎么低声下气拜托、要求，他们皆充耳不闻；若非碍于靖尧为他们撑腰，她早就好好修理他们一顿了。

不过，如今她已不在乎了，也无所谓了，她今天会来书院，不是为了见良人，反正他又不在，而是另有其他目的，不过骆甲刚刚说的那句“闲

杂人”，可将压抑在心中多时的怒气给掀了起来，好家伙，若今天她不报仇，她就不姓戚！

倏地，她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乍然见到，骆甲、骆乙、骆丙、骆丁不由得吓了一跳。

“我是谁？”这个问题让这四个少年愣了愣，骆甲垂下眼。“您是……夫人，”“老爷不在时，这个家是由谁来做主？”“是夫人。”“那我姓‘闲’名‘杂人’吗？”“不是！”她嘴角扬起冷笑。“原来你们还知道这点呀！既然如此，若是我执意进去书院，你们能奈我何？”四人脸色大变。“夫人……别为难小人呀！”“我偏要为难呢？”她可不是在说笑，相当认真的。

“这……”饶这是他们头次见到这位夫人端起当家的架子，全都有些傻住，不知该如何反应。

荻莲举步走到他们面前，气势迫人，四人脸色都不太好看，骆甲僵着脸说：“夫人，若让老爷知道，您我都担当不起。”她冷哼。“怎么个担当不起？把我杀了还是狠狠打我一顿？”“是……家法处分小人。夫人，您就别害小的。”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

“我就偏要害，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不害白不害！”她扬起手，四人眼前一花，顿时口不能言、身不能动。

“颖儿，将他们全绑起来，嘴巴塞上东西后，再为他们解穴。”语毕，荻莲已拂袖走进“觉梦书院”了。

颖儿有好一会儿只能张大嘴巴，眼睛不断眨着，天！小姐。真的是豁出去了，但她喜欢。

她可不愿意再看到过去一年那个拘谨，将自己所有真实感觉封锁起来，一心只为那个冰块而活的小姐。

绳子？颖儿美目转了一圈，然后笑吟吟走向那四人，将他们身上的腰带解开，一边动手，嘴巴上不停叨念。“我说骆氏甲、乙、丙、丁呀！希望今天这一课能教你们学会，平常待人要多顾些人情，要不……可是会现世报……”语气倏地变冷。“告诉你们，我早看不惯你们四个这副同样。”荻莲吸了口气，方将门推开，凝目打量整个书房。

来这里好几回，所有注意力全放在坐在书桌后面的那个男人身上，全神“聆听”他的教诲，眼睛只敢往地下飘，根本不敢四处张望，如今，总算毫无牵挂的可以尽情浏览。

果然整室都是书，缓缓走向前去，看完这些书起码要数年的时间，而她一点都不怀疑，他早就全部都看完了，随手拿下一本翻读，页页都可见到他用毛笔写下的注解和看法。

看到那精辟、一针见血的文词，心中不禁再度涌上对他的仰慕之情，伸手温柔触摸那工整优雅的笔迹。

陡然，她像烫着般缩回了手，她在想什么？难道她忘了，这个才华洋溢的男人根本不要她呀！咬着下唇，将书放了回去。

别忘了，今天硬闯进这间书房，当然有反抗、挑衅的意味存在，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呢！她开始寻找她的目标。

颖儿将甲、乙、丙、丁等四个人处理好后，便进了书房，一进去便看到荻莲在层层书架中穿梭。

“小姐，您在找什么呀？”“你快过来帮我找书。”“什么书呀？”乖乖！这间书房可真大，里面的书起码有数千本以上吧！颖儿不禁咋舌。

“帮我找本朝的律令和刑统等书。”“找那个作啥？”不会吧！烧了“女诫”、“女则”，小姐想改看法令书籍？“找就是了！”主仆俩费了半个时辰才找到，颖儿满头大汗望着荻莲埋头苦翻，不禁好奇问道：“小姐，您到底在找什么？”“你知道休书要怎么写吗？”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什么？颖儿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休书？小、小姐，姑爷……给您休书了吗？”“他给我？”荻莲抬起头瞪她一眼。“不！是我要给他的。”“咦？”颖儿吓得大叫起来。

“别嚷嚷了。”荻莲迅速将大宋律令和律例翻阅一遍，然后面露满意的笑容。“果然。颖儿您瞧瞧，咱们女人若是犯了七出之条，男人就有权休掉我们另外再娶。”“可是……小姐，向来就只有听过‘休妻’，从未听闻有人‘休夫’的，您这么做，岂不是太、太……”颖儿脑袋里一片混乱，怎样也没想到，小姐竟打算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事。

“非也、非也，这可不是没有前例的，罢了，先不提这个，咱们法律虽然只规定了男人该如何休妻，却没有说女人不可以休夫的，既然这么做不会违法，那就做吧！快来帮我磨墨。”天！小姐到底受到了什么刺激，一夜之间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快呀！还杵在这边干么？写完休书之后，还得要整理行李离开骆家，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咧！”“是！”

骆靖尧一脸铁青的看着手中那张纸。

我，戚荻莲嫁入骆家已一年，因与夫婿骆靖尧感情不睦、貌合神离，是以情愿立下此休书，与骆靖尧结束夫妻关系，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永无争执。

立书人：戚荻莲“这个女人疯了！”他将那张纸揉成一团丢到地上。

少华将之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哇，靖尧兄，你被休了耶！”他惊叹地说道。

“简直是荒谬至极！”靖尧平静无波的脸庞出现难得的怒容和激动，显示出他被妻子这事先毫无预兆的疯狂惊世行为，弄乱了向来不易起伏的情绪。

当他们在翰林院内处理公务时，靖尧突然接到家里小厮送来的急报，说什么夫人疯了，将“觉梦书院”的看守书僮全绑了起来，之后人就带着随身侍女颖儿失踪不见了，现在骆府上下全都乱成一团。

他们闻讯后立刻赶了回来，谁知一回来便看到书桌上端放着这纸“休书”！

“是挺荒谬的，从未听闻妻子休夫的，靖尧兄，你这可称得上是千古奇闻！不过，你是犯了什么错，会让嫂夫人把你给休了，这休书上写得很不明确，也没说你犯了‘七出’中那几条，淫，你大概是我见过最‘守身如玉’的男人，从不近女色；不顺父母，唔！令尊、令堂已驾鹤西归，至于你岳父母则云游四海去了，至今不知去向，无从不顺；多言，要你开口真难；窃盗、恶疾、好妒不可能，那剩下的……就只有这项了。”少华像发现真相般，兴奋地叫了出来。“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你不说话，没人会把你当哑巴！”靖尧以难得的愤怒口吻说道。

老天爷！这辈子他从来没有如此失常过，也从没如此觉得被羞辱过，他……骆靖尧的妻子，居然随意留下一纸休书，什么也不解释的就跑了，这算什么？是的！他承认他并不想要这个妻子，可是当她不要他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时骆甲敲门走进书房。“老爷！所有下人已聚在院中了。”靖尧勉强收拾起怒气。“叫管家和厨娘进来。”“是！”待管家和厨娘进来后，他冷冷望向他俩。“我问你们，平常夫人可有何不对劲之处？”厨娘和管家互看一眼，随即摇摇头。“夫人平常都没什么事。每天都会定时巡视府内上下看有何不妥之处，厨房内的事务，除了金钱进出控制外，她皆放手让小的来打理。”厨娘说道。

靖尧沉吟了一下。“那……夫人她可常出门去？”总管摇摇头。“夫人甚少出门，嫁进咱们府内一年来，除了前几个月，因老爷您不在家，夫人会进庙里拜拜外，其他地方也没见她去过。”“是这样吗？”不知怎地，靖尧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娶进一年的妻子，全然不了解，连她平常在做什么都不知晓，更别提能察觉出有何异端。

“府内哪个下人同夫人比较好？”“夫人只让从娘家跟来的颖儿服侍她，不让其他人亲近。”“为什么？”总管表情怪异地望着主人。“这……小的不知。”你这做丈夫都不知道了，他们这些下人又怎么会清楚？少华看一眼好友，忍不住出声了。“总管，近来可有什么客人常来府里走动的？”现在他们想知道的是戚荻莲有没有送顶绿帽给靖尧戴。

总管摇摇头。“府内甚少客人来访。”接下来，他们连续追问了几个下人，却一无所获，没有人能为戚荻莲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关的资料。

不过，他们却从奴仆中的谈话，多少知道了这名女子的事情，颇教人讶异地是下人对她都挺敬重的，因为她赏罚分明，从不做不合理的要求，仆人犯错时，她会查明缘由，再依情形责罚。

另外，他们也指出，夫人只要老爷不在的时候，人都会显得比较没精神，阴沉沉的，可是若事先得知老爷要回来的消息，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开朗、有活力极了，但老爷一走，整个人又会像泄了气的皮囊无精打采的。

一听到此，少华忍不住对他咬耳朵。“瞧，我说得没错吧！谁叫你不常回家，难怪会气跑老婆。”讲完这番话后，差点没让靖尧给打死。

最后从几个比较常接触戚荻莲的丫鬟口中得知，近几个月来，夫人经常勤跑绣楼，而且有令，不准其他人进入——就像“梦觉书院”一般，绣楼是属于夫人的禁地。

骆靖尧闻言，眼睛眯了起来，看样子可以在院后的绣楼找到答案。

当骆靖尧来到后花园，不禁停住了脚，讶异地看着园景。

“这里什么时候种了一池莲花？”此时是盛夏，亦是莲花盛开的时节，满池皆是粉红色、白色、绿色，而池畔种满柳树，景观美丽极了，而号称“君子花”的莲，更是他这个“君子”的最爱。

少华瞪了他一眼。这里到底是谁的家呀？怎么身为男主人的人，居然不晓得自家有莲池？紧随在旁的总管连忙答道：“这是夫人数个月前种的，夫人知道老爷您爱莲，因此夫人特地托人从江南官家带来的莲根种的，每回老爷您回来吃的莲子炖鸡汤，可都是从夫人娘家送来的上等莲子。”靖尧抿紧唇不发一言，每次回家，随意填饱肚子，只要味道不错，哪会在意入口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一回来，便立刻钻进“梦觉书院”研读书籍，根本没心思去别的地方晃，更不会跑到后花园来，因为他觉得这是她的地盘，所以他不想涉足。

只是他没想到，她竟会把原本简朴的后花园弄得如此雅致清幽。

发现所有人都以怪异的眼神望着他，他心一凛，怎么？难不成所有人都在责怪他太少回家，所以妻子才会休了他？别说笑话了，大宋律令可是清楚记载，除非丈夫三年都没回家，妻子方可诉请离异，他起码一个月都有回来一次，她有什么好埋怨？不！他不认为事情有那么单纯，虽然他对妻子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女人……哼，戚荻莲绝对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所以才跑了！

他沈下脸，转身走进绣楼，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这里烧过什么东西？”好呀！该不会是把“证据”都给烧了。

骆甲、骆乙、骆丙、骆丁一听到主人如此说，立刻像训练有素的狗，开始在绣楼中四处搜寻，靖尧和少华则继续走上楼梯。

楼上的房间中间放了一台织布机和一座绣台，织布机旁收了几匹白绢，倒是绣台上放有两只鞋，很明显都是男鞋。

靖尧走过去拿起来看，其中一只鞋本来已经快完工了，但全又叫剪子给绞开了线，将之弄坏，至于另一只完好无缺的鞋，看到布面上用黑色线绣的繁花图样，他眼睛眯了起来，这鞋相当的眼熟……少华放眼打量整个房间，这里摆设简单，壁上挂了几幅绣功精绝的绣画，还有一件看起来非常眼熟的披风。“咦？靖尧，你看这厚披风，是不是去年冬天嫂夫人差人送到翰林院去的，说是怕你冷着，和你手上拿的那只鞋一起的嘛！咱们所有人都好羡慕你有此贤妻，谁知你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嫌这些绣得太花……”靖尧沈下脸。“花？你告诉我，有哪个翰林大学士会披着绣个大鹰的披风，穿着鞋面是绣花的，若真穿上后，看起来像话吗？难道不会像一只孔雀？”少华忍俊不禁。“没有那么严重吧？”他伸手取下那件披风，欲试穿时，却发现披风下另挂了一幅绣画，而看到那绣画的图样时，在场的人全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是张画像，而那容颜正是……骆靖尧。

绣功和画功虽然称不上绝顶精妙，但也算得是中上，并把骆靖尧的气韵和形姿拿捏得入木三分，每一针、每一线都可以看得出绣的人对画中人的情意深切、令人动容。

少华看向靖尧，正打算发表他的看法时，却被靖尧脸上的神情给吓了一跳。

从未见过靖尧表情如此迷惑和……震撼。

这时骆丙和骆丁抬着一个瓦瓮进房内。“少爷！我们知道夫人烧了什么东西。”他们从黑灰底下抽出几本尚未完全烧毁的书。

靖尧接过翻阅了一下，随即抿紧唇。

“是什么？”少华问道。

靖尧没理他，只是将那些书丢回瓮中。“骆甲、骆乙、骆丙、骆丁，你们立刻带人外出寻找夫人的下落，找到后立刻回报。”“是！”“总管，下令全府不得张扬此事，若走漏风声，我唯你是问。”靖尧冷冷地下令道。

看到所有人得令后匆匆行动的样子，少华皱起眉头。“你找到嫂夫人后打算如何？”靖尧望向那幅绣画，眼胖充满冰冷。“把那张乱七八糟的‘休书’撕了叫她吞进肚子里。”“啊，然后呢？”“然后？”他冷哼一声。“我会重新写一份休书给她的！”这下，少华完全说不出话来。

无论天涯海角，他也要找到她。哼！没有人可以这样羞辱他，也没有人可以不要他，只有他方可以“休”了她，她“休”他……门都没有！靖尧

阴沈地下定决心想道。

### 第三章

虽然骆靖尧严令下人不得将事情外泄，但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天下第一美男子骆靖尧被妻子休掉的事情即传遍整个天下。

原因无他，多嘴的不是骆府内的忠心仆人，而是因戚荻莲在给丈夫写休书时，亦曾修书给撮合他俩姻缘的大媒人——当今圣上。

信中说明她“休夫”的缘由，成亲一年来聚少离多，始终无法过一般正常夫妻的生活，而且随着相处时间久，发现两人个性无法合得来，再这样下去，徒增双方困扰，是以主动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信函上并强调，不管朝廷是否同意她断绝和骆靖尧之间的夫妻关系，她都不会回头了，信中恳请皇上姊夫能明白她在做出此决定的痛苦，也感谢皇上和皇后这些年来的照顾。

由于此婚姻是当今皇上所赐，再加上男方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女方则是威镇大将军之女，而“休夫”此事更是千古以来头一遭（虽不是头一回，可是就当时的眼光看来却是第一次），因此轰动整个朝野。

可怕的是，戚荻莲此举引起极惊人的效应，坊间女子开始主动诉请离婚，其中以龙图阁大学士相无择首当其冲，其妻因嫌其容貌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居然以“反目”为由提出离婚，经地方官受理，竟同意其离异，再次震惊了全天下。

御书房内。

皇帝严肃的望向他最宠爱、信任的臣子。“骆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靖尧低垂着头。“臣不知。”外表看似平静无波的，内心则正燃着熊熊怒火，若是戚荻莲在此，他一定会掐死她。

“你不知道？那有谁知道？”皇上摇摇头。“看来荻莲所言不假，你们两个感情的确不睦。”靖尧强忍住怒气，跪到地上。“臣罪该万死，居然让皇上担心臣的家务事。”皇上叹口气。“若是寻常百姓也就罢了，偏偏你们两个身分不同，而且又是朕撮合的，而让你这一年来东奔西跑，使你有家归不得的人也正是朕，你说朕怎么能不关心？”“陛下言重了，是臣没将事情处理好，才会弄到这样的局面，和陛下无关。”皇上凝视靖尧好一会儿。“你现在打算怎么处理，戚荻莲的行为已经越矩，虽然法令并未规定女子不可‘休夫’，但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则要予以谴责……”“是！微臣明白，臣已命属下去寻找人了，等找到人之后，臣一定会好好处分她的。”他发誓，他真的会！

听到这种斩钉截铁的保证，皇上可一点都不开心，于理、于法，戚荻莲这小妮子都该为她这惊世骇俗的行为，好好吊起来打一顿，但于情，她偏偏是他这辈子觉得最歉疚之人的妹妹，要他伤害她，于心不忍；何况，长期以来，都把她视为自己的亲妹妹般看待。

皇上软了口气。“若卿能找到，好好教训她一顿，让她知错能改，将事情圆满处理完毕就好，若是真没找到的话，则……放她一马吧！”靖尧霍地抬起头，满脸不敢置信的看着他的君主，皇上的意思居然是——他拳头不禁握紧；是呀！差点就忘了他的妻子可是皇上的“妻妹”，自然会另眼相待。

皇上继续说道：“其实他们戚家都相当率性，而且不受外界世俗的羁绊，算是我见过最不会坐以待毙的人，我当时在娶荻莲的姊姊时，差点没被吓‘死’！...”一想到那个卓越不凡的女子身影，他眼眶无来由红了起来。唉、唉！真像荻兰所说的，他是个多情天子，这样的人是难成霸业的。“所以，我想荻莲那丫头，一定和你之间有了什么解不开的误会，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说来说去就是他不对，这几天他已跟少华绝交了，因为少华一直在叨念都是他的不对。

“请陛下别担心，臣会妥善处理，绝不会失了方寸。”他冷着声音说道。

“是吗？那就有劳卿了，朕不再多说了。”“谢主隆恩。”“喂！你听说了吗？天下第一美男子居然被他的妻子给休了！”“真的吗？这怎么可能？会不会是听错了？事实应该是他将他的妻子休了。”“不是啦！真的是他被休掉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个骆大学士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被妻子给休了？”“听说他不爱女人只爱男人。”“有断袖之癖？”“好像是呀！”“唉呀！难怪他妻子不要他。”“.....”一群人坐在酒店的一角，叽哩呱啦的说着最新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将注意力放在这话题上面，而在另一处角落，则有两个年轻公子哥儿充耳未闻，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

“喂！小姐您听到了吗？大江南北、街头巷尾都在谈这件事。”其中一位眼睛水汪汪的正四处观望。

“别说了，专心吃饭，还有别再叫我小姐，要叫公子。”“是。”没错！坐在这个角落的其中一位公子，正是做出让全天下惊动的女主角所乔装改扮的。

荻莲有些食不知味的将食物挟放进嘴中，脑海中思绪飘向远方。

一个月了！当她从骆家出来至今已经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她刻意不让自己记起做过了什么事，带着颖儿，主仆俩改装成男人四处游山玩水，看能不能巧遇到正云游四海的父母，好向他们倾诉心中的委屈。

虽然一路行来，所见美景宝刹不胜数，白天虽有其他事物可以分神，但到了夜晚，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便会想起那个“下堂夫”，她无法阻止自己不去想，因为这已经是习惯了；成婚一年来，她每晚都是想着他入睡的，即使今天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忘了他，可是愈这样想，她就愈忘不了，既然忘不了，索性就放纵自己，反正拚命的想、一直想，终有一天，想到他时，不会再让自己产生椎人的心痛时，就可以淡怀了。

但她无法不质疑，她那样义无反顾，想也不想的就写出了休书，这样做对吗？“颖儿。”“是！小.....公子？”“一个月前，我到底做了什么？”颖儿拧起眉头，小姐怎么老问她这个问题？“一个月前，您亲手写下了休书将姑爷休掉，并写信告知皇上此事，表明您意志坚决，之后便收拾行李离开骆家。”“我真做了那些事？”“千真万确，需要我详细说出相关细节吗？”“免了，我只是确定自己不是在梦中。”她看起来颇为垂头丧气的。

颖儿叹口气。“您后悔啦？”“后悔？”荻莲猛地抬起头。“没有呀！怎么可能后悔呢？”她乾笑数声。“该后悔的人怎么会是我，应该是他，对不对？来，吃呀！快吃呀！这儿的菜不错。”语毕便低下头埋头苦吃，还不时为颖儿张罗菜。

颖儿暗自摇头，明明心里不快活，却在那强颜欢笑，真是难看，虽然她不反对小姐离开那个大冰块，可是小姐的心.....可是这样说放就放吗？“公

子，接下来我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啊？”荻莲停下动作，慢慢咽下口中的食物。“我想去找姊姊。”“大小姐？”颖儿愣了一下，随即面露惊恐地抓住荻莲的手。“您别说笑了，怎么可以为了这种事情想不开，我绝对、绝对不会让您做傻事的。”她的声音引起其他人注目。

想不开……啊！荻兰诈死的事除了家中几个至亲知道，并未让其他人知晓，因为这可是欺君之罪，要满门抄斩的，她伸手安抚拍拍颖儿。“你别误会，我怎么会想不开？”颖儿已急得泪眼汪汪。

荻莲叹口气，低声与她讲了起来，颖儿眼睛愈听睁得愈大。哗！她知道大小姐做事向来出人意表，没想到居然会如此胆大妄为，连皇上都敢欺瞒，她吓得冒出一身冷汗，若是让朝廷知道真相的话，所有宫、戚两家人包括家仆可全部要砍头的，所以在荻莲叮嘱她要保守秘密时，忙不迭点头并赌咒发誓，绝不泄漏出去。

“那……小……公子，我们现在要如何去找大小姐？”颖儿压低声音问道。

“先往北方去看看吧！”荻兰是为了要找居轩而北上深入辽地，虽然之后并无其他消息传来，荻莲还是想去找看看。

“喔”

在听完骆甲从江南传来的消息，得知戚荻莲根本就没回过娘家，无人知晓她人此刻在何处，反倒是目前当家的戚荻柏在向他们要人，令人气结，靖尧冷着一张脸坐在“觉梦书院”内，通常他在这里可以立刻获得宁静，但向来自认是个相当冷静的人，可近一个月来，他却非常焦躁不安。

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反而天天待在骆府。

原因无他，一进宫中或学士府总会遭到同僚的“殷殷”询问，虽然他们都大骂他的妻子太无状，居然做出如此有辱门风之事，外表看似很同情他，私底下则在嘲笑他无能，居然管不住自己的妻子，所以他宁愿待在家中，让耳根清静，免得听到那些风言风话。

这是他有生以来感到最羞辱的时候。

更有甚的，外面传言满天飞，但出人意料地，舆论一面倒向戚荻莲。

有人说她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自觉比不上丈夫，所以才羞而离去。

有人说因为他长得太好看，所以处处留情，而且常年不回家，让妻子独守空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才愤而“休夫”。

这……什么跟什么呀？会被人说得那么难听，全都是那个女人惹出来的！

戚荻莲，你真是可恶透顶，害惨了我！

女人，果然是专门惹麻烦、制造混乱的家伙，早知他当初宁愿抗旨丢官，不该娶她，也省得今天的是是非非。

他重重拍了一下桌子，所有的笔全都跳了起来。

但，即使此刻待在家中，他也不得安宁。

女主人不在，家中大小的琐事全来问他，弄得他不胜其烦，最后全权交给总管处理，要他们别再来烦他，他才没心思理会这些小事。

有些烦躁地走出“觉梦书院”，不知不觉竟走到了后花园；过了一个月，池里的莲花变少了，有不少已结成莲蓬，他伸手摘了一个，打开吃起其中的

莲子，顿时莲花特有的清香溢满整个齿颊。

戚荻莲，他在心中咀嚼这个名字。

说也奇怪，过去一年完全没放在心上的人，在这一个月来，几乎无时无刻都会浮现在他脑海里，打从他出娘胎以来，他从没如此牵挂过一个人，不！不是牵挂是记恨，他暗暗修正。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为什么她现在的作为完全不似过去一年那个谦恭有礼的女子？为什么要将他送给她的那四本女子必读经典放火烧掉？为什么她在绣坊中所绣的东西都是他的？为什么她要将绣好的鞋子布面又拆掉？为什么她要绣他的模样？为什么她什么都不说清楚，只留下一封休书便出走？为什么……有太多的疑问，而他完全没有答案，当他自认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无所不知时，却发现他对自己的妻子居然一点都不了解。

一丝从未有的歉疚之感从心中升起，没一会儿他立刻压下，不，他没错，他没有亏待她，他给了她衣食无缺的富足生活，她没有资格埋怨，除了……他脑中再度浮现那双盈满深意的晶盈大眼，那讨好似的乞怜眼光。

想起当他看到自己的绣画像时，他的心好像被人狠狠揍了一拳，从来没有那么难受、怪异过。

他兀自陷入思绪中，全然没注意到此时有另一人也走进后花园。

少华眨眨眼睛。喝！他从没见过骆靖尧发呆沈思过，而且还是面对一池莲花，不过这个画面好生养眼，骆靖尧的绝世之容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傲世之姿，简直是旷世美景。

但现在可不是能闲情欣赏美景的时刻，他今天来可是有天大的要紧事，轻咳几声，惊醒了那个在沈思的人。

是谁胆敢来干扰他？靖尧眯眼望向来者，一看到少华，他眼中闪过一抹愠色。“你来干么？最近这些日子我们最好保持距离。”他冷然地说道。

少华一脸无辜地看向他。“你该不会是将外面那个说你有断袖之癖，而你的对象就是我的那个无聊传言当真吧？”靖尧冷哼一声，他向来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他，但他真的气少华，因为这家伙一直说是他没有善待戚荻莲，才被休了，每当被这样指责时就会让他产生罪恶感。

少华勉强压下笑意。“放心，没人会信这种无稽之论，我花名在外，‘醉花楼’的姑娘们都很乐意为我作证，保证我绝对只对‘姑娘’有兴趣，所以喽，若是你想要尽快洗刷罪名的话，平常就是得放下身段，多到这些歌伎酒楼走动走动，瞧！在非常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靖尧拉下脸，他可不想听这些胡言乱语。“你来到底有何事？”那冰冷的声音立刻让少华记起来意，他脸色一整，换上正经的面容。“我们安排在邢州的探子来报，近来五王爷有极不寻常的动作。”一听到此，靖尧的表情一变。“什么样的动作？”“辽人出入颇多，邢州城俨然成为辽人之城。”少华严肃地说道。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皇上知道此事了吗？”“知道。他刚下道密令，要我们立刻去邢州，调查五王爷和辽人之间到底在搞什么鬼，若是掌握到谋反之证据，即立刻出兵讨伐。”去邢州？靖尧心一凛，现下寻找他妻子的事势必得搁下，唔！他想到哪去？怎能拿这种事同国家大事相比？“我明白了，待我收拾好行李便立刻出发到邢州去。”少华点点头。“我已准备妥当，至于……”他吞口口水。“找嫂夫人之事？”靖尧以刻意装出的冷漠说道！“等这事办完之后再说了，现在没空理会。”少华颇为感触地看着老友，看来得要过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解决这场家务事吧！

## 第四章

邢州城和辽国紧紧相邻，为重要边境之城，近来辽国屡犯宋疆，自真宗与之签订“檀渊之盟”后，虽战事稍减，但年年要求大量的金银财宝做安抚金，岁出之大，成为大宋的致命伤之一。

邢州城拥有极精良的兵马，宋朝大半精锐尽集中于此驻扎，而守将是当今皇上的五皇叔赵擎王爷。

但赵擎与辽国颇为友好，为了表示友善，甚至开放了邢州城，让辽人可以自由进城来经商做买卖，甚至鼓励辽宋通婚，藉着文化、生活的融合，消弭种族间的隔阂，因此五王爷在辽国有极好的评誉和信任。

邢州城因开放通商成了商业重镇，除了辽人外，尚有西夏及西域诸国的商贩等皆聚在此处做买卖，整个城市繁华热闹、生气勃勃，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三教九流之人聚于此。

但在热闹繁华的外表下，却暗潮汹涌，正因人种聚集复杂，也是情报最佳的交换场所，在此可以轻易得知各国最新消息，在看似和平的外表下暗潮汹涌，外族人全都睁大眼睛，虎视眈眈。想知道大宋何时会露出虚败的迹象，一寻到空隙，便会如豺狼一般，毫不留情的扑杀过来。

这天邢州城来了两位头戴斗笠，笠前罩有一层黑纱巾使人看不见容貌的娇客。

“哇？公子，这邢州城好热闹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牛、羊、马呀？”  
“你挨紧我一点，若被人冲散了，在这么多人中，我可找不着你。”“是……唉呀！”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队急行的商旅插入其间，将两人给分了开。

其中一位连忙将斗笠前的纱巾掀开，露出一张绝美脱俗的脸蛋。“颖儿，你在哪里？”她大声喊道。

“我在这里，小……公子！”另一边传来回应的呼喊。

待那队商旅走过，荻莲穿过扬起的黄沙，走到跌坐在地上的颖儿面前。“怎样？有没有伤着？”“没事！”颖儿嘟着嘴揉揉摔疼的屁股，将面巾掀开擦去脸颊上沾惹的尘土。

为了避免再次被出入频繁的商旅给冲散，主仆俩闪进旁边的一条巷子。

“小姐，我们来到邢州城就可以打听到大小姐的下落？”“不知道，只能碰运气了。”其实荻莲并没有把握，现在的她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戚、宫两家是暂时无法回去，她怕回去会为他们带来麻烦，现在的她，就像只无头的苍蝇，在一堆混乱中试图找到目标往前进，而找到大姊宫荻兰只是目前暂定的方向。

幸亏父亲和母亲给了她一大笔金钱作私房，也才容得她如此率性胡闹。

正当她们打算继续往前走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尖锐喊叫。“救命呀！有没有人快来救救我们呀？”颖儿暗喊一声糟了，正要伸手，眼前一花，她只拉到空气，她向天空抛个白眼，唉！总是这个样子，自从开始“浪迹天涯”，每逢路见不平时，戚荻莲总是那个拔刀相助的人，有时候，小姐根本不管自己行不行，也不看情况有多不利，就像拚命三郎，奋不顾身跳进去，

虽然凭藉家传的灵活拳脚功夫及上乘轻功，总是可以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可是这样长期下来，她真怕所有的好运都用完，小姐会受到伤害。

而更教人忧心的是，荻莲这种不爱惜自己生命的行为是为了什么？或是……为了谁？叹口气，她紧紧跟随在小姐的身后。

这次荻莲救了两名正被三个登徒子轻薄的辽国少女，她们两位出身不凡，姊姊叫耶律萍，妹妹叫耶律琴，是辽国的贵族，她们的父亲正是辽国驻邢州的官吏耶律文，她们来邢州探望父亲时，因一时贪玩，所以瞒着家人和侍从偷偷溜了出来，谁知居然会碰上一群无法无天的坏东西欲欺辱她们，幸亏荻莲及时伸手救援，若让这两名女子有任何闪失，只怕会引起宋辽之间的冲突，所以荻莲在无意中化解了一场争端。

不过这次路见不平，倒带来另外意想不到的遭遇。

年方十五上下的耶律萍和耶律琴，对荻莲和颖儿非常有好感，尤其她俩都做男装改变，外表俊美，为了报答她们的救命之恩，根本不容她们有拒绝的机会，硬是将主仆俩拖回府做客。

在盛情难却以及为了要打听大姊的情况下，荻莲只有点头答应。

可是当到达她们所住的地方时，赫然发现那是信王爷赵擎之府，从耶律萍口中得知，辽使耶律文一家皆暂居于此。

荻莲为信王爷如此慷慨邀请辽国官员同住，暗感惊异。

信王府前的守卫一见着耶律萍和耶律琴时又惊又喜，直说府内为了找她俩，几乎快翻了天，而再见到荻莲和颖儿时，又全都板起了面孔，冷冷盘查她们的身分。

后来在耶律萍强力保证下，才放她们入府，而一进府中，便被府内森严的防守和巡逻给吓了一大跳，是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一副山雨欲来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荻莲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听爹爹说昨晚有两名刺客闯进王府，意图不轨，结果抓到了一个，另一个却让他负伤逃走，所以府内正严加戒备呢！”耶律萍解释完后，迳自用一双漆黑的眼眸，充满爱慕望着荻莲。

虽然看过不少男人，却从未见过那么俊美的男孩，戚荻莲完全符合她心中所认为大宋男子的模样，俊美清秀、细皮嫩肉……在她们这群习惯在大草原骑马奔驰，受阳光洗礼的大漠儿女的眼中，看惯黑肤粗皮，一脸大黑胡的粗犷草原男儿后，格外欣赏这乾净清爽，斯文有礼的男子，觉得大宋的男人都相当惹人怜爱，好似极需人呵护。

刺客？唔！这种事不关她们的事，还是少惹为妙，荻莲识相地没再追问下去。

她们被引进大厅，厅上正坐了一位身着黑袍，看起来极有威严的中年男子，虽然面容平和，但眼神却非常凌厉，想来此人就是信王爷。

此时从内室匆匆走出一个高大、身穿辽国军服满脸忧虑的男子。“萍儿、琴儿，你们跑去哪？差点没把我急死！”此人正是耶律文。

“对不起，父王？”耶律萍和耶律琴连忙奔进父亲的怀中，待情绪平和下来后，她们便叽哩呱啦的诉说方才的遭遇。

在这段过程中，荻莲表情泰然的站着，颖儿则紧紧站在她身旁，因为从四面八方射来了不少锐利的探视。

荻莲虽维持外表的镇静，内心则七上八下，因为信王爷那如鹰般的凝视正一动也不动地胶着在她身上，好似要看穿她的一切。

耶律文一听到旁边这位正是女儿们的救命恩人，连忙过来相拜。“多谢少侠救了小女！”见耶律文的态度斯文有礼，荻莲拱起手。“举手之劳，无需挂意。”她客气地说道。

信王爷走下来。“不！少侠过谦了，若非‘你’及时相救，只怕耶律大人会兴兵踏平邢州城，‘你’可是立了一件大功。”“那真是谢天谢地！”“是呀！对了，请教少侠尊姓大名？”“在下姓柳单名枫，旁边这位是小的侍童颖儿。”柳枫这个名字是荻莲扮男装行走江湖用的名字。

“柳枫……”信王爷听到这个名字，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眼睛一亮。“少侠与江西第一快刀柳家庄可有牵连？”“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干脆地说道。

“是吗？”信王爷面露惋惜之色。“我还以为‘你’是柳家派来的人，心想江西第一快刀总算肯来为我效命，没想到竟是一场空欢喜。”随即面色一整。“不知柳少侠来邢州有何贵事？竟能如此凑巧的救下本王的两位贵客？”荻莲脸上礼貌的笑容倏地不见，整个大厅的气氛也丕然一变，透着一股肃杀；再笨的人，也听得出这问话似乎在怀疑她救人的动机并不单纯，荻莲深吸口气后才开口。“我来此是为了要打听家人的下落，今天才刚进邢州城，实在也不晓得会遇到这等事情，只能说是凑巧吧，既然两位小姐已平安回府，我们也不欲久留，就此告辞了。”她冷淡地说道。

这地方处处透着古怪，非是久待之地。

耶律萍一听到她这么说，立刻不依地跺了跺脚，然后跑到荻莲的身边，紧紧抓住她的手，荻莲被她的举动给弄傻了。“这怎么行？柳少侠，您可是我跟妹妹的大恩人，我们都还没好好谢谢您呢！照辽国规矩，我们绝对是有恩必报，您一定得留下来让我们好好谢谢您。”“这……”荻莲露出难色，她望向颖儿，颖儿回给她无奈的表情。

此时耶律文也开口了。“是呀！柳少侠，您可是我的贵客，怎么可以就这么离去？岂不要陷本王子于不义吗？你说的是吗？王爷。”信王爷淡淡笑了笑，他微微向荻莲颌首。“柳公子，恕本王失礼，因近来邢州城常出入一些可疑的不肖之徒，所以本王不得不提高警觉防范。”荻莲识大体的点头。“我明白，这是王爷的职责所在，小的岂敢有怨，不过请王爷放心，在下真的只是来找家人，一打探到消息便会离开邢州了。”信王爷那双厉眼在她脸上来回搜寻，见她一脸真诚，不似说谎的样子，便放松了下来。

“是吗？您是要寻谁？说不定本王可以帮得上忙。”“真的吗？若真得王爷之力，找家兄如虎添翼呀！”

稍晚，在享用一道丰美的晚宴后，荻莲和颖儿被安排在后园的厢房中。

待房间只剩她们两人时，颖儿开口了。“啐！公子，我从来没吃过像今天这么丰盛又好吃的食物。”她轻抚肚皮的坐进椅子。

荻莲笑笑，抬头打量这间厢房，布置得可真华丽，走到窗边，一阵带有寒意的凉风吹进来，此时已入秋，北方的夜晚都渐带有寒意，她深深吸了口气，藉着这股凉意将刚刚在宴上饮酒后在体内所产生的热意驱散，正要关窗时，眼角突然瞥见东北方的角落有黑影晃动，再细看西北方也有，她不动声色的将窗户关上。

方才在席间，她向众人述说来到邢州城的目的是为了要寻找大哥柳丹，不过她只知道大哥来到邢州跟着辽人商队往西行去，至于情况如何？有没有改变名字，她一概不知，所以她只能到处询问，看有哪队商旅曾碰过一个二

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长得跟她一样白白嫩嫩的人。

由于她提供的线索有限，听得大家一头雾水，但见她讲得情真意切，倒也信了七八分，并允诺会帮她打听看看，而耶律萍及耶律琴在听到荻莲欲往辽国深入去找时，全都兴高采烈，自愿要带他去，只不过她们还要在邢州多玩个两三天，所以她们邀他等三日后再一道动身，荻莲心想这样也好，要不人生地不熟地、单枪匹马跑到辽国去找人，准会碰了一鼻子灰，说不定还无法留个全尸呢！

“公子，您想我们有办法找到大小……”颖儿话还没说完，已经让荻莲闭住了嘴巴。

“小声点，外面有人在看守我们。”她压低声音说道。

颖儿张大眼睛，随即点点头，荻莲松开了手。“能不能找到大哥，就看王爷能不能帮我们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她故意大声地说道。“我们就先别担心，早些睡吧！”“是！”颖儿也大声地说道，然后她凑近荻莲小声地问道：“小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荻莲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王府怪怪的。”“嗯！是觉得不对，会不会是因为才发生刺客潜进府内，所以他们才会处处提防？”“有可能，但你有没有发现到，整个府内所养的卫士全都拥有一流的武功。”“老爷的戚家军还不是一样。”颖儿指的是威镇将军戚慕翔的子弟兵——威镇军。

“不同，他们的人看起来多像是江湖上的高手。”荻莲观察得很仔细，因为从小他们姊弟三人在宫家外婆家接受教育时，他们就要学会如何辨识人，并详加记住江湖中各门各派的特色，以方便将来行走江湖之用。

“噢？”“算了！不用管，反正他们不扰我们，我们也犯不着理会，这几天我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做客吧。”荻莲心声说完后，便直起身子准备入睡。

颖儿留在外边床榻上歇息，荻莲则走进内室，坐在梳妆台前发了好一会的呆。

突然她觉得有丝怪异感，全身颈毛倏地立起，这个房间除了她以外，似还有其他人存在。

有人在注视她，她很确定，可是从哪呢？她缓缓直起身子，若信王爷对她那么不信任，还躲在房内监视她的话便太过分了，她发誓，若真是如此她会立刻走人。

闭上眼睛，专心运气凝神倾听，果然还有个沉重又有些虚弱的轻微呼吸声，就在……她快速转过身一把拉开位在旁边的衣柜，在拉开同时，躲在柜中的人也跳了出来，是个黑衣人，扬掌向她劈了过来，她想也没想的便伸手挡住，在两掌相会的刹那，她看到了那黑衣人的相貌不禁惊呼出声。“相公！”那黑衣人闻言瞪大了眼睛，立刻收了掌，但荻莲反应没那么迅速，一掌打中了他的左肩，顿时黑衣人面露痛苦的神色往后退了数步。

此时颖儿听到动静，立刻也冲进了内室。“小姐，出了什么事？”她一急又忘了荻莲扮男装的事，在她看到那个黑衣人时，差点失声叫了出来，幸亏荻莲眼明手快的封了她的嘴巴。

“没事！冷静下来。”颖儿胸口急促的起伏，在看到黑衣人那张绝世俊美的脸孔，她已经忘了要尖叫的事。

“姑爷？”骆靖尧伸手里住痛处，有些头昏眼花的瞪着前面两个人，虽然都穿着男装，但很清楚地认出其中一位正是他结构一年的妻子，也是在近两个月来，把他的生活弄得天翻地覆的罪魁祸首。

真是太荒唐了，他辛苦找了一个多月的人，居然会在这个地方？荻莲难以置信瞪着那张朝思暮想的脸孔。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在这里？她有些晕眩地想道，难不成……他是来追她的？她举步走向他。“你可是来找我的？”她脸上有掩不住的惊喜。

他忍痛瞪着她。见鬼了，谁晓得会在这个地方遇见她？冷哼一声。“谁来找你？你又是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他那冰冷的语气，总是能够很有效地迅速将她满腔的热情泼息，冷静一想，对呀！她是一路改装到这边疆地带，再厉害的人也无法追踪到此，仔细看向他，只见他做夜行人的打扮，唔！她不禁睁大眼睛，他穿黑色衣服还真是好看，黑色将他的容颜衬托得更加绝艳、华丽、冰冷……遥不可及，她不觉看痴了。

直到他突然咬紧牙根，捂住刚刚被她打了一掌的肩膀，一声掩不住的呻吟从他牙间溢出，这才惊醒了她。

“我把你打伤了？”她连忙靠向他，他却有些慌乱的避开。

“你不要靠近我！”他低吼道。

他的低喝和视她有若蛇蝎的态度让她住了脚，在短暂的呆愣过后，一股再熟悉不过的沮丧瞬间胀满全身，她几乎要缩了回去，可是……等等，不对呀！

今非昔比，她不是他的妻子了，她不用再以他的话为马首是瞻，因为她、已、经、把、他、休、了！

原本缩回的手再度伸向他，不过这次快如闪电，迅速点了他的穴道，让他动弹不得。

“你、你？”他因过于惊讶，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她居然会点穴？她走向他。“闭嘴，我看你伤得怎样了？”她居然叫他闭嘴？这女人未免太胆大妄为，他怒目瞪着她，孰料她竟伸手解开了他的衣服，然后她脸色条地变得惨白。

“这是……”在靖尧的肩部绑着一条黑色带子，沿着那条带子渗出红色的血液正一丝丝滑下他的身躯，荻莲全身开始发起抖来，不！怎么可能？她不敢相信地瞪着自己的手。“怎么才一掌就可以把你打伤成这样？”他闭了闭眼，若不是怕会惊动到其他人，他早对她大吼大叫，他咬着牙。“这是箭伤，不过拜你方才那一掌所赐，如今伤口又裂了。”箭伤？荻莲睁大眼睛。“你就是他们要抓的刺客？”颖儿闻言倒吸口气。

“小声点！”荻莲轻抚胸口，急促地喘了几口气，然后她转过头。“颖儿，你到外面守着，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还有把外室的烛火给熄掉。”幸亏内室并无窗户，所以无人察觉方才在此所发生的事。

“是！”她小心把动弹不得的靖尧带到床边躺下，当她抱着他的身躯时，发现他体温高得吓人，和脸上的惨白一点都不搭。

“你要干么？”靖尧咬牙地说道。

“安静点！”荻莲伸手摸他的额头，天！果然烫人。“你在发烧呢！”靖尧别过脸。“不用你管！”荻莲看着那张俊美、骄傲的脸庞，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肯放下身段，为什么他总是要这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人无法轻易亲近？“别罗唆了，若不是看在你我夫妻一场，我才懒得理你！”她忿忿地说道。

没想到一听到这话，靖尧转过脸瞪她，原本冷冰冰的黑眸，倏地迸出炽人的怒焰。“你还敢提，我还没……”她没让他说完，便伸手点了他哑穴，

因为肯定他不会说好话。

不管盯在她脸上的目光是不是足以杀死人，她灵巧的将他草草绑在肩上的布条解开，在看到那伤口时，她差点吐了出来，闭上眼睛，连吸了好几口气，才将胃中的翻腾平定下来，眼眶不禁红了起来。“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他没有回答，她这才想起她点了他的哑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目前得想办法治你身上的伤，我现在解了你的穴，让你可以说话，好吗？”看他静了一下后不情愿的点头，这才解了穴。

“箭头你已拔掉了吗？”伤口很深，几可见骨，周围有先前凝结的血块，但看起来还算乾淨，不过已经有发炎的迹象，而且现正不停地流着血。

“拔了。”他看了她一眼。“先前我在周边点了穴道，让它暂时止血，若非你……”“是我一掌把它打开的。”她露出苦笑。“抱歉，我不知道。”她站了起来走到外头，端了一盆水进来。

然后她从怀中抽出一个瓷瓶，从中倒出些许粉末开始搅拌。

他眼睛牢牢追随她的每个动作，她一身男装打扮，若非他认识她，还真会被她瞒过，才两个多月不见，她的皮肤在日晒风吹下，已不若往日的白皙鲜嫩，大家闺秀之气完全褪尽，但却有另番风味，浑身上下洋溢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英气，倘若说她离开骆家后，便是以这副打扮在外行走的话，也难怪他的手下找不到她。

但怎样也料不到，她竟会出现在信王爷府，信王爷目前有勾搭辽人谋反朝廷之嫌，任何与之接近的人都有嫌疑，而荻莲，她的身分特殊，不仅是皇上的妻妹，更是威镇将军之女，虽然戚慕翔已缴出将令，但身为本朝最精锐的军队“威镇军”创立者，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是再与北方最强悍的邢州军联合起来谋反，朝廷一点胜算都没有，尽管此时脑袋昏沈沈的，思绪仍不停转动着。

他不由惊出一把冷汗。“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他沈声问道。

她搅拌的动作停下。“你又为什么会在哪里？”她反问道。

“我先问的。”在她没说清楚之前，他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的，何况，若荻莲真的和信王爷有任何牵连，他将会亲手处理她，不知怎地，这个念头居然让他的心刺了一下。

她耸耸肩，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于是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们都以为她是来自江南的柳枫。

听到此，他整个人才放松了下来。“你救了耶律文的女儿？”耶律文可是信王爷和辽人勾结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是呀！这两个女孩非常天真可爱、热情，说什么一定要好好答谢我，就把我跟颖儿拉到她们家做客，谁知她们家就在信王爷府……”搅拌完之后，她又从怀中掏出绣针和线，将之浸在水中半晌后便拿了起来。

“我说完了，那你呢？”她将那盆水抬到床边，深深望着他。“你为什么来信王府做刺客？”他脸一紧。“这不关你的事。”她听了差点拿水泼过去，都什么情况了，还说不关她的事，“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懂，一个堂堂翰林大学士，怎么会千里迢迢跑来邢州做刺客，若我今天听得没错的话，你有同伴被他们抓了起来，如果他招出你来，这意图刺杀皇亲国戚的大罪，可是杀无赦的，姑且不提这，甚至还会连累到皇上，你害自己诛连九族也就罢了，可是现在连天下苍生都有可能受难！”她冷着声音说道。

他有些吃惊地望着她，没想到她竟会有此见解。“此话怎说？”他有意

试探。

他什么时候变笨了？她眯起眼瞪他。“因为你是‘我’的夫婿，而皇上凑巧是‘我们’的姊夫！”这么说就够清楚了吧？何况她还没指出他可是皇上的爱臣，即使这“刺杀”行动非皇上主使，但若被有心人士知道并加以利用的话，稍加曲解，便可在信王爷及皇上这对叔侄之间造成极大伤害，甚至有可能引发内战，光是用想的，就教人不寒而栗了。

听她这么一说，除了对她分析事情的敏锐度及一语命中的能力感到惊异，一个普通女人怎么会有这等见识？另外也不知怎地，他相信她和信王爷一点牵连都没有，这点令他奇异地感到安心。

他定定注视这个他几乎一无所知，如今对他而言好似陌生人般的妻子。“你……会武功。”“戚家人没有人不会的。”“你为什么从没跟我说？”她愣了一下，然后红着脸低下头。“成婚前，你说……你要的是个文静、贤德有礼的妻子，若是你知道我会武功的话，大概会拒绝这门亲事，所以……”她已咬着下唇，有些不服气的。“不过，你也没问我会不会呀！既然你没问，我又何必主动开口。”她可不是长舌妇呀！

他不发一语，只是用带着深意的眼神望着她，这时肩上的剧痛再度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呻吟了一声。

她被他痛苦的表情吓了一跳，不再追问下去。“这水是用了最上等的云南白药下去调的，我现在要重新清洗你的伤口，并且将它用线缝合。”他眉头紧皱。“你会吗？”她不理睬那侮辱人的轻视语气。“就算不会，现在也没得选择。”看见他眼睛又眯了起来，她叹口气。“我会的可多，只是你从不知道……”她幽幽地说道。

不再多话，她让他倚靠床柱，在动手前。“会很痛的，看你是要被点哑穴，还是找个东西塞住嘴巴，免得叫出声来。”她瞧不起他？他瞪着她。“给我一块布！”在一切弄妥后，她深吸口气，才用布巾沾水，为他清洗伤口，由于伤口很深，她甚至不得不将之掰开清洗，靖尧痛得简直快昏过去，若非他穴道被点，动弹不得，他早跳了起来，以远离这个正在折磨他的女人。

那有若蚀骨般的疼痛及自昨夜受伤后，滴水未尽，又流失了不少血，再加上此刻全身发着高烧，他一时撑不住，便昏了过去。

荻莲见他痛昏了过去，又是心疼、又是焦急，在看到 he 受到这样的伤以及如此深的伤口，此刻最撑不住的人应该是她，但她很清楚，现在情况危急，若再不及时处理好他的伤口，恐有性命之虞。

他昏了过去也好，至少待会儿他不用亲眼见到针线穿过自己肤肉的景象，因为那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幕。

## 第五章

接下来的一夜，荻莲几乎无法睡觉，由于靖尧高烧不断，所以她不得不让颖儿冒着危险到房外去提水，由于她们都被人看守着，所以颖儿一踏出房门即遭人拦下询问。

幸亏颖儿头脑灵活，马上编出说柳公子因为在席宴上饮了过多的酒，

所以醉了，吐得全身和房间都是，所以她需要水清洗。

那些看守人见她真的只是到井边打了数桶清水，便由她去，也让荻莲能动手擦拭靖尧全身，帮他退烧。

当她褪去他身上所有的衣裳，仅剩一条单裤时，她简直快羞死了，虽然两人“曾”是夫妻，也行过敦伦之礼，可是……这还是她头一遭见到他没穿衣服的样子。

她并非没见过男人的裸体 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军营跑，叔叔伯伯根本无忌讳的裸着上半身在营区走，所以她并没有吓一大跳。

但是他不同，他是她最喜欢、爱慕的人，而褪去衣物的靖尧，另有一种慑人心魄的美，令她心跳加剧、呼吸急促。

男人的身子居然和女性如此不同，她手轻轻放在他的胸膛，平坦、坚实，不似女人的柔嫩，但也非常光滑，像磁力一般的吸引她，忍不住好奇多触摸了几下，若非触手的烫热提醒了她此刻他正发高烧的事实，她真会无法自拔的摸下去 谁叫他从前都不让她摸。

用水拧湿毛巾后，便开始擦拭他的身体，有若对待宝物般的轻柔、珍惜。

为了要擦他的背部，她不得不将他整个人上半身抱抬起，让他整个人靠在她身上擦着，一整夜荻莲就这样不停用湿毛巾为靖尧的身子散热，当鸡啼响起时，他的热度退了，她整个人也快瘫了，满头、满身都是汗。

当第一道晨光射入屋内时，靖尧缓缓睁开眼睛，他先瞪着上方好一会儿，发现原先占据他全身的炽热和沉重已经消失不见，有着前所未有的松弛感。

他转过头，看到荻莲整个人趴在床边沈沈睡着，脸上汗水犹未乾。

他试着半坐起来，相当吃力，因为他已经快两天都没进食了，当他整个人坐起时，已气喘吁吁。

随着他坐起的动作，被单滑下露出赤裸的身子，他闭了闭眼，想也知道这是谁的杰作，他望向在那沈睡的人儿一眼。

其实在夜里，他曾醒过来好几次，每次睁眼都看到她不停的用湿毛巾擦拭他的身子，有好几次，他整个人都无力地趴在她身体上，清楚地察觉到底下的身子有多娇小和柔软……还有温暖，当他意识到自己上半身的体重都让她一个人承担时，想移开却又动不了，每一回，都能感到她颊边滴下的汗水，和轻微的喘息。

有许多次，他想开口叫她别理他了，可是喉头乾涩得发不出声音来，所以只能让她不停的照顾他。

在燃了一整夜即将熄灭的烛光照映下，她发髻已松开，发丝纷乱垂下，紧紧湿黏在鬓边和脸上，虽穿着一身男装，可是他从没像这一刻觉得她是如此的美丽。

一种莫名的悸动，正缓缓从他不易起波动的心湖泛起。

他伸出手，想要碰触她……突然从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让他吓了一跳，而荻莲更是整个人惊醒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她惊魂未定，一时还弄不清楚情况，直到她看到已清醒过来的靖尧，才陡然记起。

想也没想的立刻用额头触碰他的。“太好了！没有再烧了。”她松口气说道。

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凝视她。

此时颖儿困倦的声音在外头响起。“是哪位呀？”耶律萍的声音传过来。“柳大哥，天亮了，我们是来请‘你’去用早饭的！”妈呀！这是什么情况？此刻的她根本不能见人，菡莲着慌了起来。

菡莲跑到外室，颖儿看到她一脸狼狈样，不禁睁大眼睛，连忙用手势叫她进内室躲好，外边一切颖儿会挡住。

菡莲退进内室。“怎么办？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她一边将所有染血的布条还有他的衣服抱起，一股脑地丢进衣柜中。

“呃！耶律姑娘，我们公子昨晚宿醉至今未醒，我看……早餐就在房里用。”“宿醉？喝了那一点酒就醉了？”“是呀！我们公子很不中用的，昨个儿一回到屋内，倒头就睡，夜里还吐得乱七八糟，我还得起来服侍呢！”颖儿一边强忍打呵欠的冲动，一边打起精神小心应对。

听到颖儿冷静的应付，菡莲的心也渐渐定下来。

“我先躲起来。”靖尧冷静地说道，说完后他爬了起来，可是一站起来，便不支倒坐了下来，她连忙扶着他，小心扶他进衣柜躲着。

再次凭借着颖儿的巧妙应对，他们顺利的躲在房内用餐。

“你有个极灵巧的侍女。”靖尧倚在衣柜内侧淡淡地说道，方才他已经连续吃下两个馒头和包子，暂时恢复了些许元气，现在因无外人，衣柜的门便打了开来。

“颖儿的身分不只是个侍女，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她有如我的亲姊妹般，唔，颖儿听到了没，他在夸奖你喔！”“呃！听到了，多谢姑爷。”说完后，颖儿堵住嘴巴。惨了！该这样叫吗？他不是已被小姐休了？这样还算是姑爷吗？不过显然那两人都没注意到这个小失误。

菡莲从外间再度抬了桶水进来，颖儿则依旧在外头守着。

靖尧看了她一眼，不解她现在又要做啥？只见她将水桶拿到屏风后，然后一阵 的声音响起，过了好半晌，他才领悟到她正在脱衣服。

“你在干么？”他沈声问道。

“我……换衣服，里面的衣服全湿透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是呀！此刻在屏风后面的她早已羞得满脸通红，若非身上的衣服汗湿紧黏在肌肤上，叫人难受，她也不会他在一旁的情况下换裳。

虽然衣柜的门挡住他望向她这边的视线，可是透过细缝，仍隐约可见到屏风后的动静，靖尧一见到她窈窕的影子映在屏风上，心一紧，立刻飞快别过脸。

他的心跳有若擂鼓一般，震得他胸口发疼。

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强烈的反应？舀水入盆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又望了过去，这回他再也移不开视线。

她打开了头发清洗，清水正从她披垂的头发上有若瀑布般流了下来，他不自禁吞了口口水，没想到女人洗头的动作竟会如此撩人。

在连续用水冲了几次头之后，她用块布把头发包了起来，然后直起身子，他看到她的手在胸前动了几下，接着一条长布条从她胸前纾解了开来，而正专心手中工作的菡莲，浑然不觉自己被看透了。

靖尧注视屏风后面诱人的暗影，当她举高手臂方便布条褪掉，优美的双峰立刻完美的显现出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深沈欲望瞬间攫住他，顿时这个尚可容纳他半坐着的衣柜突然变窄了，即使柜门是开着，仍觉得呼吸变得困

难起来。

她的动作并不慢，可是在他的眼中，她的举手投足都充满了欲将人逼疯的磨人，尤其当她再度用布条缚胸时，他几乎要出声阻上她。

终于觉得舒服了，虽然无法用水彻底洗涤，擦澡只能暂解一时之急，当她提着脏水一身清爽的走出屏风，经过衣柜时，发现靖尧的脸通红，两眼亮得惊人。

她吓了一跳。“你又发烧了？”忙放下水桶，想伸手摸他的额头。

“你别过来！”他沈声低喝道。

她止了脚步，不解地瞪着他，怎么又竖起了墙，不让她靠近？“你……就那么讨厌我碰你吗？”她往后退了一步，满眼伤痛的望着他，他别过脸，不敢看她。

她的心好痛，但更气的是，为什么她还会为他感到心痛？她垂下眼。“你讨厌也罢，总之，至少你现在我眼前，念在夫妻一场，我就不会让你有个差池，之后你是死是活，也不关我的事。”她伸出手。

谁知他倏地抓住她的，她一时没防着，整个人跌进他怀里，他用没受伤的手点了她的穴，这下轮到她动弹不得。

“你凭什么以为你写的那张休书，就可以将我们的夫妻关系结束，这在大宋律令中是不合法的。”他满眼阴鸷的瞪着她。

虽然被制住，她一点也不惊惶，她抿紧唇。“不合法是你说的，大宋律令并没有规定女子不能写休书。”她无畏地瞪着他。“只要提出合宜的理由，经地方官判决，同意即可。”“什么样的理由？”他咬牙问道。

“夫妻关系不好！”她愤愤地瞪着他。

他愣了一下，然后深深望着她。“你认为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何必睁眼说瞎话，好不好你心里会没数吗？”她苦涩地说道。“在你眼中，我只是个让皇上逼你娶我的将军千金，一个可有可无的妻子，何况，你不是亲口说过吗？我离开了最好，这样你就不用为我费心，如今，已称了你心、如你的意，又有什么好说的？”她的话让他呆住了，她是怎么会知道的？他不禁抓住她的下巴。“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知道这些想法的人只有少华，而少华是不可能跟她说的，除非她与少华熟识，他才会告诉她，但这怎么可能？他最好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你从哪听来的？是少华告诉你的吗？”被最好的朋友背叛的恐惧和狂怒瞬间攫住了他。

“快说！”他近乎失去理性的低吼道。

好痛！她的下巴好像要被他捏碎了，眼泪忍不住进了出来。“你放开我啦！谁是少华？我不认识他！”她不认识少华吗？说真的还是假的？他眯紧眼睛凝视她脸上的表情，她很痛苦，他立刻松开她的下巴。“你不认识少华？”“他是哪根葱、哪根蒜呀？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她气极了忍不住拉高声量。

他正要开口时，门口传来声音。“姑爷，请你立刻放开我家小姐。”颖儿面色苍白的拿着椅子瞪着他。

他不屑地瞥了那椅子一眼，即使此刻他受了重伤，他也可以轻易将那椅子给劈碎，更别提他怀中还有筹码。

“若是我不放，你又能奈我何？”他狂傲地说道。

颖儿深吸口气，暗暗希望她的手不要抖得那么厉害。“放的话就没事，若不放的话……”“怎样？”小小一个侍女居然敢用这样的语气同他说话，

实在是太不成体统。

“我就立刻失声大叫，引来信王爷府的人将你抓起来。”什么？靖尧不信的睁大眼睛，她竟然敢威胁他？对！她真的敢，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她不是在说着玩的，为了要救她的女主人，她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他怒气盈满全身，想发作却又不可得，若非他此刻有伤在身，无法敌得过信王爷府的高手，哪会容得一个小丫鬟如此无礼，扬起手，解开了荻莲的穴道，她一获得自由，便立刻退开他的怀抱。

荻莲抱住颖儿。“颖儿，谢谢你。”“您没事就好。”颖儿说完后，便转向靖尧。“姑爷，老实说，我很高兴小姐将你给‘休’了，因为像你这种个性差劲，自以为是，把女人视为无用之物的男人，是没有资格拥有我们家小姐，你不配！”靖尧不信地睁大眼睛，她竟然这样骂他！这……一时间他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荻莲很感激颖儿为她说话，不过这件事还是得靠自己出面才解决得了，她拍拍颖儿，颖儿明白她的意思，点了点头，便返到外室继续守着。

荻莲转过身子看着靖尧，看到他一脸震惊和受辱的模样，她心微微一刺，这种表情一点都不适合他，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到他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唔！她是不是有毛病呀？她定下心神。“被人看不起的感觉很不好受吧？”她轻声问道。

他没有说话，只是狠狠瞪了她一眼。

“而我跟你在一起时，总觉得被你轻视、看不起；在你的心中，我根本一点地位都没有，身为你的妻子，却觉得比你书院的小厮还不如，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没办法赢得你的欢心，你甚至不喜欢回家见到我。”她低下头。“那天，你匆匆回来后便又匆匆离去，我一时忍不住便跟踪了你回到学士府，结果，我听到你跟你的朋友说的话……”说到这，她皱了一下眉头。“他就是你口中的杨少华吗？”他不置可否，只是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脑中突然想起。“躲在屋顶偷听我们谈话的人就是你？”他睁大眼睛问道。

“没错！”她露出苦笑。“就是听了你说的话之后，才让我明了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再怎样想办法讨你的欢心，你仍然不会在意我；甚至，会继续讨厌我。因为我是个被硬塞给你的妻子，所以我决定离开你，让你自由。”奇异地，她的话让他听了有点难受，甚至觉得很内疚？她是为了他？怎么可能？女人怎么会有这么高贵的情怀？可是想起昨夜，她不辞辛劳的照顾高烧受伤的他，他……这时门外突然又传来敲门声。“柳大哥，‘你’清醒了没？已经快要中午了！”耶律萍和耶律琴的声音响起。

荻莲一惊，立刻将衣柜门关上，然后扬声说道：“起来了！仪容整理好后，我便出来见你们。”她手忙脚乱的梳着头发，颖儿连忙进来帮着她把头发扎起来。

确定再度成为那个潇洒风流的柳公子后，才打开门见人。

门外两位如花的少女，立刻露出灿烂的笑颜。“柳大哥，‘你’可真是会睡呀……咦？怎么你眼下的黑眼圈还是那么大呀？”耶律琴叫了起来。

荻莲不好意思搔搔头。“没法子，昨个儿宿醉吐个七荤八素的，整个脑袋瓜像是有石头跑来跑去，怎么睡都不安稳，所以……”“这样的话，那‘你’还要不要再歇息一下，本来，我们是想邀‘你’跟我们一道去逛市集的。”荻莲想了一下，若她一直待在房里准会被人怀疑的，何况此刻的她，实在不想再和骆靖尧在一起，她的心情太乱了，需要好好整理一番。“不！我很高

兴跟你们一道去逛市集，不过，让颖儿好好休息，她昨晚照顾了一夜吐个不停的我，没好好合过眼，就让她再睡一会儿。”颖儿听了立刻抗议。“不用了，小……公子，我没有事的，我也可以跟您一道去。”荻莲立刻丢给她一记锐利的眼神——她要颖儿留在这守护骆靖尧，颖儿接收到暗示，黯然垂下头。

“是！知道了。”耶律萍好奇地看着她们这对主仆。“柳大哥，为什么颖儿总是叫‘你’小公子啊？”“啊！嗯，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所以才会叫我小公子。”荻莲随口办道。

“真的？那我可不可以叫‘你’柳小哥呢？因为妹妹叫‘你’大哥，我就叫‘你’小哥，‘你’说这样好不好？”耶律萍喜孜孜地说道。

“随便你，高兴就好。”荻莲乾笑道，然后她向颖儿点点头，便偕着两位少女走开。

颖儿望着那两名对荻莲都抱有仰慕之情的少女背影，心中暗叹口气，希望小姐应付得来。

她走向房间将门关上，走进内室。“姑爷，你可以开门了。”衣柜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她皱皱眉头。“姑爷，我开门了。”柜门开启后，却看见骆靖尧一脸严肃，若有所思地瞪着前面的木板。

她眨眨眼睛。“呃！不打搅您了，有事再叫我一声。”她正打算将门关上时，靖尧出声了。

“你家的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想什么？我并不认为我不尽责，我全权让她掌理家务，让她不愁吃、不愁穿，她又有什么好怨的？”他脸上充满了困惑。“男子、女子各有其分，她有何好不满？”颖儿张开了嘴，随即合上。“姑爷你真的想知道？”他被她的不可置信语气给弄火了。“要说不说随你！”他没好气地说道。天知道他是拉下多少自尊说出这些话。

不！她当然要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颖儿吞了口口水。“是！请姑爷仔细听了。”

“柳大哥，‘你’快过来，这里有卖好吃的烧饼、还有羊杂汤，‘你’来尝尝呀！”“啊？还要吃呀？”荻莲皱起眉头，望着跑在前头两个精力充沛的辽人少女。

邢州城半个月办一次市集，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赶集者和商贾，整个市集热闹滚滚，是耶州城的大事。

荻莲可真开了眼界，从没见过这么多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连农产品、牛羊也不同，最好的是有各地不同风味的小吃，在耶律萍和耶律琴这两个姊妹带领下，吃遍了每一摊，肚子都快撑破了，偏偏这两个丫头还有办法塞，不过，羊杂汤是什么？一时抑不住好奇，还是举了步跟过去。

“柳大哥，‘你’怎么只买吃的东西、还有一些药材、布匹，其他的为什么不买呢？”在回信王爷府的途中，耶律萍忍不住好奇地问道，现在她和妹妹耶律琴紧紧偎在荻莲的两旁，不停地问东问西。

在经过方才的市集之旅，这两姊妹对“柳枫”的爱慕有增无减，因为她们发现这位有身好武功的柳大哥，一点架子都没有，虽然外表纤弱，可是个性豪爽不输给草原上的儿郎，最重要的是“他”也有颗纯真之心，就像个好奇宝宝，什么都想尝试，比她俩还大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她们态度好温柔。

荻莲笑笑。“吃的是要给颖儿打牙祭，其他的是路上旅行会用得到。”

她简单的解释，事实上，她准备这些足够三个人吃上三、四天的食物，是为了方便带着靖尧离开信王爷府逃亡之用。

虽然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刺客，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让靖尧有任何的闪失。

在三人一路嘻嘻哈哈的走回府时，荻莲状似无意的问起。“对了，上次进王爷府的刺客抓到了没？府上戒备还是很森严呢！我再继续留下来会不会碍事呀？”她面露烦恼的表情。

耶律萍不疑有它，反而以为“柳枫”会因此而离去。“不会啦！再两三天我们会离开，怎么会碍事呢！别乱想了，至于……刺客，我也不大清楚，不过现在就只抓到一个，另一个还在找呢！”“不知道谁那么不安好心想来刺杀人呀？”荻莲表现出非常不以为然的样子。

耶律琴不愿所有的话都让姊姊说光，也急急开口说道：“是呀！也不晓得谁那么坏心眼，而且听说被抓的那个死都不肯招供，父亲满佩服他的骨气。”荻莲闻言心一凛。“那人死了吗？”“还没呢！不过，大概也只剩半条命了。”耶律琴一点也不同情地说道。

既然还活着就不能放下他不管，若让他招出靖尧来，岂不糟了？所以当下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他死，另一……就是将他救出来，可是该怎么救呢？信王爷府里守卫是如此森严啊，她都快不知道该如何将靖尧弄出去，现在……“柳大哥，‘你’在想什么？怎么都不说话？”耶律萍问道。

“喔！呃！我是在想……刺客长什么样子呀？”她皱着眉头说道。

“柳大哥，‘你’连这个也好奇呀？”耶律萍忍不住笑道，经过方才在收集那一趟，她们已经不讶异“他”会有这种反应。

荻莲露出腼腆的表情。“没办法，少见多怪嘛！”看到“他”脸上这种怯怯、不好意思的表情，真叫人恨不得能将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只求看到“他”露出惊喜的欢颜。

两个已深陷情网的少女为了要讨好意中人的欢心，立刻允诺要带“他”去地牢见见那个刺客，看他究竟长什么样？当然“他”立刻拒绝，不过愈是拒绝便愈加燃盛少女的决心，大有即使因此招来父亲的责骂亦无悔，在盛情难却下，“他”只有点头答应喽！

地牢的守卫森严，根本不准这两个淘气的小姑娘带人进去看囚犯，最后耶律萍见守卫态度如此顽强，为了避免惊扰到其他人只有暂行退下。

“可恶！该死的狗奴才，等我当上公主后，我一定会整得你求死不能。”耶律萍恨恨不平地说道，居然让她在心上人面前丢了脸，她绝对会记着这一笔帐。

“公主？你们是公主呀！”荻莲吓了一跳，原来她们的身分竟然会这么高。

“还不是啦！”耶律琴笑道。“不过等赵伯伯当了皇帝后，我父亲也当上了辽国国王后，我们便是公主啦！”什么？荻莲觉得好像被雷打到一样，赵伯伯……指信王爷？当皇帝！那现今的皇上得……倏地，她全身惊出一身冷汗，靖尧来此的目的可是为了这件事吗？“柳大哥，‘你’、‘你’觉得做个驸马爷……如何呢？”耶律萍满脸羞答答的说道。

驸马爷？她愣了好一会儿，才将这三个字消化，她望向两姊妹，她们正以羞窘不安但却又充满期待的表情望着她时，她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呃！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垂下眼以掩饰眼中的不安和惊惶。“何况，

我有这个资格担任驸马爷吗？”她轻声说道。

姊妹俩以为“他”是在担心身分及异族的问题。“怎么会呢！‘你’当然有这个资格，我父亲很赞同我们同汉人成婚的，现在就看‘你’的意思喽！”耶律萍热情的说道。

妈呀！她快昏了，连忙深吸口气定下心神。“现在谈这个还太早了，我们才认识两天，彼此都还不熟悉，我们认识久一点再说吧！”看到“他”一脸不安的样子，突然想起“他”是宋人，而宋朝的男子似乎喜欢比较斯文的女子，看样子她们的大胆吓到“他”了。

耶律萍立刻窘迫的说道；“抱歉，柳大哥，是我们太失礼了。”“哪里……”荻莲暗暗松口气，请别再继续说下去，要不，她怕会忍不住说出自己是女儿身的事实。

耶律琴像想起什么叫了起来。“啊！既然那个守卫不让我们光明正大进去看‘刺客’，那就偷偷去呀！”“怎么个偷偷法？”耶律萍好奇地看着妹妹。

耶律琴把他们拉近，小声地说道：“这是昨晚我偷偷跟在父亲后面看到的，府里有个密道可以通往地牢，父亲和赵伯伯就是在那边的窗子看他们拷问那个刺客，我们也可以偷溜进去，不会有人知道的。”耶律琴开心的笑道，心想总算可以讨得柳大哥的欢心了吧！

没想到荻莲反对了。“不要吧，这样实在太危险，我不想因为我的好奇心而害了你们……”尽管心里很想去看，但一想到是利用这两个少女对她的爱慕之心而做出这样的事，她就有说不出的内疚。

耶律萍和耶律琴不以为意笑道：“不会有事的，父亲很疼我们，知道了顶多会骂几句就算，何况……我们自己也很好奇呀，不晓得当刺客的人都长什么样子，今天看了，以后见着就会知道谁是刺客，这样就不会被杀了嘛！”她差点被她们天真的言辞给弄笑了，不愧是在蓝天绿野中长大的小孩，是如此的天真单纯，若今天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她一定会跟她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如今涉及篡夺王位之事，有关天下社稷存亡，她不得不狠下心来，于是不再反对，依着她们的计划行事。

当她见到那个铐在墙上，被打得不成人样的男人时，一眼便认出他就是当日跟靖尧在学士府说话的人，多亏他多嘴爱问，她才会知道靖尧对她的真实感觉，伤透了她的心，将她所有的希望打得粉碎……真不晓得该恨这个人好，还是感激他，他应当就是靖尧口中的杨少华吧！

在看到“刺客”的真实模样后，三人立刻从密道中退出，很幸运地，并无其他人发现她们做的好事，而荻莲早已深深将密道及地牢所有的一切深深记在脑海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做才好。

## 第六章

“我见到你那被抓住的同伴了！”从密道探完地牢状况后，荻莲便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颖儿和靖尧无恙后，才松口气。

靖尧露出急切的神情。“他在哪？人现在怎样了？”荻莲摇摇头。“很惨，人现在在地牢，快不成人样了，最狠的是，他们没打算让他死！”她把

听闻说了出来。

闻言，靖尧痛苦的闭上眼睛。“他……是为了让我逃跑，所以才被抓的。”荻莲定定望着他。“那人可是杨少华？”“是的！”荻莲定定望向他。“现在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说个明白了吧，为何两个堂堂翰林大学士会跑到邢州城刺杀信王爷呢？”靖尧没有说话，正当她以为他不会讲时，他开口了。

“我跟少华是奉皇上旨意来邢州城调查信王爷，因为自从皇上登基后，信王爷和辽人之间来往太密切了，虽然表面上是宋辽交好，但是因信王拥有重兵，而皇上也从前侍卫长居轩口中得知，信王和辽国王室来往密切。”居轩？一听到这个名字，荻莲差点没跳了起来。就是他，让她大姊付出了所有的一切的男人！

“因此皇上才会派我和少华前来搜证……”“皇上为何会派你们两个？”这是她不解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翰林大学士专司文职。”他看了她一眼。“皇上非常信任我，所以派我担任他的密使，大学士这个职位只是为了避人耳目。”荻莲闻言低下头，这么说来……“过去一年来，你之所以不常回家，是因为你得代替皇上来这调查事情？”“可以这么说，皇上让我代他到各地微服出巡，探访民情。”荻莲抬起头，满眼不信和受伤。“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这事得保密的，何况这是我的工作，你又何必知道这么多？”“可我是你的妻子呀！我并不像你想象中那样的无知呀！事情的重要性我当然会衡量，你起码可以透露一点，让我明白你为何不能常回家的原因，至少可以让我不会那么恐慌、不安……”她咬住下唇，难过的不愿再讲下去。

靖尧心情复杂地看着她，而颖儿方才之言，在他脑中响起。

小姐非常自责，总觉得是因为她做得不够好，还不够努力，所以你才不愿回家，不想看到她，她所有的自信全被你给毁了。

他以前从来都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娶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妻子，一个无法用“常理”对待的妻子，不过，他无法说出任何道歉的话，他的自尊不容许。

荻莲吸吸鼻子，现在不是感伤的时候。“那你们已经找到证据了？”“信王爷府守卫森严，想要潜进来并不容易，尤其近半年来，信王爷网罗了不少江湖好手到他的麾下，实力无法小觑；前天，我们得到密报，知道辽国大使耶律文过府来访，于是便潜进来想知道他们的交谈内容，孰料被他们的人发现，少华和我都受了伤，可是少华……他牺牲了自己让我逃开，我在受了箭伤后，无法攀墙离开，而守兵又已追来，匆忙间，便躲进了这间房，很幸运的，并没有被发现，直到你们的到来……”荻莲深思望着他。“这么说，你还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协议了什么？”“只知道他们有协议，但还不清楚内容。”一想到这，靖尧就扼腕不已，他和少华都受了伤，双双被困在这个府邸中，却什么都没找到！

“若是我听到的没错的话，耶律文和信王爷会互相合作，帮助彼此取得王位。”荻莲轻敲下巴说道。

靖尧吃惊地瞪着她。“你怎么知道？”“我是从耶律萍和耶律琴口中得知的。”“她们怎么会告诉你？”说到这，荻莲脸上出现忸怩不安的神情。

“喂！她们……问我要不要……做她们的驸马？”靖尧露出震惊的神情，而颖儿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你……没答应吧？”靖尧声音听来怪怪的。

“当然，这种事怎么能同意！”她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我是女的耶！”

颖儿摇摇头。“小姐，我真是愈来愈佩服您了，几乎咱们离京以来，只要是 被您救过的女子，不管三十几岁的妇人，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全都想要以身相许，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一路下来，不晓得伤了多少颗纯情的心，现在又要添上两颗了！”颖儿有意闹荻莲。

荻莲脸红了。“又不能怪我，这个社会又不容女子如此抛头露面，只能改男装行走呀！”“我看您乾脆一辈子都穿男装算了！”“不行！”靖尧断然地说道。

还来不及开口的荻莲眨眨眼睛，吃惊地瞪着他，他的反应为何会如此激烈？靖尧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激烈了一点，板起脸来以掩饰尴尬。“女孩子家着男装到处行走，有悖常理不成体统。”荻莲眨眨眼睛，有些惊叹地，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满脑子的礼法、体统。

颖儿则暗笑在心中。

荻莲轻叹口气。“算了，先不说这些，现在该想的是如何离开这里。”“这件事你别再插手了！”靖尧冷厉地说道。“我自会想办法救出少华，你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才不要，”荻莲抱着胸，怒目瞪着他。“你都已自身难保，还谈什么救人呀！没有我，你动都别想动，总之，这事没有你出主意的分。”她明白他为什么不让她插手，因为 他看不起她。

“什么？你 ”他愤怒地瞪着她，这女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她严肃地看着他。“这事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事关全天下百姓，你若是暂时忘掉我是女子这件事，我将会非常感激你的。”感激？他睁大眼睛，仔细看着眼前这名女子，她全身所散发的活力和英气，是一般女子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将她视为普通女子？普通女子不会做出“休夫”这种事情。

普通女子不会扮成男人到处行走。

普通女子不会武功。

普通女子不会关心国家社稷大事、不会关心黎民百姓的死活。

但是 戚荻莲会。

- - 原本那个生气勃勃、天真坦率的小姐，在过去的一年里差点被你给扼杀了。颖儿如此说。

骆靖尧呀！你不是自诩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之人，为什么这点还看不出来？为什么还要拿自己对女子固有的看法模式硬套在荻莲的身上？他闭了闭眼睛，当他再度睁开时，里面有着一股迫人的冷静和严肃。“你觉得我们目前该如何做呢？”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荻莲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他……可是已把她当成对等的同伴，而不再是一个无用的弱女子了？真是的，才刚下定决心要相信她时，她怎么立刻就露出这一脸呆样，靖尧心想要不要收回刚刚的问话。

颖儿推了荻莲一把。“小姐，您现在有什么计划？”荻莲立刻回过神。

“现在，我们一定要先把杨少华救出来。”他对天翻个白眼。“没错！但该如何救？信王府的守卫个个都是武林高手。”荻莲不以为意的笑笑。“颖儿，把我们的百宝箱拿过来。”“是！”百宝箱里装的尽是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靖尧看了之后不禁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这里有香料、金创药、治肚子痛、泻药、毒药、解药……以及最重要的。”荻莲从中拿出一个红色瓶子。“迷药！只要烧上一点点，管他什么武林高手，全都得乖乖睡上三四个时辰以上。”靖尧瞪着那个瓶子。“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唔！出来走江

湖，本来就要将东西准备周全，以备不时之需呀！”“那些迷香……”“够让全府的人睡死了！”“有那么厉害？”靖尧相当怀疑。

颖儿冷哼一声。“小姐曾经用那些迷药将一整个山寨的盗贼全迷昏了，把十来个被掳去的姑娘全救了出来，之后再那些盗贼交给官府处理。”说到这里，她就一肚子火，快被荻莲那种莽撞的作风给气坏了。

靖尧深深吸了口气，这两个女人在这两个月中到底都做了什么事？——离开京城以后，小姐就像不要命似的到处乱管闲事，无论有多危险，她都不在乎，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颖儿如是说。

想到荻莲曾经那么不爱惜自己，他的心竟会涌起莫名的刺痛，若是他在她身旁，他绝对不会让她再胡作非为，这次绝对是最后一次！

“我看事不宜迟，今夜就行动吧！要不，再过一两天，耶律文父女就会离开信王府回辽国去了。”荻莲说道。

“嗯！”他们接着商议，决定入夜后立刻行动，只要一得手便迅速离开邢州城，到荒野暂避风头，由于会带着一个伤重之人，所以没办法跑太远，而他们的目的是相邻最近的冀州，只要一到那边便会脱离信王爷掌握，最重要的是那儿的驻军是威镇军！

救人的过程比想像中还顺利，迷香的威力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几乎一点燃，事先未吃解药的人全都昏睡了过去，使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般的容易。

在顺利救出杨少华之后，靖尧潜进信王爷的书房，找到了些许他与辽国往来之书信，信中提及到一旦辽国助他为王，必须给辽国多少岁出，数目是目前的三倍，大宋原本就已经相当吃力的在负担这笔岁出，若是再增加，大宋将会民不聊生。

在得到这些有利的证据后，一行四人骑着偷自信王府的三匹良驹，飞快离开邢州城，不过由于少华伤重，不宜长途颠簸，所以一找到隐密藏身处便停了下来。

少华的情况简直只能用“惨”字形容，被伤成那样，让人很怀疑他能活下去。

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决定共分两路，颖儿留下来照顾杨少华，而荻莲和靖尧则快马加鞭的赶到冀州城求助。

从半夜便马不停蹄到隔日中午，靖尧和荻莲总算离开了信王爷的势力范围，但距他们的目的地冀州还有四天的马程，此时他们的马都已经疲累不堪，所以便在河边的阴凉处停下来歇息。

在用水将脸上的尘土洗净后，他们两人坐到树下，吃着荻莲前一天在市集买到的乾粮。

“希望颖儿他们能平安无事。”荻莲轻叹口气。

“放心！他们要找的是四个‘男人’，而不是两男两女，让颖儿恢复女装扮成少华的妻子照顾，应该不会启人疑窦。”“嗯。”荻莲咬了一口馒头，由于已放了一天，馒头都已经硬掉，所以得咀嚼好久才能吞进去，她看了一眼靖尧，发现他面无表情，静静地吃下那难咽的馒头，一句抱怨也没有。

虽然现在不像以前在京城家中吃的山珍海味，但是她却觉得此刻吃的无比美味，因为这是她头一次如此放松心情和他一道用餐，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吃相或礼节不合他的标准，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挑剔的话，她绝不会退让的！

原本这段旅程是相当严肃正经，可是她却无法压抑心底的欣喜之情，本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遇见他了，没想到现在却能靠得如此近，而且这两天他们所说的话，远比过去一年都还多，这样的变化令她又惊又喜，她是抱着极贪婪的心情，好好汲取这段难得的时光。

“我问你，在我们离开信王府之前，你将什么东西塞进信王爷的口中？”靖尧突然开口问道，将她从沈思中唤回。

“你看到了？”“对！”荻莲吞下口中馒头后才开口。“是毒药！”什么？靖尧睁大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沈声问道。

“放心！那毒起码要一个月后才会发作。”荻莲若有所思的望向前方。“我们虽然已经找到他欲谋反的证据，但是等到皇上下令制裁的时候，也要个把月的时间，若是在这段时间，他却兴兵作乱，黎民百姓不就遭殃？”他望着她半晌。“既知道这场仗免不了，为何不让他立刻死，反而还要拖至一个月呢？”他很清楚，一旦信王爷死的话，邢州军就不可能会妄动。

荻莲摇摇头。“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叔叔，在还未定罪前，我们下手杀了他，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虽然他死有余辜；此外，我也是想给他机会，看他会不会在知道事迹败露后，恍然悔悟，一个月内向皇上负荆请罪，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给他解药，让他活下去。”“他知道解药的事吗？”“等我平安到了冀州后，我会写信告诉他的，先让他过几天太平日吧！”她耸耸肩，不以为意地说道。

靖尧瞪着她半晌，然后他忍不住笑出来。

荻达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有什么好笑呀？”可是他笑起来时，他的面容是如此温柔，看起来不再那么难以亲近，也更教她怦然心动。

一个女子居然能定出这种不输给男子的计策，实在太教人刮目相看，他笑着摇摇头。

“我这下觉得孔夫子说的话真是至理名言。”她皱着眉头。“他说什么？”“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他眼睛闪呀闪的。

她脸微微一红，这话可真侮辱人，她不服地抬起头。“是呀，多亏你们这些‘先圣先贤’把咱们这些女人跟‘小人’并提，既然小人与君子相对，那女人自然不能当君子，所以只有当小人喽，你说是吗？”这话挑明了，既然女子只能当小人，那又何必管什么圣者王道，遵守一切礼法、常理来行事呢？靖尧哑口无言的瞪着她，再次被她的思维给震住，没想到贤者之语居然也可以用这种角度来解说，而且让人无从反驳，若是所有女人都这样想的话，那天下岂不大乱，而最可怕的是，她们背后可都有天下人最尊崇的孔夫子之言做后盾。

向来冷静的他，不禁动摇了，不光是原有的信念，还有他的心。

为了掩人耳目，荻莲已经换回女装了，虽然十足女子模样，有着说不出的娇美和秀丽，但那股散发在眉宇间的英气，却牢牢吸引了他的视线，令他的心不断涌起阵阵的微颤。

“我在想……”她在此时转过头，和他的视线相交，她脑中顿时一片空白，突然之间忘了自己想要讲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在如此近的距离好好看过彼此，一个是对其深深爱慕，所以总是带着敬畏之情，另一个则是对其不以为意，总未正眼看过。

而今他们以完全崭新的眼光注视对方，仿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为什么从来都没发现她竟是如此美丽动人？在她体内所燃烧的火

焰，似乎可以将他冰封的感情融化。

他还是如此俊美迫人，她的心仍会因为他而急速鼓动，让她忘了自己。他们谁也无法移开视线。

“你想什么？”他喃喃地问道。

“我……”她口乾舌燥，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她伸出舌头微微润湿一下双唇，试着从空白的脑袋瓜中挤出些许字句出来。“我在想……我们这一路上要怎么称呼？”这小小的动作，带给了他极大的反应，她的唇有若红莓般，引人想一口吃进去，她的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钻进他的脑袋中，让他回归现实，拧起眉头。“我们是夫妻，这有什么好问的？”他不以为然的语气迅速让她从天上回到人间。

接下来，两人皆静默不语，各自陷入思绪中。

菡莲站了起来走向马匹，在地上拔了一把已乾掉的芒草，不怕鞋子湿，涉进浅水中，开始为马匹擦拭，藉着这个动作，来抚平紊乱的思绪。

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仍是夫妻？他仍是她的丈夫？即使是又怎样？现在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相处在一起，合作处理事情，但事情处理完之后呢？虽然现在明白了过去一年中，他之所以没有常回家是因为一直四处奔波，为皇上效命，但她很害怕，她不想再过以前的生活，而且再经过了这一回，他应当已经明白，她完全不是他心中理想妻子的模样，她的所作所为于世难容，这点她心中很清楚。

可是、可是，她是那么想要跟他在一起，只有在见到他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喜悦、快乐，而这种感觉……是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只有在他身边才会有的。

靖尧则一瞬也不瞬盯着菡莲。

他是怎么啦？他居然对一个女子产生了一种连自己都会骇异的情感，而那种情感到底是什么？她是他的妻子，不是吗？他想找到她的原因，不就是要她将那张休书给撕了，然后……他再休了她？休妻原因？光是她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笑柄，就足以休她个十次、八次，更别提她有多离经叛道、行为怪异，完全不能以常理衡量之，可以让他休、休、休不完。

但是天下又有哪个女子会做出这样的事？如此关心天下苍生之事，见义勇为，会施迷香、下毒药对付欲对朝廷不利之人？而她也曾很符合他心目中的贤妻形象，虽然他从不承认；她曾将家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无后顾之忧，而他从未珍惜过。

小姐在戚家从不下厨的，可是为了你，她拜师学艺，硬是让自己学会煮一手好菜，不过当那些心血摆在你眼前时，你看也不看，问也不问，就埋头吃了，小姐忍不住问你好吃否，你却严厉说道，饭桌上不可多言，有悖家法。

小姐在后花园辟了个莲池，是因为她曾听人说，你喜爱莲花，最擅画荷，所以她不辞辛劳，硬是托人从娘家的莲池中移花过来，莲花是非常难种的，连土都要从原处移来，结果戚家莲池毁了一大半，骆家后花园里则莲花簇簇，小姐不知邀了你多少次到后花园来看，结果来了吗？没有！你还是待在你的“觉梦书院”。

小姐一向最讨厌拿针刺绣，若她喜欢的话，宫家绣坊早就让她继承了，但她却动手为你缝鞋子、缝披风，甚至为了赶在中秋节前给你，不惜熬了好几个夜晚没睡，弄得满手是伤赶了出来，谁知你收也没收，便叫人退

了回来，你可知小姐有多伤心吗？小姐为了一解对你的相思之苦！甚至绣了你的画像，早晚看着，你可知她对你的深情？从颖儿口中，听到荻莲为他做的每件事，就如他当时在绣坊中看到自己的绣画像时一样受到震动，心上隐隐发酸刺痛。

突然之间，他不再怪她为何会离他而去，是他伤得她太深，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但现在……他原以为自己根本不在乎她，对这个妻子的存在也总是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可是如今一想到她会离他远去的念头，却让他觉得非常难以忍受，连想都无法想。

在察觉到自己的真正心意时，他莫名地觉得恐慌起来。该死！他骆靖尧何时变得如此懦弱？居然跟女人一样婆婆妈妈起来，甚至被一个女人影响如此深。

该死！他迅速抹了一把脸，别再胡思乱想了！她是他的妻子，他是她的主宰。

稍后，他们继续骑马往前奔驰，除了偶尔停下辨识路径，途中他们并未交谈。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尽量避开大城镇，好不容易他们见到了一个村庄，此时天色已晚，所以他们便决定在那住下。

可是当他们到了庄里，才发现庄内只住了一户人家。

屋子里住了一位大腹便便的女人，她身后有两个小孩子及一个又瞎又聋的老男人，那妇人见到他俩很是惊讶，尤其她从未见过如此俊美的男女，霎时她还以为他俩是天仙下凡咧！

只差没跪下磕头膜拜。

那位妇人自称王氏，她夫婿上山去打猎，明天才会回来。

王氏很殷勤的招待他俩，还为他们收拾了一间乾净房间，让他们住下，并准备了热水供他们净身。

靖尧用没受伤的手将热水抬进来，将木桶注满。“你先用吧！”说完后，他便走出房间。

她吃惊地愣在原地，他怎么会如此体贴，会让她先洗？她轻抚胸口，心跳得好快，她觉得好感动，这是他头一次对她如此温柔。

她飞快将身子洗净，从头到脚彻底洗了乾净后才起身，衣服着好后，打开房门，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正在帮那两个小孩子修理玩具，虽然脸上并没有带着笑容，但那两个小孩似乎一点都不怕他的冷脸，反而一脸崇拜望着他。

看到这一幕，她的胸口闷闷的好似被什么堵住。

好奇怪，她以前总认为他是高高在上，冷傲孤绝，不易亲近，但现在，她怎样都没想到他居然会有如此亲和的一面，而且可以跟小孩子如此泰然的相处。

突然间，她发现自己根本从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她只一味儿把他当神只般的崇拜，而当他对她一屑不顾时，她才会愤而离去！

靖尧将做好的童玩递给那两个叫阿大、阿二的小儿，见他们开心地蹦蹦跳跳跑进屋中献给母亲看，他不禁微微笑，转头一看，发现荻莲正站在门口注视他，他立刻收起笑容并站起身子。

荻莲看到他又恢复那个冷冰冰的模样，暗暗苦笑，他和她之间的距离还是很遥远的。

“我洗好了，我这就去帮你换新水，”他定定看着她。“不用了！水还是

热的，”他越过她走进房间站在浴桶旁。

“可是……我用过了，已经……脏了。”她有些结巴的说道。怎么可能？他居然会用她洗过的水？他没有说话，只是开始脱衣服，脱到一半，转过头，发现她两眼睁大，张口结舌，满脸酡红瞪着他。

他被她的表情逗得想笑，不过他仍维持面无表情。“怎么了？你还害羞呀？前晚你不早已看过、摸过了？”这时他将手放到腰带，缓缓解开，她惊呼一声，飞快转过身背对着他。“那又不一样，那天……你发着高烧，我、我是不得已才把你的衣服给脱了。”一阵喘息声后，接下来便是浸入水中的声音，她吞口口水。“我、我先出去了，你自个儿慢慢洗。”“你不过来帮我吗？”在她拉开门要落荒而逃的时候，他出声了。

帮？从他口中居然可以听到这个字眼，还真是奇迹，她深吸口气后，慢慢转过身，试图抑住脸上的红晕，可是徒劳无功。“你要我帮你什么？”看到她脸红局促不安的模样让他觉得有趣极了，还以为她真大胆得天不怕地不怕，看样子他对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想到这，一股男子的优越感缓缓升起。

他微扬起嘴角。“我的肩膀受了伤，还不能抬起，所以还得麻烦你帮我洗一下背。”对喔！她都忘了他受伤这件事。“我知道了。”想到要碰他，她全身泛起一股热流。

她慢慢走近浴盆，眼睛不敢瞄向他隐没在水面下的身体，虽说两人是夫妻，可是她从没见过他全裸的模样，即使在行房时，亦穿着衣服……走到他身后，吞口口水后才开口。“待会儿，我再帮你换药。”“嗯！”他将毛巾丢给她，她接了起来，缓缓地放到他的背上，然后轻轻的刷，小心不碰到他的患处。

前夜，她是在他昏迷的情况下，所以能够任意擦刷，但现在他却是清醒着，而使她感到莫名的羞窘，动作一点也不俐落，而也不知怎地，她全身好像要燃烧起来，整个房间也出奇得闷，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刷同个地方？”冷不防，他出声说道。

她吓了一跳，咬一咬牙，连忙刷向其他的地方，不过有些气他这样吓她，所以刻意加了力道，直到见到红痕出现，才又减轻了，为了打破此刻怪异的静谧，她开始找话闲聊。“你很喜欢小孩子吗？”“为什么这样问？”“刚看到你在帮那两个小男孩修理竹蜻蜓……”他没有马上回答，正当她以为他不会说时，他开口了。“那竹蜻蜓散了开来，我只是将它们重新再绑好。”他淡淡地说道。

“是吗？我还以为你小时候常玩呢，所以才会一下子就做好。”他的背部已经刷了一遍，可是在一边说话时，她已经忘了原先的窘迫，相反地，她开始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她是可以如此亲密靠近他，她拿着毛巾，从他的颈子后头绕到他的胸膛，轻柔洗拭着，他没有出声喝骂或反对，于是她就大着胆子继续洗下去。

他眼睛闭上，有些陶醉地享受她那轻柔却不失力道的洗刷，在热水松弛下，使他渐渐放下一切的防卫。“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机会玩这些小玩意。”她不信看了他一眼。“怎么可能？你们男孩子常玩的东西可多着呢！什么斗蟋蟀、踢键子、玩圈圈、放风筝，这些你都没玩过？”“没有！”“为什么？”他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因为我从小就与众不同。”她眨眨眼睛，想起他从小被称为“神童”一事。“我知道。”何止小时候，现在还是与众不同。

“打从我二岁会识字开始，我爹就开始让我念书习字，当别的孩子在外头玩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得在书房里背四书五经给我爹听，当别的孩子开始进学堂念书时，我已经开始准备参加乡试了。”他淡然地说道。

她听了，心无来由痛了一下，她小的时候，多快乐呀！姊姊拉着她和弟弟，快快乐乐的在戚府上上下下跑着玩，除了固定的练武、念书的时间外，她几乎是无忧无虑在玩着，更别提当人坐在课堂上，只要一听到外头有其他小孩玩的声音，心更是随之飞去，会开始想法子让讲课快点结束，于是各种整老师的花招都出笼了。

“没想到公公居然如此严格。”在她嫁进骆家以前，骆铭大学士即已过世数年了。“你会觉得遗憾吗？”他露出冷笑。“有什么好遗憾的，该可怜的是那些成天只知道把时间浪费在玩那些无聊游戏的家伙，他们不晓得自己错过了多少？”他的声音是如此尖锐不悦，令她皱起了眉头。

说这什么话呀？但这样看不起人，将一般平凡人视为无知的俗物，不正是骆靖尧最拿手的，气的有那么一刻，真想将手中的毛巾砸到他脸上去，若非……见到他的眼光飘向远方，眉宇间有股抹不去的阴郁时，使她不禁愣住了。

她沾了沾水，再度开始动作。“你当时有比较要好的玩伴吗？”他没有回答。

突然间她明白了。“其实你很想跟他们一起玩，可是却没人肯跟你玩是吗？”她轻声说道。

他愤怒地转向她。“才不是呢！是我不屑跟他们玩。”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瞅着他。

他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渐渐平息下来，他没想到她的几句话，竟会造成他的情绪这么大起伏，他本来不想再说出更多的事情，可是他的嘴巴却不听使唤。“当时，所有的小孩都把我当成怪物，也很畏惧我爹的权威，没人敢靠近我，就只有少华，他敢过来和我说话，爹觉得他也是可造之才，所以便让他做我的书伴，让我同他一道念书、上课。”一个自小就被全部的人视为“神童”的人，普通人是不可能愿意主动亲近，更何况是小孩子，她几乎可以想见得到，所有小孩同在一起玩得很快乐的时候，而他却只能从书房窗口远远看着，也难怪他同杨少华的情谊如此不同，她曾经为此感到很伤心，为什么他的朋友可以如此与他谈天说地，而她却不行，但现在看来，恐怕也就只有杨少华一人可以做得到，其他人……也不行，在他那尖锐毫不留情的言语下，其实是想掩饰他被同伴排挤的受伤感觉，若不是拚命告诉自己才是最强、最棒的，他又怎能坚强的面对这一切？她为他有这样的童年感到难过，她的眼眶不禁湿了。

陡地，他伸手拿过她手中的湿毛巾。“剩下的我自己来吧！”她退了开来。“水冷了，我再去帮你加些热水。”声音有些沙哑。

“不用了，我马上就起来。”她点点头，然后走出房间外，看着她的背影，他不禁暗暗咒了自己，他竟不知不觉中说了那么多从前的事，这下不晓得她会怎样看他？不过，刚刚在她离去前，她眼睛看起来湿湿的。她哭了吗？为什么？去！若她是在同情他，他会告诉她省省吧。他从来就没有觉得寂寞、难过、孤单过。从来没有，他有先圣先贤的书陪着他度过童年时光，所以他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的。

但不知怎地，他这番独白，居然不若往日那样的有力和大声。

该死！他不觉喃喃咒了出来。

## 第七章

那夜，因为气温陡降，但只有一床棉被，所以不得不挤在同一张床上，但那条薄被只能勉强挡得住些许的寒气，偏偏屋内又没有燃着火炉，向来畏寒的菡莲，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寒颤。

她实在很想靠向有温暖体温的靖尧，但是刚刚在上床前，他已经开口说了，他不会占她便宜的，要她大可放心。

说什么放心啦！她可是很希望他占她的便宜，即使他不占，可是她却很想占他的便宜呀！就像此刻，她多想偎进他温暖的怀抱中，以抵抗那逼人的寒意，但刚被他那样一说，现在是打死她都不会开口的。

她到底要抖到几时呀？靖尧放弃入睡的努力，睁开眼睛，叹了口气，伸臂一揽，将她带进怀中，这才发现她全身冷得像冰人。

“你怎么会那么怕冷？”他问道。

他温热的胸膛就像源源不绝的火炉，顿时让她全身都暖了起来，她没有指责他占她便宜，相反地，她万分的感激，确定牙齿不会上下打颤后才说话。“没办法，小时候一到了冬天，我们全家就会到江南去避寒，即使，后来跟着你住在汴京，冬天时，我都会穿上十件以上的衣服，躲在烧炕上，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去了。”哦！这点他倒不晓得，不过当时他人不在汴京，所以无从知晓，直到过年时，他才返家。

这是她头一次偎在他怀中。天，这感觉好棒！不过，她随即不自在起来，仰起头。“我这样枕在你的肩膀，你会不会不舒服？”“会！”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她沮丧地扁扁嘴。“好嘛！那我移下来一点。”她整个人移下到他的胳肢窝的地方，虽然这样半边脸都会埋进棉被中，不过她觉得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暖和，闷死总比冷死好，她是这样想的，谁知当她的头才一躺下，他却笑了起来。

“怎么啦？”她连忙抬起头。

“好痒！”他抓了抓胳肢窝一下，抬起头，发现她的表情怪怪的。“怎么了？”轮到他发问。

原来他也会怕痒呀！又让她发现了他这个原先近神般完美的丈夫更像人一点，一股恶作剧的心情升起，她半坐起身。

看到她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时，他的心漏跳了一拍，有种不好的预感。“你、你在想什么？”“没事！我只是想确认。”语毕，她手快如闪电伸至他腋下，开始搔痒。

这个攻击让他完全猝不及防，他忍不住笑了出来。“哈、哈！你、你在干什么？哈哈！快点住手，好、好痒啊！”他一边伸手抵挡，无奈他另一边肩膀动弹不得，所以多花了一点气力，才抓住她那两只顽皮的小手。

“别闹了！”虽然语气有些严峻，可是脸上、眼底却带着难以压抑的笑意。

他笑起来好美、好英俊、也好具亲和力。“你应该要多这样笑的！”她

忍不住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闻言愣了一下，然后笑意渐渐退去，又摆出她最熟悉的冷漠、淡然并坐直了身子。又来了，她很无奈地想道。现在她终于发现，只要稍一碰及他内心真正的感觉，他就会摆出这张冷脸，让人退避三舍，以前或许吓得了她，但现在……不了！在发现他那冷漠的表面下，仍有着温暖人性存在，给了她相当的信心。

“以前每当看到你这个表情，我总觉得很可怕，就好像小时候，书没背熟，被教书先生叫去听训责骂时一般，然后，接下来也真的是在听你叫我要多学学‘女诫’、‘女论语’上的规矩，让我觉得难受极了。”他深深地看着她。“所以你才会将那些书给烧掉？”她笑笑。“没错！”随即她脸色一整。“我只是将累积了一年的怒气和对你的不满，藉着烧书来发泄，说实在，就像颖儿所说的，也不晓得前辈子欠了你多少债，这辈子会被你这样吃得死死，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她幽幽地说道。

“现在，你觉得已经还完了上辈子欠我的，所以才决定离开，断绝咱们的夫妻关系？”他定定地望着她。

她露出一朵悲伤的微笑，然后点点头，伸手轻轻抚摸他俊逸的脸庞。“因为我已经撑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快疯掉了，再这样下去，我怕我会忍不住将你……给杀了。”她表情充满哀伤的说道。

她的话让他全身不由得打个冷颤，她是说真的？“我愈来愈无法忍受你老是用那种冷冰冰、看不起我的口气跟我说话，让我觉得自己好差劲，好像不应该出现在你的面前、不应该和你成婚……”她抬起头，脸上露出令人心疼的微笑。“在我听到你对少华说的话之后，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因喜欢上你，所以自私利用了皇上姊夫对我的疼爱，逼你不得不跟我成亲，娶我为妻，我天真的以为，成亲后，你一定也会喜欢我的，所以，我拚命想办法讨好你，谁知到头来，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你，因此，我才决定写下那封‘休书’。”说到这，她深吸一口气。“其实我也知道这封‘休书’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想任何一个男人在受到这样的羞辱，并闹的人尽皆知的话，在你休了我这个威镇将军之女、前太子妃之妹时，也比较会没有争议。”她露出颤巍巍的笑容。

他闻言之后胸口又是一窒，连这点她都想到了，从头至尾，她都是为了他……在他的记忆中，除了少华曾经这样对他之外，他不记得有谁还会如此的体贴他，连他的爹娘都没有。

爹亲对他永远都是要求、再要求，不断地鞭策他往上爬，在他未达到顶点之前，绝不松弛。

而软弱胆小的娘亲，视丈夫为天，一切以其语为主，对身为儿子的他，也是敬多于爱，对丈夫严苛的教子方式，她完全无异议，不曾让他有个可以喘口气停下来休息的地方。

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要学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感觉，反正又没人会在意，而应对他爹亲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更加加倍的要求、鞭策自己，让他爹无置喙的余地。

直到入朝当了翰林大学士，他更发现隐藏真实情绪的重要性，绝不能让人摸透脑子里在想的东西，一旦稍加不注意，便会被人抓到弱点，接下来，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可是……戚荻莲，无论她的所为、所言，在在掀起他前所未有的感觉，

而那种失控般的情绪，几让他快把持不住。

一些以为从来没有存在在他体内的东西，似乎在这一刻突然冒出来，想要一举爆出。

他耗尽心力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有些话他必须对她说明白，他想告诉她，其实他从前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讨厌她，而现在更是……可是还来不及开口，一声凄厉的呼喊突然从外头响起。

他们俩不约而同跳了起来，各自拿起放在身旁的剑，进入备战状态，没一会儿，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叔叔，婶婶，快来帮忙呀！我娘要生小娃娃啦！”阿大大声地喊道。

小娃娃？两人面露惊恐地互望一眼，不会吧？很多事情总是让人措手不及的，尤其是生小孩这种大事！

“没有接生婆！那阿大、阿二是怎么出来的？”荻莲惊恐地问道。她向来只“听”人谈生小孩的事，可从没见过或做过，所以现在整个人完全都呆愣住，更别提骆靖尧，他对此更是完全一无所知。

王氏全身上下不停冒着汗。“他、他们……是让他爹给……给接生的。”她边说边喘地道。“这孩子……比原先想的……来得早了，他爹……这回上山去，本、本打算多打些野味……来让我补一补，好……好有元气将孩子生下来！”好个体贴丈夫，明知老婆要生了，还到处乱跑，真不应该！

这个村庄位置偏僻，周围百里内就只有这一户人家，到哪去找个接生婆？家里只剩两个幼儿及个又瞎又聋的老头，因此王氏不得不请这位“天仙”帮忙。

“怎么办？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着手？”看到王氏不停的呻吟，荻莲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我会帮人处理伤口，可是、可是不会帮人接生小孩呀！”靖尧的情况也没比她好到哪去，他虽读遍所有的医书，对此情况，是真的束手无策，他看了一眼王氏的大肚子，连忙又别过头，他对肚内小孩会从哪儿出来根本不清楚，小孩子不是时候到了就会躺在母亲的怀中吗？“你、你是女人，应该知道怎么生小孩的，这里就交给你了。”他急急往门外走去。

“我怎么会知道呀！我又没生过小孩，何况生小孩又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没有男人，女人怎么会有小孩。”荻莲一把拉住他，有些气他将球这样丢给她，可是当她见到他脸色发青，看起来好像随时会昏倒的模样，才明白他真的吓坏了！

这怎么可能？向来天不怕、地不怕，傲视群伦的骆靖尧，居然也会怕看“生小孩”？若非此刻情况特殊，她真的会大大的取笑他。

生过两个小孩的王氏，知道再过不久，小孩就要呱呱坠地，她不得不出声阻止这两个人的争论，“不、不打紧，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我需要……有人帮我接住孩子，别让他掉……掉到地上，另外得麻烦你们……再帮我烧一大壶热水。”一听到这话的两人，很没用的松了口气，靖尧带着敬佩的眼光看了王氏一眼。“那我去烧热水了。”他很自动的承接下这个工作，迅速地闪出房外。

这男人！荻莲咬咬牙。

“夫人，就……偏劳你了。”王氏喘息地说道。

听了这话，说也奇怪，原本慌乱不安的心情突然冷静下来。“大婶！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不过得要靠你教我。”每个人都是被母亲生出来的，娘在生她时也曾经受过这样的折磨吧！有朝一日，或许她也得历经这一

场，所以又有什么好慌的？“很……简单的。”在王氏的指示下，她迅速做好了准备，把双手洗净，一边注意她的情况，而靖尧则一边听那凄厉的喊声，一边加速砍着柴火。

随着阵痛愈来愈密集，王氏的呼痛声也愈来愈凄厉，荻莲则不断出声安慰。“大婶，忍着点，就快出来了！”她几乎已经可以看到小孩子的头了。

可是就在这时，痛得快昏过去的王氏突然放开抓在床头板的手改抓住荻莲的两只手，她的力道之大，竟然让荻莲挣脱不了，荻莲又痛又急，因为小孩子就快出来了。

“靖尧，你快进来呀！”她扬声喊道。

没一会儿，靖尧即冲了进来。“发生什么事？”当他看到王氏的模样，差点没昏过去。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你快点过来帮我，我动不了，小孩子就快出来了！”荻莲正使劲扳开王氏的手，可是正痛得寻找支柱的王氏，力量大得惊人。

“我？”接住小孩？他真的快吐出来！可是此刻情况紧急，根本犹豫不得，他一个箭步跨过去，飞快握住王氏的手，施压让他放开了荻莲，而荻莲立刻迅速移至王氏的下方，等候孩子的降临。

这是靖尧头一次目睹女人生子的过程，他作梦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个样子，王氏简直快将他的手捏断，脸上痛苦扭曲的神情和哀号，令人不忍卒闻，他不禁闭上眼睛。

不过荻莲冷静的声音奇异地安抚了他的心。

“没事的，你一定会很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别慌喔！”他睁开眼睛，看到荻莲虽然一脸都是汗，但她的神情却是平静的，和先前的慌乱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再加把劲，孩子的头出来了，我、我接着了。”荻莲叫了起来，靖尧心拧了起来，而王氏也大喝一声，用力的往下推，孩子终于生了下来！

“喔，天呀！”荻莲脸上又是汗又是泪水。“是个小女娃，好可爱呀！”可是新生儿则满脸皱着。“咦？她好像要吐出什么？”“让、让我抱抱！”王氏喘着息说道。她小心接过小孩，轻柔抚拍着，低头帮婴儿嘴巴内的秽物吸出吐掉，再轻柔抚拍几下，孩子哇地一声便大哭出来。

一听到这有若天籁般的哭声，王氏的表情放松了，不避嫌地将衣襟打开，开始喂奶。

靖尧则愣愣看着这一幕，眼睛不自觉湿润了，眼前这个女人方才痛得死去活来，哀嚎不已的人，竟然可以在这时变得如此平静，而且全身散发着温柔的母性光辉。“我去把热水抬进来，”低声说完后，便匆匆走出房间。

待所有的事情收拾完毕，鸡啼已响，天空渐渐泛白，折腾了一夜后，所有人都累瘫了。

荻莲帮王氏将婴孩打理好后，到后头厨房舀了仍是温热的水将头脸洗了洗后，回到房间时，却发现靖尧不见了，便到外头去寻找，在庄外的大树下找着了坐在其下沉思的他。

“怎么啦？为什么不进房休息？”她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他静静望着远方，思绪飘得好远，过了好半晌才开口。

“女人生小孩总是如此困难、痛苦吗？”他脸色惨白地问道。

她肯定点点头。“是的！”“天呀？”他呻吟一声，重重闭上眼睛，整张

脸埋进膝盖中。

她惊异地望着他，他是真的被吓坏了，她把手轻轻的放在他的背上。“你还好吗？”“……”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看到一个大男人居然会被生孩子这件事吓到，她觉得相当有趣，但“刚看到大婶这么努力才把小娃儿生出来，我才知道母亲有多么伟大。”她露出深思的表情说道。

他闻言一僵，然后缓缓抬起头。“我从没想过我娘也是经过这番苦痛才将我生下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他闭上眼睛。“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有多愚蠢。”她不解望着他。“怎么说？”她小心开口问道。

他没有回答，眼光飘向遥远的天边。

方才那一幕是多么深刻的震撼了他整个人。

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看不起他娘，总觉得她的学识和才智不如父亲，但他从没想过，无论娘亲再怎么不如父亲，他仍是她怀胎十月，忍受极大的痛苦和生命危险生下他，而他居然从来没为此感激过她，他真枉为人子。

更别提她总是在背后默默为他们父子打点好一切，为他们张罗吃的、穿的，甚至在他生病时，守在床榻边细心照料他，而他总是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我以前从不认为女人生小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轻声说道。

她倒吸口气，他……还真是瞧不起女人。

“如今我才明白，自己错了。”他深吸口气。“错得很凶、很凶……”她嘴巴张了张，在看到眼角隐隐闪着泪光，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望向天边。“现在改，还来得及……”小手犹豫地伸向他的手掌。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推开她的触碰，静了一下后，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此时天已大白，两人一起注视远方渐升的朝阳。

阿大的爹在上午便从山上回家，他满怀欣喜的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直看，并向靖尧和菡莲热烈的道谢。

菡莲和靖尧向他们话别后，便又立刻兼程朝冀州城出发，不过两人一夜无好眠，精神都极差，尤其是菡莲，前两天为了照顾受伤发烧的靖尧，已一夜无睡，第二夜则忙着迷昏全信王府的人好救人，第三夜……则帮人接生孩子，她实在撑不住了，眼皮完全不受控制的往下掉。

在发现她的车速愈来愈慢，而且有好几次演出整个人从侧边滑下的惊险镜头，靖尧轻叹一声，将马骑到她的身边，猿臂一伸将她揽进自己的怀中，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了他一下，轻轻叹了一声息，然后又闭上眼睛，动了一下身子，在他的怀中找到最舒适的位置，将她的头埋进他的胸膛，而他则调整一下姿势，小心让她的头枕在他没受伤的肩膀上。

几缕发丝因风吹拂至他脸上，带来几许清香和麻痒，他低下头，看着那张憨睡的脸，以及眼下的黑圈，这才发现她有多么的娇小、细致，令他心底涌起一股连自己都会吃惊的温柔，但谁能想到，在这娇柔的外表下，居然会有如此不驯以及与众不同的内在，令人震惊、不敢相信，但随着相处时间拉长，经过最初的震惊后，他发现自己却被此给深深吸引住，令他难以抗拒。

突然间，他觉得下腹起了骚动，他很震惊自己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对她产生这样的反应，他连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并小心将她移远一些，不让她的臀部摩擦到他的，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呼！看样子，怀中的人儿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令他没感觉，相反地，

而是非常、非常有感觉。

他突然对自己如此失控感到恐惧起来，他一向对自己的自制感到自豪，怎么此刻，不！

是一碰到她，所有的自制就开始像城墙般倒了下去。

不行！身为一个男人有太多的事情要想，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女子弄得如此心神不宁。

他一边加速奔驰，一边不断告诫自己，但尽管如此他仍不时低下头看她的状况，用轻柔却有力的手臂，紧紧搂住她，不让她摔下。

轰隆的雷声将荻莲惊醒，她眨了眨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靖尧那冒出青髻的下巴，然后她头枕的是……他的胸膛？她一惊，不禁坐直了身子，她突然的动作，令跨下的马不安的跳动了一下，若非靖尧控制得宜，他俩早摔到马下。

“你在干什么呀？”靖尧忍不住怒道。

“没事！”她连忙缩回他的胸膛。“我怎么会在这里？”她满脸通红的说道。

“你睡着了，在你差点跌下马摔死之前，我把你抱过来。”“我……睡着？这怎么可能？”她不敢相信地叫了起来。

“你睡了！”“没有！”“那你怎么会在我怀里？”“……”看到她一脸震惊的样子，他不禁在心中暗笑，没想到她还有这一面——小迷糊一个，但看到她否定又强板着脸维持自尊的局促模样，真是觉得她可爱极了。

在发现自己是真的在马上打瞌睡，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我……回自己的马上去了。”她小声地说道。

“不用了，快下雨了，坐好！我要快马加鞭了，得赶快找到地方躲雨。”

“嗯！”她闻言紧紧环住他的腰，虽然这样的姿势有些不舒服，但她甘之如饴，因为他的怀抱是如此的温暖，令人难舍，她暂时不去想未来会如何，她只想抓住此时此刻的感觉。

还来不及找到避身处，大雨便已倾盆而下，再加上气温急速下降，没一会儿的工夫，他们已成了落汤鸡，又湿又冷，好不容易见到一处荒废的民宅，便立刻策马冲了进去。

两人都冻得无法说话，一进屋后，靖尧立刻将马引至乾燥处，用一些乾草为它们拭净身子。

荻莲则在找到几个乾燥的木头放好后，但手因冻得发僵，无法燃起火苗，靖尧进来后见状，看到她全身抖个不停，牙齿不停上下打颤。

“还不快将湿衣服脱下来！”他厉声说道。“你想冻死吗？”废话，她当然不想，可是她现在手脚真的不灵光嘛！她抖着手想把衣带解开，可是却笨拙得可以，他暗咒一声，顾不得自己也冷得发僵，伸手将她的衣服解开，她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傻了，一动也不动呆呆望着他。

“剩下的你可以自己来吧？”她的声音让她倏地回过神，她低下头，他已经将绳结解开，衣服松开，里面的亵衣隐隐可见，她退了一步，面红耳赤转过身。“我知道了。”他看了她一眼，然后不发一语低下身子开始生火。

她走进小屋中的内室将湿服褪下，从包袱中拿出乾衣换上，当她走出内室时，火已经熊熊燃起，而他……也正打算脱衣服，她脸一红，正想退回

内室时，突然想起他一边的肩膀受伤，要将这些湿黏在身上的衣服褪掉一定很不容易。

轮到她帮他脱衣了，这个念头让她心头有若小鹿般乱撞。

她走到他面前，不敢看他的脸。“我来帮你吧！”他没有说话深深望着她酡红的脸，静了一下，才将手垂下来。

她先将系在他脖子上的披风带子解开，然后是绳结、腰带，在这段时间，他们两人谁也没开口说话，但是微抖的手和急促起伏的胸膛，却透露了两人内心纷乱的情潮。

她轻轻将他的上衣脱下，这时她鼓起勇气抬起头，而她所见的令她快喘不过气。

她从没见过他用如此炽热的眼神凝望过她，令她全身发软，手一松，他的衣服便啪地落在地，可是谁也没注意到。

在下一秒他们已经在彼此的怀中，他的双臂有如钢铁般紧紧环住她，从身上所散发的热度，足以将彼此烧熔，她全身几乎虚软无力。

他的吻有若雨点般的洒落在她脸上，从她的脸颊滑到颈子，她的皮肤光滑细致，令人爱不释手，渐渐地他无法满足，他想要品尝更多的她。

腰带一解，她刚换上的衣服落地，由于褻衣已湿，早已换下未穿，如今她是未着寸缕面对他。

他则睁大眼睛，他从未见过赤裸的女体，她的胴体有若最上品的白玉一般，细致滑润，胸部那迷人的隆起，使他想起早先在王家看到王大婶哺育婴儿的镜头，那儿是一处最神圣、迷人的圣地。

他带着崇敬的心情，俯身轻柔吸吮着，她不禁逸出一声喜悦的低吟，无法自己地拱身迎向他，几乎完全无法思考。

这并非他俩的第一次，但此刻席卷他俩几乎使他们亢奋的情潮却是陌生的。

有些费力的，他从她身上抬起头，看见自己发抖的手，不禁惊骇地哑声问道：“天！怎么……会这样？”她无法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昏眩地摇摇头。“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她轻喘地说道。

望着那张嫣红娇媚的脸庞，他不再开口了，全身紧绷的渴望和热潮呐喊着要挣出，他轻轻拉下她，让她平躺在他从马背卸下的毯子，虽然仍有些湿，但是此时谁也不在意。

答案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寻找的。

## 第八章

屋外的雨渐渐小了，但滴答滴答声仍从屋顶上传来。

火光前，两个人影交相缱绻着，菡莲舒服的枕在靖尧的胸膛，小手则轻柔的触摸他平坦的胸肌肌理。

两人都为方才的火热爆炸和甜美所震撼，这是两人成亲以来，头一次有这种感受。

靖尧望着屋顶，手则像抚摸小猫咪一般的触摸着她柔软的黑发，他无法阻止自己去回味方才那一刻，这是他自成年以来，第一次完全不由自主的付出了所有的自己，虽然好像被烈焰吞没，被烧得飞灰湮灭，但他却有重生的感觉。

荻莲现在终于明白，她娘当初在教她为人妻之道时，为何会说闺房乐趣妙无穷，而在她和靖尧短暂几次的敦伦经验中，一直都淡如水。在还来不及有什么感觉前就结束了，直到今日。

“冷不冷？”靖尧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听起来好舒服。

她朝他怀里钻了钻，撒娇似的说道：“在这里不会。”他忍不住轻笑，然后坐起身子，将他的包袱拿了过来，那个包袱是在他们离开邢州城前，抽空到他们原先所在的客栈拿回他们寄放的行李。

当他从行李中拿出那件厚披风时，盖在两人身上时，她眼睛睁大了。“这不是……”她手轻轻摩擦披风背后绣的那只大鹰，脑中不禁浮现出当时在做这件披风的情景。“这只鹰……可是我从小到大绣得最好的绣件。”她猛地抬起头来。“它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不要吗？”他望了她一眼。“既然这是给我的披风，难道我出门不该带着吗？”她眼睛绽放出愉悦的光芒，他……收下了！他终于收下了，她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看到她高兴的表情，他心一紧，没想到他收下这份礼物，她竟会如此快乐，若是他早些收下，事情是不是会……他清了清喉咙。“当初，我是因为觉得这只老鹰实在太显眼，穿在身上……怪怪的。”他试着解释当时没有收下的原因。

“我知道你喜欢素一点的东西，但……”她望着他。“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鹰王，是那樣的无比尊荣、高高在上。”听到她用如此崇敬的语气形容他，他喉头像被堵住似的，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缓缓躺回她的身边，她立刻像小猫般偎了过来，两人盖在这厚实的披风下，将所有的寒意都挡在外头，只有无尽的温暖和柔情。

她仰起头，无法克制的用充满深情的眼光望着他，并伸手轻柔抚触他脸上每一个刚毅俊美的线条。

一接触到她的眼神，他立刻毫无抵抗力，他眼神变深，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并与之十指交缠，另一只手则轻抚着她的发丝，这是他此生从未做过的事，他惊异自己的改变，但此刻美好的让他不欲深思，现在的他完全不在乎任何事情，他眼里、心里就只有她，再一次，他带领着她共赴巫山，品味两人方才共同领略到的新奇和狂喜，而这一次又比上一次更入佳境、更让人惊奇。

两人缓缓从太虚返回人间，他爱怜的在她额头亲了亲。

连续经历了激烈却狂喜的爱恋，两人都累了，荻莲打了个呵欠，眼皮渐渐垂下，在她被睡神掳去之前，她开口说了此刻心中的感觉。“早知道真正的你是这样的人，真应该早些把你给‘休’了……”说完后她便沈沈的睡去。

但是靖尧在听到她这番呢侻之后，整个人全僵住，睡意全失，他缓缓转过头，望着那张甜美的睡脸。

她是什么意思？真正的他？他慢慢坐直身子，小心不惊动到她，然后站起来，将乾的衣服穿上，多添了几块木材让火烧得更旺了一些，看能不能驱走突然袭上他的寒冷。

真正的他？不！他都已经快不认识现在这个自己了，那个冷静、从容不迫、自信，可以轻易掌控所有事情，深信唯有律法才能匡正这个天下的骆靖尧到哪去了？自信王爷府遇到她以来，他整个世界都倒了过来，以前所坚持的、深信不疑的事情，似乎在刹那间全被推翻了。

他一向认为女人是无用的废物，可是戚荻莲却救了他及少华，并帮他拿到信王谋反的证据……他曾认为“鱼水之欢”只不过尔尔，根本不足以留恋，但今晚，他不仅领略到那份动人心魄的狂喜，更发觉到自己非常喜欢……一种莫名的恐慌攫住他，从小到大他从没如此失控过，而更可怕的是，造成这个变化的不是任何人，而是前不久仍躺在他怀中的女人所造成的，影响力更胜于过去父亲对他的。

想到父亲，他整个人如遭电击般。

儿子呀！你要记住，女人无知，而丈夫对妻子只能有恩不可有爱，有妻子的时候，要好好教养她懂律法、守妇道，绝对不能宠，更不能让心思被女人把持住，女人是祸水，绝不可被她们给迷惑，一旦着了迷，可是会祸害千年。

他以前尚不能理解那番话，但是他同意女人要多学些“妇道”，所以他才会如此极力要求荻莲去读历代贤明女子所著的律典，但谁知她竟是如此不驯，将那些书都给烧了……她的不羁和大胆迷惑了他，更糟的是，她就像对他施了法术一般，令他对她愈来愈着迷，在她的面前，他那如钢般的意志薄如一张纸。

今晚，不该发生这一切的，因为那就像漩涡一样，让人难以自拔，他充满悔疚的闭上眼睛。

不！

该死的，他不可以让自己变得如此堕落、软弱，更不要再有这种失控的感觉，他宁愿回到从前的那个自己。

他阴郁地望向仍在熟睡的她，他绝对不会再让她牵着他走，绝不让她动摇了他的心魂，绝不让她改变了自己。

感觉好像失去了某种温暖的热源，在一种莫名的寒意侵扰下，荻莲突然睁开眼睛，她旁边的位置是空的，微皱起眉头，四处搜寻，这才发现他站立在破窗前，静静往外看，此时尚未天亮，天色仍昏暗不明。

一看到他，她的眼神不禁放柔了。

顾不得身上只穿着贴身衣物，她将盖在身上的厚披风围在身上，赤着脚轻轻走到他身后，将脸颊轻轻靠在他身上，他颊下的肌肉顿时紧绷。

“天还没亮，为什么不多睡会儿？”她柔声问道。

他静静转过身，当她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她脸上的微笑顿时冻住。

他的眼睛像两池黑不见底的冰潭，冷冷地打量她好一会儿，在看到她厚披风下那双雪白脚丫时，下颚一紧。“你去把衣服穿好，它们应该都已乾了。”荻莲面色倏地变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要再度摆出这副让她过去曾厌恶至极，却再熟悉不过的态度和声音与她说话？怎么会这样？昨夜那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呢？“你、你怎么了？”她心悸地问道。

“我没有怎么了。”靖尧望向惨白着一张小脸的她，见她一脸不敢置信，双唇不停颤抖，他硬是将泛滥出满腔的柔情强压下。不行！他不可以如此懦弱，男人的情感绝对不可以被任何一个女人影响、控制。

他深吸了一口气。“昨夜是个错误，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耻，我不会再犯的。”他冷硬着脸说道。

错误、羞耻！她晕了一下，觉得脚底下好像裂了一个大洞，她不断地往下掉、往下掉。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费力咽下喉头的硬块，试着将挡在眼前的湿雾眨掉以看清他的面容。“告诉我，错在哪里？”错在你不该如此与众不同！

错在你不该如此迷人！

错在你不该让我惊慌失措、感到恐慌！

他双手紧握。该死！为什么她这副泫然饮泣的模样，让他心有如刀割一般，可是发现他对他的影响如此大，他更加觉得恐慌，他逼自己一定要硬下心肠说出这些话来。

“你已经向天下人表明不再想与我做夫妻了，不是吗？我想，一回汴京后，我便写封休书交你带回，让你自由。”他乾脆拿一把刀将她杀死算了，她踉跄退了几步，她全身充满痛楚，有如万箭穿心般。

“你是在报复我，是吗？”不是！他想告诉她，但他沈默着。

她眼神空洞的望着他好一会儿，然后她头也不回转过身，低下身子将她的衣服拾起，慢慢走进内室，当她走进去时，便再也支撑不住，忍不住痛哭出声。

在听到那哀痛的哭声，靖尧双拳握得更紧，以抗拒那阵阵挥之不去的心痛，够了，只要再忍耐数日，这种着魔似的牵挂便会消褪，他便可以再度找回掌控自己的方法，绝对可以的！

北方的晚秋寒意逼人，凄厉的寒风不时呼啸而过，听得人心惊胆跳。

戚荻莲走向冀州城的城池上，在校场上，上万名的威镇军正不畏寒风的进行操练，军容壮感，令人赞叹，但在这傲人的背后，却有着另一层肃杀之意。

所有将士无不提高警觉，因为可能再过不久，他们就要上战场了，不过这次要对付的不是侵入大宋国土的外族，而是曾经一起并肩上战场御敌的同袍战友。

自从骆靖尧和戚荻莲半个月前到达驻在冀州城的威镇军军营后，在得知信王有可能联合辽王叛乱时，全军便已进入警戒状态，更以二十里快马告急的方式，将此一讯息送回汴京，皇上在看了骆靖尧的亲笔书信，立刻下了道密令，让骆靖尧担任钦差御史，亲到邢州同信王爷晤谈，看能不能劝其改变心意，如不能，则威镇军立刻出军至邢州讨伐信王。

如今靖尧已经率同数位官员出发到邢州去见信王，详细情况还未得知。

“小姐！您怎么站在这里吹风？您刚刚才病愈呀！”颖儿着急的声音从她身后传过来。

“不打紧，这件披风暖得很。”荻莲目光空洞的望向远方。

颖儿皱紧眉头，伸手拉住荻莲的手臂，态度强硬地将她拉下城池，进到燃着温暖炉火的屋子内。

荻莲面无表情将披风解下，然后将已冻僵的手靠向火烤着。

颖儿看到她这样，不由叹口气，怎么小姐会变成这样？荻莲一到了冀州见了驻营将军，也是她从小就认识的世叔墨飞将军，同其解释事情的来龙

去脉后，靖尧留下来和将军商量如何应付信王爷的计策，而她则不支倒了下来，生了场前所未有的大病。

当颖儿带着杨少华，与同去接他们的威镇军回到冀州时，看到病恹恹的小姐时，差点没吓得魂飞魄散。

颖儿没想到，再度和小姐相聚，她却像变个人，眉宇间的阴郁和哀愁更甚从前，到底在那两人单独相处的四天三夜中，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她的小姐看起来比以前都还痛苦？荻莲静静凝视着火，虽然身体被火烤得暖烘烘，但是她的心，却有如置在万年寒冰中，怎样都融不了。

自那充满狂喜和绝望的一夜后，她便未同靖尧说过一句话，也不再看他一眼。

到达冀州城后，他立刻投入对付信王爷的行动中，而她因数个月来的奔波劳顿，再加上情感打击太大，生了场重病，从鬼门关前绕了一圈才回来。

在过去一年来，她总是不断的想办法希望靖尧能够注意到她、喜欢她、了解她，甚至不惜将那个最真实的自己给隐藏了起来，结果在这样情况下，没达到原先所期许的，甚至发现自己对他也非常陌生，根本不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那几天的巧合相遇、相处中，她看到了另一面的他，让她对他更加神魂颠倒，有那么一刻，她以为自己已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事实证明，她对他依旧不了解，她想自己永远也弄不懂他在想什么，更无法像他如此无情、果决。

她想恨他，可她就是恨不了。

叩、叩！门上传来了敲门声。

颖儿过去开门，来访者是杨少华，他先前身受重伤，可是在颖儿细心看护下，伤势已经好了一大半。

“杨公子！”颖儿看到他，脸上有着一抹红晕。

“颖儿姑娘，你好！”少华在这半个月细心休养下，伤势已经好一大半，如今可以下床走路，他深深看着颖儿。“我有事找你和你家小姐。”颖儿点点头，侧身让他进房。

少华走进房间，看到立在火炉旁的身影，不禁露出欣赏的目光，戚荻莲……靖尧的妻子，完全超过他原先所预期的想像。

至少她长得比传言中美丽太多，当她同靖尧站在一起，光芒不会让靖尧一人独占，她那充满活力、健康纯真的美和靖尧的阴柔绝然有着极大的差别，但是配在一起又极协调。

他真的很讶异，过去一年靖尧居然没有为这美丽女子所吸引、动心，若非她是靖尧之妻，若非他心中已有人，只怕也会被她迷住，尤其在知道她是他的救命恩人，以及从颖儿口中得知她诸多“伟大”的功绩，让他更加欣赏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不过近来却有些憔悴，不晓得是为何故？“嫂子！”他轻声喊道。

荻莲抬起头，神情有些恍惚，在认出他时，眼神才渐渐清明。“杨公子！身体好些了吗？”她勉强打起精神招呼道。

“多谢大嫂和颖儿姑娘这些日子的照顾，我已经觉得好多了。”他面露感激之情说道。

“若非大嫂及时出手将我救出信王府，只怕我已向阎罗王报到。”“别说了！”荻莲示意他坐下，颖儿则为他倒茶。“老实说，若非是为了靖尧，我不

会救你的，那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一刀将你杀了，免得你将靖尧招供出来。”她很干脆地说道。

少华眨了眨好几下眼睛，然后面露苦笑，看着那张美丽的脸庞。唉！靖尧到底知不知道他娶了个多好的妻子。“嫂子的大恩大德，少华一定会回报的。”她笑笑，然后摇摇头。“跟你闹着玩的，别当真。对了，你特意来找我有何事？”她问道。

他点点头。“是这样的，刚刚接到飞鸽传书，靖尧兄已经和信王爷碰面了。”她闻言顿时面露急切倾向他。“怎样？他没事吧？信王爷有做出伤害他的事吗？”尽管他那样对她，她还是无法停止关心他。

他摇摇头。“放心！信王爷还没失去理智到这种程度，他知道事迹已败露，由于他布局尚未完成，同时也清楚威镇军已严阵以待，在他尚未攻到京城伤害皇上之前，他可能就已大败，所以他甘心俯首认罪，将和靖尧一起上京面圣请罪！”她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这样一来，她也没有什么好牵挂了。“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这下大家都可以安心了。”“哪儿的话，若非嫂子出手帮忙，只怕此事还不会如此顺利善后。”少华真心的说道。

她笑笑，低头啜了口茶。

少华起身。“已经没事了，那我告退了。”“等等！我有事想请教杨公子。”荻莲突地开口说道。

少华又坐了下来。“嫂子请问。”“靖尧……究竟是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她咬着下唇问道。

少华愣了愣，他望向颖儿，颖儿耸耸肩面露无奈之色，他思忖了一下。“应该不能算，只是……”“只是什么？”她急切地问道。

“骆伯父是个极严厉的父亲，说他严苛并不为过，在他的教导下，靖尧有着超乎常人的道德标准，绝不轻易失控，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内敛，尤其是对女人……”“怎样？”见他话语骤停，她急追问道。

“骆伯父一向看不起女人，而且对女子的行为道德要求都很高，因此……”“我明白了。”她深吸口气，她转头望向火炉。“因此不管我努力做了什么，他都不会将我放在心上。”啊？少华吃惊的张开嘴。“不、不会这样的。”她惨然一笑。“何必自欺呢，他要的是个贤淑有德的女子，而我则无法再假装下去，多谢你了，杨公子！”她推椅站起身。

送客之意已非常明显，即使有许多想为靖尧说的好话，也不得不吞回肚里，怀着一股无法释然的不安，他拱手道别。

在少华离去后，荻莲兀自陷入沈思良久，颖儿咬着下唇耐心等待。每当小姐开始陷入思考中，便意味着又有事情要发生了。

“颖儿！”“是！”提高警觉望向小姐。

“行李收拾一下，我们也该走了。”荻莲静静地说道。

“啊！小姐您不等姑爷回来吗？”颖儿吃惊地问道。

她闻言一僵，但脸上的表情随即戴上那个最教颖儿心惊肉跳的表情。“等他？我为什么要等他？别忘了，我已经把他给‘休’了。我已经和他毫、无、关、系、了。”若是同靖尧回汴京，他就要写休书给她。笑话！是她先休他的，他怎么可以再休了她？她才不会让他得逞。

颖儿吞口口水。“是。”怎么会这样呢？颖儿还以为姑爷和小姐两人之间会有转机，结果？她承认先前是非常赞成小姐离开姑爷的，但在离开骆家

后，小姐虽然绝口不提姑爷只字片语，同小姐一起长大的颖儿岂会看不出小姐只是勉强让自己维持外表平静，而心更是早已不在身上。

一路行来，荻莲处处仗义行侠，弄得全身上下无一不是伤，与其说那是她热情天性所致，倒不如说她是藉着这些行动来排解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可是当发现她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让颖儿愈看愈心惊。

她深知，若再这样下去，荻莲那条命真的就会这样送掉。

正当她无计可施时，居然会再和骆靖尧重逢，尽管不满他对小姐那样无情，可是她被小姐再见到他时，脸上所绽放的光辉给震慑，因此她不惜“出卖”小姐，将小姐这一年来的生活和为他做的事，钜细靡遗全说了出来，她可以看出他深受感动和震撼以及心动，她不禁暗暗祈祷着，希望经过这次患难，他们两个关系能有所改善。

但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是落空了，颖儿叹口气，便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颖儿哪知道，荻莲已经心碎了。

上回离开骆靖尧时，她的心只是遗失，可是这回再度碰面，心是找到了，但在贪得短暂的幸福后，却又在刹那间碎成千万片。

荻莲走到窗边，此时天空又阴又暗，冷风也愈形刺骨。“我们得快些动身，再迟的话，一旦入了冬，就要下雪了，到时路可就难走了。”现在既已确定天下太平，不会有战事发生，她觉得责任已了，对皇上姊夫也交代的过去，已经没理由再继续留在冀州了。

“小姐，我们下一个目的要去哪？”狄莲抬起头。“当然还是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去找我大姊。”“是……”

“她走了？那是什么意思？”靖尧满脸震惊瞪着他的好友，好像他长了三头六臂似的。

“就是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少华静静地说道。

靖尧不发一语立刻转过身往外走去。

“你要干么？”少华喊道。

“我要去追她！”“来不及了，十天前她便离开了冀州城。”少华有些惊异看着他好友的反应。

他全身僵直，然后缓缓转过身。“你为什么没有阻止她？”少华手一摊，面露无奈的表情。“她是不告而别，我根本连阻拦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戚镇军是她的势力范围，她要走的话谁能拦得了？”该死！靖尧握紧拳头，听到她离开的消息，好像在他的心刮去一大块肉似的，他闭了闭眼睛。“知道她上哪去？”少华摇摇头。“她什么都没说，不过……”“不过什么？”他头一次觉得耐心全失，想把他的好友给杀掉。

“颖儿曾提过她们要到北方找人。”一提到颖儿，少华的脸就罩上一层寒霜，这丫头居然跟她女主人一样，一声不吭地就这样跑了，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靖尧一愣。“找谁？”这才发觉自己一直没有问荻莲，她们为何会到邢州去。

“我怎么知道她去找谁？”少华突然发起火来。“戚荻莲到底是谁的妻子呀？你这个做丈夫的都不知道，我这个外人怎么会知晓？”靖尧被他吼得哑口无言，真是的！他这个做丈夫的跟个陌生人差不多。

少华怒目瞪着他。“反正你对她向来都不在意，你原先想找到她，不也

只是想把事情弄个清楚，好亲手将休书给她吗？如今证明她跟一般女子都不一样，而她也不是你心中理想妻子的模样，既不温驯，更谈不上恭良，你现在更可以名正言顺将她休了，不是吗？”靖尧没有说话，满脸阴郁直瞪着他。

“戚荻莲可是我少数见过最识相、最聪慧的女子。”少华深深看着靖尧。

“若是你执意将世俗的规范套到你妻子的身上，我想你还是别再费心思找她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有数，若是你无法包容、接受这种勇气、智识、武功不输给男人的女子为妻，那就让她走吧！”说到这里，少华软口气。“我从来都不羡慕你所拥有的美貌和才智，直到现在……”少华摇摇头。“能如此幸运遇到这样的女子，并得到她的锺情，我真的很羡慕你。”“你……”靖尧吃惊看着他的唯一挚友。

“若我是你的话，我绝对不会愚蠢地放手让这样珍宝离开的。”说完后，少华便朝外面走去。“我去看看明天押解信王爷上京的工作准备如何。”少华竟骂他愚蠢，靖尧怒不可遏的握紧拳头。有没有搞错？他才是那个无辜的受害者，是他被那个女人给“休”了，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是他被她耍得团团转，将他感情弄得天翻地覆的罪魁祸首，他是那个被戚荻莲弄得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耶！

为什么他就得要这样被人骂、羞辱？他做了一件从没做过的事，他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掌，霎时桌子碎成数片。

为什么就没人好好指责那个胆大妄为、视礼教为无物的女子？为什么她可以一声不吭的再度离他而去？为什么？随着时间过去，他的心痛渐渐麻木了。

不要再想她了！就像自从那一夜之后，他经常做的事——把她的影像从他的脑海竭力摒除掉。

男人是绝对不可以被女人牵着走，他再次这样坚定告诉自己。

天下贤慧淑德的女子多得是，他骆靖尧要的是一个贤内助，而不是一个、一个……该死！一般女子可以做出这等大事吗？信王爷之所以会轻易认罪，不是因为事迹败露怕被人讨伐，而是因为他害怕先前荻莲在他体内下的毒会发作，是为了得到那颗解药，才乖乖俯首就擒。

是的，真正免除大宋发生内乱危机的人，不是他骆靖尧，而是戚荻莲。他重重闭上眼睛。

罢了！她走了也好，这样他就可以再回复那个原本自信、有着过人的控制力和意志力的骆靖尧，他一定可以恢复正常。

他不停地在心中如此低语，但无论怎么告诉自己，却无法抵挡那阵阵不停传来的心痛。

随着时间滴答流逝，他的心好似被刮了个大洞，冷风不断从中穿过，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裹住了他。

他仰起头，闭上眼睛，就这样让她走了吗？

## 第九章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随波千万里，何处东江无月明。

汴京最富盛名的“绮月楼”的歌伎班的姑娘们轻启樱唇，让有若黄莺般的歌声溢出，令在场的寻芳客无不陶醉其中。

在“绮月楼”左侧厢房是头牌花魁羽蓉姑娘招待贵客的专有房间，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堪称得上是才女的羽蓉姑娘，不仅貌若芙蓉，脾气也与一般酒家姑娘不同，京里面不知有多少达官富豪皆拜倒其石榴裙下，天天捧着大把的金银珠宝到她面前，只为一亲芳泽，但其皆不为所动，并只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名门公子来往，而最重要的是，她守身如玉，卖笑不卖身，因此花名远播。

不过向来心高气傲的羽蓉姑娘，却收起往日与客人应对之高傲和冰冷，满脸仰慕的望着坐在她面前的俊美男子。

“骆学士，您可喜欢这首‘春江花月夜’？”她柔声问道。

靖尧不置可否，只是端起酒杯轻啜，听着这首吴声曲。

他的冷淡，丝毫没有浇熄羽蓉满腔的爱慕之情，反而燃烧得更加炽烈。

有谁能相信？向来视女子为无用之物，烟花女子为下等之人的骆靖尧大学士，居然会降尊纡贵的到“绮月楼”来欣赏歌舞，并和第一花魁饮酒谈天，而且只有对她说话，对其他女子看也不看一眼，令她芳心怦然不已。

他是如此的俊美、才华兼备的伟岸男子，看起来似乎对她颇有好感，正是她拚死守身如玉，在娼家忍气吞声这么多年来苦等的对象，她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将他逮住，羽蓉暗自盘算着。

虽然此曲音色优美，唱伎歌声动人，但他却恍若未闻，对在旁那张美丽的面容更是视若无睹。

他到底在干什么呀？他不下第一千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逼自己来到这过去他完全不屑一顾的歌榭酒楼来打发时间，任凭自己让一些浓妆艳抹的烟花女卖笑招待？靖尧咽下喉头的苦涩，他到底想要证明什么？是下意识想要藉着其他女子来把心中那个身影抹去？可是愈是如此，那个身影不仅未曾淡去，相反地，她们的庸俗更凸显了‘她’的不平凡和特殊。

这些日子以来，只说明了一件事，他根本无法忍受其他女子近他身，而他之所以容忍羽蓉，是因为她美丽慧黠，颇具文采，谈吐得体，撇开她为烟花女子的身分，倒颇符合他过去对一般女子的印象及要求，“普通”的大家闺秀也不过如此，完全不像“她”。

一想到“她”，他的心就无来由的抽痛，仰首猛地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菡莲，已经分开数月，原以为离开了，就可以摆脱他对他的影响力，以及那分莫名有如着魔般的怪异情感。

但他错了！

被她所挑起连他自己都不晓得的情感和渴望，不是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就像生了根般，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个对情爱无欲无求的骆靖尧。

自和她分开以来，他每一刻都在思念她，每一回他都要耗尽所有的心神来对抗她那不请自来的一颦一笑，和那双盈满浓浓爱慕之情及温柔的眼睛，而每一次都失败了。

已经太迟了！尽管他用那么冷酷严厉的言辞将她赶走，但她早已像热铁般深深烙印在他的肌肤、骨子里，怎么挖都挖不掉，而存在的时间远超过他所知道得久。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他的心即被她牵动了 在他掀开她的头巾看

到那张散发纯洁无瑕的绝美脸庞的刹那。

为什么他可以如此毫不犹豫地将家里一切交给她管理？这种信任是从何而来的？只是他从不正视，相反地，他下意识地躲避，并用心在他们之间设下好大的距离，不断地挑剔、折损她……过去一年四处奔波，光是公事，便足以耗去他所有的心神和脑力，使他无暇思及其他事情，更自信一切都在掌控中，但他作梦也没想到在接到那封“休书”时，他会受到如此大的震撼。

一个温驯的小绵羊怎么会做出这等骇人之事？在震惊之余，更头一次意识到她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感，远超过自己所明白还来的深刻。

她要离开他！

这个事实所带来的恐慌和失措更远超过她“休”他所带来的羞辱和自尊打击。

他闭上眼睛。

再度偶然相会，让他真正见识了她那真正率性的一面，所受到的震撼虽不小，但更教人骇异的是，这个完全陌生的戚荻莲在极短暂的时间，便让他的心灵和肉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和脆弱。

他不自觉打开了一向紧闭的心扉，向她透露出自己最不欲为人知的那一面。

瓦解了他一向最自豪的自制。

在恐慌害怕失去自我之余，他不惜用冰冷无情的言语将她赶开，相信只要她远离他，他就可以很快地恢复以前的日子，他会再度变得坚强。

但她的远离只是让他更加想念她，这些日子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浮现她绝美的身影和温柔的笑靥，还有她那因被他的言语饱受打击和绝望的脸庞，在在都像利刀撕裂了他的心。

他诅咒她，气她影响他如此之钜，但更痛恨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懦弱？他是因为害怕脆弱而赶走了她，却不知道其实自己早是脆弱的。

他再也无法漠视了，她已经改变了他，没有她，他就像失去了灵魂，空荡荡地再也无法完整。

“告诉我，若是你为人妻的话，你会以你丈夫的话马首是瞻，一切都听他的，不会反抗？”他冷不防地问出这个问题。

羽蓉眨眨眼睛回过神来，内心闪过一阵狂喜，她垂下眼露出温驯的模样。“那是自然的，奴家……一定会遵从‘女诚’上的训示，侍夫如侍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侍君同也。”说的时候，语气还因为期待而颤抖。

这应当是个模范而且值得称许的答案，但为什么他一点都不欣赏、赞同？他要的是那朵不受凡俗规范，与众不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花！

他要将她找回来！

这个想法立刻有如一阵强风，将禁锢他心头数月的阴霾吹去，令他胸口一舒！

骆靖尧霍地站起身来，他的突然令羽蓉吓得惊呼出声。

“骆公子？”老天！她第一次见到骆靖尧这副模样，脸上的冰冷不见了，眼眸亮得惊人，脸上的光采耀眼夺目，好似下了什么重大的决心，令人屏息，然后在她还来不及反应之际，他已经丢下一锭银子，头也不回地走开，而那是羽蓉这辈子最后见到他的身影。

走出绮月楼的骆靖尧，身形俐落地骑上马，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找到她、找到她！找到那个有如莲花般卓越不群，散发着特有芳香的

女子。

不管天涯海角、不管是不是要花费他这一辈子的时间，他都要找到她！  
骆靖尧对天发誓道。

江南——宫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戚慕翔的声音有若雷般，几乎震垮了宫家的屋梁。

荻莲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站在数月不见方云游归来的爹、娘面前，她的表情是坚定冷静的。

“就如我方才所说的，是我主动要求离开的，并不是骆靖尧休了我。”荻莲语气平静地说道。由于北方的冬天实在冷得教人受不了，于是毅然决定暂停寻找大姊的计划而回到江南宫家来，谁知爹娘也已回到家“避冬”，历经短暂的相聚喜悦后，在得知她只身带着颖儿返回娘家的原因后，便立刻引发了一场大风暴。

戚慕翔简直快昏过去。休夫！这种事若是他大女儿宫荻兰做的，他还不会那么讶异，怎么一向最乖巧讨人喜欢的二女儿，居然也会做出这种惊世骇俗的大事？他堂堂一个威镇大将军，怎么生出的女儿都是这种吓死人不偿命的，儿子则喜欢绣花，他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戚慕翔欲哭无泪的想着。

戚夫人宫霓裳看了一眼丈夫，瞧他满脸郁卒、皱眉想哭的模样，夫妻多年岂会不知他心中在想什么？现在八成在埋怨孩子们的怪异个性和行为都是遗传自她。

她摇摇头看向女儿。“莲丫头，这儿是自己的家，没外人的，你老实告诉爹娘，是不是靖尧欺负了你？你受不住才要离开他的？”母亲轻柔的声音，令她想放声大哭，她想把心中的委屈统统倾泻而出，但她说不出口，因为每说一次，她心口上的那道伤就愈大，难以愈合。

她深吸一口气，咽下喉头的硬咽。“不！他虽没对我好，可也没负过我，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女儿任意妄为做下的决定，请爹娘别错怪他了，若是爹娘觉得女儿做出此事有辱门风，不配待在这儿，孩儿立刻离开。”“你说的这是什么混帐话？”戚慕翔重重拍下桌子厉喝道。

“爹……”戚夫人快步向前搂住女儿。“丫头，既然不想说就算了，干么要说出这种伤人的话，无论你做了什么事，这个家永远是你的，要全家陪你一道上刀山、下油锅都没问题。”“娘……”这是长久以来，荻莲最感到窝心的一刻，见到家人不嫌弃，更让她卸下了胸口上的那块大石，也不晓得是不是松口气之故，突然两眼一翻昏倒在母亲的怀中。

“孩子，你怎么啦？”所有人都被吓得跳起来，但戚荻莲仍两眼紧闭，怎样唤也唤不醒。

“来人呀！快去请大夫。”

戚慕翔夫妻送走大夫，探望仍在昏睡的女儿后，便回到自己的房中。

虽然荻莲不肯说，但从荻柏和颖儿的口中大约得知事情的七、八分。

而大夫方才的诊断更是让他俩震惊不已。

“我不会就这样放过那个臭小子。”戚慕翔紧握住拳头的说道，眼中燃着炽烈的怒火。

“我也不会。”宫霓裳冷冷地说道。“竟敢欺负我的女儿，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夫妻俩交换了只有彼此才明白的眼神。

“夫君，此事就麻烦你了。”宫霓裳以轻柔得叫人发毛的声音说道。

“我知道。”威镇大将军戚慕翔眼中露出让沙场上敌人见之丧胆的森冷眸光。

“卿要辞官？”御书房内，皇上震惊地望向骆靖尧。“卿为何突有此意？才立下大功，朕正要升你官，怎么反而想辞官呢？”靖尧头虽低着，但是表情和态度却非常坚定。“启奏陛下，信王乱已平，目前天下太平，为臣想退下来专心修史。”修史？皇上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修史可是件大事。“卿为何会突然想修史，目前朝中史官制度很健全，都有详尽记下所有的典故。”皇上态度平和地问道。

“微臣明白，但是微臣想修的是地方州志，举凡百姓生活、地方传说典故。”靖尧静静地说道。

“是这样……”皇上深思的望着他，一会儿他令左右退下，起身走到靖尧面前。“骆卿，此处无外人，你无需再低着头。”“是！”靖尧依言抬起头，表情平静的望向他的君王。

“修地方志不是件易事，得要云游四海，四处探访。”“正是！”“你是为了想找荻莲那丫头吧？”“皇上……”靖尧冷静不见了，表情震惊地望着皇上，皇上居然能猜中他的心思？看到靖尧的表情，皇上摇摇头。“唉！没想到那莲丫头居然可以把向来冷静、理智的你弄成这个样。”他露出心有戚戚焉的微笑。“他们戚家的女子总是有办法把人弄得七荤八素的。”“皇上……”靖尧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皇上静静看着他半晌。“朕明白了，卿尽管放心去找吧！等找到时再回到朕的身边为朕效劳。”“多谢圣上恩典！”

当靖尧拜别皇上，回到翰林院时，发现少华正等着他。

有些吃惊地，因为自冀州回来，他们俩即陷入莫名的冷战，原因无他，只因靖尧在将戚荻莲赶走的时候，也同时赶走了颖儿，所以才会让少华如此不满——为戚荻莲和自己抱不平。

尤其在发现靖尧居然开始到“绮月楼”这样的酒家流连，更加深少华的不满，不过今天不同。

“你找皇上做什么？”少华劈头问道。

“辞官。”这次少华没费神压下他的震惊。“你没有吧？”“有！”靖尧越过他，直直走进专属他的房间。

少华愣立了好半晌，才举步追过去。“你真做了？”他没说话，只是动手收拾属于他的东西。

少华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嘴角露出一抹傻兮兮的微笑，看样子这家伙还不是无药可救。

“你打算去找你老婆吧？”“……”“知道要去哪找吗？”少华笑嘻嘻地走到靖尧身边。“你那老婆既会变装，又爱到处乱跑，想找到可不容易。”靖尧抬起头，眼中有丝无奈，但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他这辈子还没那么渴望拥有一样东西或人过。“我知道，不过我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找到她的机会，即使要我把全天下都翻过来亦在所不惜。”哗！好大的气魄。少华若有所思的望着他。“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你，会为一个女人辞官，这可不像你骆靖尧会做的事。”靖尧对他的讽刺不以为意，定定看着他。“你不是常说，人无

官，却不可无妻，我只是照着你的话做罢了！”真是的，即使到这种时候，嘴上依旧不让人，不过若非如此，就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自大傲慢的骆靖尧了，少华摇头傻笑。

靖尧没再理会少华，当他将东西整理好后，正要走出门时，少华开口了。

“不介意我跟你去吧？”“跟我去干么？”“你要去找你的老婆，我也要去找我未来的老婆。”少华笑嘻嘻地说道。

“你未来的老婆？”靖尧先是不解的皱起眉头，然后睁大了眼睛。“莫非是颖儿？”“没错！”“你不会嫌弃她只是个丫鬟？”靖尧深深望着他。

少华微扯嘴角。“不管是千金小姐、丫鬟或什么身分，我就是她要她！这世间我认定她是唯一可以与我匹配的女子，何况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只有以身相许的分。”好坚定的态度！靖尧从没见过少华如此认真的模样，世间唯一，这四个字深深震撼了他，为了追求这个“唯一”，即使耗尽他一生一世，亦在所不惜。“我明白了。”两人伸手击掌互勉之，之后各自回家收拾行囊，当他们准备开始“寻妻”之旅时，却意外地发现被四个黑衣人给围住，这四人都一脸方正，从他们明亮的眼神和气度，看得出他们的身分不寻常。

“内阁大学士骆靖尧？”居中那一位的开口问道，声音低沉冰冷。

靖尧眼睛眯了起来。“正是在下，有何指教？”“想请你跟我走一趟。”“去哪？”“去了就知道。”“抱歉，我有要事在身，无法前去。”语气有礼得过火。

“由不得你。”毫无转圜余地。

眼见那四人一步步逼近，靖尧和少华背对背，凝神戒备。

“你们是谁派来的？”少华沈声问道。

“去了自会明白。”还是那句老话。

靖尧懒得跟他们废话，眼下形势逼得他们不得不动手，但没想到那四人突然撤出刀剑都砍不断的银丝网，密实地覆在他俩的身上，令他们动弹不得，就像被网住的鱼一般。

“乖乖的跟着我们走吧！”那四人露出得意的笑容。

江南——宫家“二姊，原来你人在这呀！”一个穿着浅青色衣袍，长得温文儒雅的俊美男子快步走到后花园中的“净心亭”中。

亭中有两位女子，一位披着绣有大鹰披风的美丽女子，正低头绣花，另一位则不断的加着柴火，让火炉燃得更旺，她俩听到声音便抬起头，同时对来人露出温暖的微笑。

“荻柏！”“少爷好！”宫家绣坊的当家主子戚荻柏像个调皮的小孩跃到戚荻莲身边。“这么冷，怎么不待在屋子里，反而跑到园中绣花？”“不碍事，这里有火炉烧着，很温暖的。”荻莲不以为意地笑道。

荻柏摇摇头，自从二姊“休夫”回到家后，就像变个人，没人知道她脑中在想什么。

“你在绣啥？”“我在绣鞋面。”看了一眼，荻柏摇头叹道：“二姊，你绣的东西实在很难看，别再绣了。”他从怀中掏出几件绣工精美的彩布。“瞧！我已经为我未来的外甥或外甥女缝了好几件小衣服和小鞋子了，怎样？绣得比你好看吧？”以荻柏的标准，当今天下就只有他外婆和他大姊绣的东西是

“能看”的。

荻莲笑道：“别闹了，你若是没有绣得比我好的话，怎能当官家坊的主子？”“是、是！”荻柏眼光飘下荻莲微隆的腹部。“不晓得娃儿是男还是女的？”荻莲低下头，表情温柔地轻抚肚皮。“等生出来不就知道了？”荻柏呆呆望着荻莲，从没想过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二姊，居然会有这么女人化的一面，看起来好、好美呀！

“二姊，爹跟娘前些日子才在讨论，看要给这孩子姓戚还是姓宫呢，你意下如何？”荻莲愣愣地瞪着弟弟，而颖儿更是吃惊地张开嘴巴，老爷、夫人也未免太心急了吧，难道都忘了这孩子的爹是姓“骆”吗？荻莲不发一语的站起身，望着远方的天空，这孩子要姓什么？她轻抚肚子。

这个问题她从没想过，但却是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谁能想到，才那么一夜，她就会有孩子了，而过去一年却……想到那一晚的狂热，她脸微微红了起来，她并不后悔和他做出这样的事，因为时光虽然短暂，但却是非常甜美的，在那一刻，她相信他是喜欢她的。

更教人惊喜的是，她居然受孕了，这简直是天赐的礼物，这孩子竟没在她东奔西跑下给流掉，简直是奇迹。

初时的惊慌过后，所涌起的是无限的喜悦和满足，将她心中那块大空洞给弥补，她发誓，她一定会尽全力的生下、保护这个小孩，即使在没有“他”的陪伴下。

她曾想过到底要不要将这项消息告诉骆靖尧，考虑再三后，她仍无法决定，一直悬宕至今。

她深吸口气，转向荻柏。“这个问题，我会好好想想，你帮我告诉爹娘，教他们别为这种事情伤神，对了，怎么有好些日子都没见着爹娘的踪影？”说到这，荻柏脸上闪过一丝不安的表情，荻莲警觉地皱起眉头。

“爹娘没事吧？”“啊！当然没事。”荻柏乾笑数声。“他们只是去拜访老朋友。”“喔！”见荻莲没再追问，荻柏松了口气，闲聊数句后便进屋子去，留下颖儿继续伴着荻莲。

颖儿看看荻莲，鼓起勇气问道：“小姐，你仍不打算将孩子的事告诉姑爷？”“谁是姑爷？”她装糊涂。

“小姐！”荻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我不知道。”她眼神茫然地望着前方。

“说了又如何？倘若他只要孩子不要我怎么办？而且就算我们再在一起生活，会不会像以前一样？”一想到此，她就不由得打个冷颤，她绝对不要再过从前那样的生活，冰冷、无情、空洞。

颖儿暗自叹气，看到小姐一脸茫然样，着实叫人心疼，但她又帮不了忙。

这时突然有人从外面跳跃过围墙进来，两人不禁骇了一大跳。“谁？”

“别嚷，是我！”当她们认出来人，全都惊讶的张开嘴巴。“杨少华！”主仆俩同时惊呼。

## 第十章

靖尧不敢相信自己竟会被人用链子铐了起来，绑在一间密封的石室墙上。

自十天前，他和少华被不明身分的人突袭后，他就被制住，身不能动、眼不能看、嘴不能言，然后被塞进一个马车里，接下来便是在颠簸不停的车厢待着，只有在需要解手和用餐时，勉强能动一下。

至今仍不知晓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绑架他，唯一肯定的是他们只有针对他，因少华已被释放。

莫非他们是信王的余孽，想找他报复？而他们又想把他带往哪去？无数的困惑在脑中打转，仍不得其解。

不过，他心里已有了最坏的打算，若他无法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他只希望少华能遇到荻莲，告诉她，他对她的歉意还有……不，或许就这样算了吧！让她抱着恨他的心情活下去，可能比要她思念他还来的好吧。

虽然能够这样想，但是为何他无法心甘情愿？真的不甘心。

他用力拉扯着铁链。该死！这到底是什么做的？为何他无法用内力将之震碎？这时石室门打开，他停下拉扯铁链的动作，眯眼注视来人，今天应当可以见到谁是主使者。

进入眼帘的是那个带头抓他的人，而接下来的是，他蓦地睁大眼睛。

“岳父、岳母，你们怎么……”怎样都没想到威镇大将军戚慕翔夫妇出现在他面前，然后见到带头抓他的那个男子一脸恭敬迎着他俩时，靖尧倏地明白了，主使者正是眼前这两位。

戚慕翔和宫霓裳面带寒霜缓步走到他面前，眼神冷冷扫过他全身。

“许久不见了，‘贤婿’。”语气中有掩不住的讽刺。

靖尧深吸口气。“岳父、岳母！两位近来可好？”他语气平静地说道。

这小子有种！慕翔暗暗在心里赞喝，很少有人看到他这个样子还能面不改色，更别提是在现在这种状况。唉！若非见到他相貌堂堂、器宇非凡、才华名满天下，又怎么会同意将女儿嫁给这小子？听闻他身兼皇上的密使，并将信王之乱不费一兵一卒给平息，足见这个小子身怀大将之才，为当朝不可或缺的栋梁。

不过即使如此又如何？管他是不是天皇老子，谁欺负了他戚慕翔的女儿，绝不会让他好过，想当初听到那个入宫做太子妃的大女儿跳崖自杀的时候，他差点领兵从边关撤回杀向京城，准备将太子给宰了，后来是那个“已死”的女儿突地蹦到他面前阻止他做出这件傻事——事实上是她“诈死”逃避身为太子妃的职责，到边关寻情郎，这种欺君逆道事若让朝廷知道真相，他戚、宫两家真的是罪无赦、杀九族，在自知理亏的情况下，乃按兵不动，不过这次情况不同，虽说是荻莲主动“休”了对方，可是以他们对二女儿的了解，若非忍无可忍，怎么会轻易将自己爱上的夫婿给休了？这些日子见到女儿一脸郁郁寡欢，神情飘忽的憔悴模样，在主观意识上，更加认定犯错者是骆靖尧，因此下令将他绑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一番。

“这‘岳父’、‘岳母’四个字我们已经担不起了。”霓裳冷冷地开口说道，她走到靖尧面前。“我问你，我们家荻莲呢？”她是故意这样问的，想试探他。

靖尧心一凛。天！她真的没回娘家，他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痛苦的低语道。

“我正打算去找她呢。”看到他的神情，戚慕翔和宫霓裳交换惊异的眼神，

看来他对荻莲并非完全无动于衷。

“找她干嘛？好让你继续欺负她？”“不是！”“你给我老实说。你做了什么事，居然让我的宝贝女儿将你给‘休’了？”靖尧脸上泛起苦笑，实在不知该如何启齿，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一切都是我的错！”他轻声说道。

听到他毫不犹豫承认了，夫妻俩顿时怒不可遏。“好呀！我们戚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好好的一个女儿竟让你给糟蹋掉了！”靖尧无法反驳，他深吸口气。“是我错待荻莲，总之，要杀、要罚，皆任凭两位处置，我骆靖尧绝不会有怨言。”夫妻俩互看一眼。

“好！这可是你说的，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戚慕翔拔出挂在腰上的佩剑。

靖尧无惧的直视前方。

“住手！”伴着一声娇叱，一道黑影也同时闪到靖尧面前。

“爹、娘！你们在干嘛？”“荻莲！”三个人同时惊呼出声，靖尧是充满不敢置信的惊喜，而戚慕翔和宫霓裳是惊讶还有……心虚。

荻莲瞪着父亲手中的剑，表情是不敢置信的。“当少华说你们绑架了靖尧，我还不信，怎么你们真的做出这种事来？而且还想杀了他？”本以为少华是胡言乱语，诋毁她爹娘，谁知后来从支吾不已的荻柏的身上得到证实时，差点没让她心神俱裂。

戚慕翔有些手足无措。“喂，女儿呀！我们没有要杀他，只是……”“那你干嘛拿着剑对他？”“我……”戚慕翔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只是想给这小子一点教训，吓唬他罢了，谁知女儿就在这一刻冲了进来，现在无论说什么，恐怕她都不会信了。

“女儿，我们只是想教训他，没其他意思。”霓裳皱起眉头。“这小子那样对你、伤害你，你干嘛要护着他呢？”荻莲咬着下唇摇摇头，明知这几个月朝思暮想的人就在她身后，可是她却却没有勇气转过身看他，深怕努力建立的自制会悉数崩溃，对他的爱与恨太强烈了，若让泪控制不住的流泄而出，只怕自己会做出难以想像的事。

“他……不喜欢我不是他的错。”她静静望向她的父母。“当初是我逼他不得不娶我的，他不喜欢我是自然的，而我努力过了，只是失败了，所以我离开，就是这个样子，爹、娘！请不要怪他，好吗？感情的事是勉强不来的。”说出这些话，简直要让她五脏六腑翻转了过来。

泪水从她睁大的眼睛缓缓流下，她的表情是如此透明，令戚慕翔和宫霓裳看了好心痛也好无奈，他们狠狠瞪向骆靖尧，这小子真是不知好歹，难道他不知道荻莲是个多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他不能爱上她？可是当他们见到他脸上的震惊和心疼的表情，以及他专心凝视荻莲的眼神，他俩傻住了，咦？好像有点不对劲。

突地，荻莲出手了，她趁父亲闪神的时候，一举夺下了他手中的剑，并将之放在颈上。

“爹！请立刻放了靖尧，要不，女儿就死在您面前。”戚慕翔和宫霓裳大惊失色。“万万不可！”他们连忙大喊道。

靖尧脸色发白。“你快把剑放下！”他大力扯动铁链，链子哗啦哗啦刺耳的响着，似想挣出以阻止她做出傻事。

戚慕翔正打算依言将钥匙递出去时，一直在仔细观察靖尧和荻莲的宫

霓裳，陡地伸手阻止了丈夫，她静静望着荻莲。“女儿呀！你为什么为一个根本不懂得珍惜你、爱你的男人送命？为娘的不记得教过你这个。”“我……”宫霓裳手指着靖尧。“这小子根本不在意你，你离开他的这段时间，他根本没想过你甚至出来找你，还跑去了酒楼妓院找女人，你又何必为这种浑小子浪费心力？”骆靖尧这几个月来的行为，她可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荻莲持剑的手微微颤抖，他去酒楼找女人？这么说来，除了她以外，其他的女人都可以？老天，她的心好痛啊！她不稳的晃了一下。

“女儿！”戚慕翔想伸手扶住她，可是她却退后躲过，戚慕翔不禁埋怨瞪了妻子一眼，干么说这些话呀？若此刻他是自由的，靖尧一定会冲过去阻止宫霓裳再继续说下去，靖尧满眼怒火瞪着“岳母”，与其说出这些话伤害荻莲，倒不如一剑杀了他更干脆。

荻莲闭了闭眼。“那又如何？是我‘休’了他，他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她声音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宫霓裳正要继续开口时，这时候外面有人出声。“戚夫人，您此言差矣。”杨少华偕着颖儿走进石室。

“你是……”戚慕翔觉得他有些眼熟。

“在下是杨少华，和骆靖尧是同窗好友，亦同在翰林院共事。”“是吗？你为何说我说错了？”宫霓裳不悦地瞪着他。

少华露出笑容。“当然错了！两位难道不知道，在你们下令将靖尧绑来审问之前，他已向皇上辞官，准备走遍天下，寻找令媛呢！”辞官？此语一出，除了靖尧以外，其他的人面露震惊之色，尤其是荻莲。

她缓缓转过身子，不敢置信地看着靖尧。

“你辞官，为什么？”靖尧只是不发一言，定定注视她。

他那灼热饱含深意的目光，看得她心慌意乱，头晕目眩，惨了！她真的好像又要昏了，此刻的她情绪实在不宜有太强烈的波动，她有些撑不住地蹲坐了下来。

“荻莲！”“小姐！”众人关心的惊呼，此时在她耳中听来有若雷鸣，让她更加想吐。不行！她绝对不可以在此时昏过去，至少得看到他平安无事。

拚着仅余的意志勉强维持清醒，转向父亲。“爹，立刻放了他！”她毫不妥协地说道。

戚慕翔看了妻子一眼，见妻子绷着脸点头，既是无奈也是松了口气，依言将人放了。

唉！真是的，他还没好好教那小子“为夫之道”，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将之放了？靖尧得到自由了，荻莲仍动也不动，那把剑也未曾放下，她未转向他，眼睛牢牢盯着爹娘。“你快走吧，希望你能原谅我爹、娘的举动，他们只是过于疼我，并无恶意的。”“我知道。”靖尧深深望着她的后脑勺，倏地，他出手点住她的穴道，令她动弹不得，再将她手上那把剑夺下，所有人都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到了。

“你想干什么？”戚慕翔一回过神便大声喝道。

靖尧稳稳揽住荻莲。“没什么，只是我要走，也要带着我的‘妻子’走。”他一边说，一边揽着荻莲往外走去。

“什么？不准你对她乱来！”他听了差点失笑，他低头望向正一脸震惊瞪着他的荻莲。“很难不对她乱来。”这声音很轻，轻得只有让她一人听见。

荻莲睁大眼睛。他……说什么？看到他眼中的神情时，她胸口一窒，

会吗？他眼中可是……她不禁痴愣地望着他。

他眼睛贪婪地在这张数月未见的脸庞上来回搜寻，刚刚她都一直背对着他，所以不晓得她竟如此憔悴，几个月前那股活力和神采已经不见了，心中一惊。“你怎么了？生病了吗？”他厉声问道。

她无法言语，即使过去数月来他让她心痛不已，但在这一刻，在他的怀中，她完全忘怀一切了，再也支撑不住了，两眼一翻便向黑暗投降。

“荻莲！”靖尧心神俱裂的抛下手中的剑，紧紧抱住她。“你怎么了？天！你快醒醒。”他仰起头大喊道。“你们还愣在那边干么？还不快去请大夫过来。”大伙都被他脸上的狂暴神情给吓到了，他们从未见过向来表情冰冷、浑身散发如冰气息的骆靖尧如此惊慌失措，手脚大乱过。

少华丢给颖儿一眼。你瞧！我说得没错吧！他真的是爱惨她了。

颖儿也回他一眼。我早就知道了。

戚慕翔好像看到那个过去的自己，轻轻叹口气，他和宫霓裳走到靖尧的身边蹲下，宫霓裳伸手探了探女儿的脉。“没事，她只是一时气血不顺，昏了过去，而且她最近身子也弱了些。”弱？靖尧瞪着他的岳父母。“她为什么会身体虚弱？生病了吗？”他着急地问道。

宫霓裳气呼呼瞪了他一眼。“你就不会说些好听的话？她不是生病，是有身孕了！有了你这个浑小子的孩子，才会弄得她那样虚弱。”还想继续说下去，可是看到他一脸震惊呆愣的模样，她停下嘴没再说下去，摇摇头，将丈夫一并拉了起来。

靖尧低头看着怀中的人儿，有身孕了？她有孕了？是那一晚吗？是在那个让他无所顾忌的那一晚有了他们的孩儿吗？无法言喻的喜悦和恐惧在瞬间同时淹没他。

他闭上眼，更加用力的揽紧她，也益发警觉到她的柔弱娇小。天！这样小的身子居然正孕育了他们的孩子，一领悟此，他真恨不得杀了自己，居然延宕如此久才来找她，他真该死！

不发一言，一把将荻莲抱起，无视其他人的存在走了出去，而颖儿和少华则理所当然的跟在后头。

“喂！你要把我的女儿带去哪里？”戚慕翔想要追上前去，却被宫霓裳一把拉住。

“别跟了！”“为什么？”宫霓裳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你瞎啦？难道还看不出来那小子不会伤害女儿的？”“唔”

荻莲缓缓张开眼睛，瞪着眼熟的床饰，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梦吗？她居然梦见爹娘将靖尧绑架了，而靖尧也像变个人，用她期待已久，会令她心跳不已的眼神注视她。

对！应该是梦，他怎么可能会那么看她？他对她根本一点情意都无……“你醒了？”低沉的声音温柔地在她耳边响起。

咦？她猛地转过头，看到了那张俊美的会让她心痛的脸庞，她呆愣了好半晌，然后闭上眼睛。“你不是真的！”“我是！”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放在唇边，终于看到她睁开眼睛，心头上的那块大石也稍稍放下。老天！在等她清醒过来这段时间，简直快要了他的命。

尤其在看到她脸色是如此的惨白、透明，好像随时会不见，若非她胸口的起伏证明了她还活着，他会因焦虑而发疯。

她睁开眼睛，看到他眼中强烈的感情，令她心一窒，连忙再度闭上眼睛，倘若这是梦，她情愿一辈子不要醒来，这样她就可以一直沈醉在他那深情款款的目光中，但，这不是梦。

她依旧闭着眼睛。“你为什么还不走？我爹娘应该不会再为难你了，希望你看在我的分上，别怪他们这么鲁莽。”她语气平静得令人心惊，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失去她了，可是她紧闭的双眼和微微发颤的身躯，带给他无限的希望，也提醒他方才所发生的事，她为了他不顾生死的要挟她爹娘放了他，她可以为他做到这种程度，对她的真心又有何好怀疑？“怪？怎么会呢？我还要好好谢谢他们，若非他们把我带到你面前，我以为这辈子想要找到你得走遍天下。”说到最后，他声音低得几乎不可闻。

她幽幽睁开眼睛，眼神难解望着他。“你为什么想要找到我？”“为什么？”他露出自嘲的笑容。“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不下千百次，天下女子何其多，随便哪一个都可以为我理家、生小孩，让我无后顾之忧。”听到这，她脸色一黯欲别过脸去，但他却不准，他攫住她的下巴。“别躲！听我把话说完。”他以霸道又不失温柔的语气说道。

“还有什么话可说？酒楼里的女子个个比我冶艳美丽，比我温柔更懂得逢迎人，也比我更讨你欢心！”她恨恨地说道。若不是现在全身虚软无力，她会一掌打过去，一想到居然有其他女人可以接近他，她就好恨！

“你真这样想吗？”他抬起她的下巴，深深望进她的眼。“我去找那些女人，只想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你，其他的女人都可以，不，别转开脸，看着我！”他用手轻轻抚着她脸上的每一线条，她被他的温柔举动给弄傻了，不禁怦然心动。

“结果，我错了！我根本无法忍受其他女人靠近我，连跟她们说话我都觉得很厌烦，那段时间我没碰过任何女人，从来就只有你、只有你。”她一瞬也不瞬地盯着他，眼中盈满了震撼和惊喜，缓缓地坐起身，而他也坐到她的旁边。

“是真的吗？”“我已向皇上辞官，准备四处寻你，光是这点还不足以证明吗？”他露出苦笑。“你倒是告诉我，你在我身上下了什么蛊，让我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了，所做的事都出人意料？”说到这，他不禁回想起那一夜。“那天，我之所以会对你如此残酷，也是因为我吓到了，在你面前我好像变了个人，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在恐慌之下才会那么恶劣地赶开你，你可以原谅我吗？”他眼中有着最深的歉意和悔疚。

够了！这一切都太足够了。她欢喜地叫了一声，整个人埋进他怀中。“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一百次、一千次都没问题，只要你把真正的想法说出来，让我明白就好了！”他紧紧抱住她。“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是个好丈夫，亏待你许多，但我发誓，我会学着去做的。”他以很认真的语气说道。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垂下眼。

看到她表情怪异，他不由得担心起来。“怎么了？”“我想经过这段日子以来，你应该很清楚，我无法像其他女子守规范，至少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这样的我，你还要我当你的妻子吗？”原来如此，他露出释然的微笑。

“别胡思乱想，你只要做原来的你就好；不过，要答应我，别到处胡乱跑，也别随便行侠仗义，至少在做这些事时，也要让我陪着你。”“夫君！”她开心的再度投入他的怀抱。

两人静静品味这幸福的一刻，“既然你又叫了我‘夫君’，那你能将这

张休书给撕了吗？”他从怀中掏出那张已充满了绉褶的白纸。

荻莲缓缓接过那张休书，见她没有马上动作，靖尧不禁屏住气，当她那饱含深意的眼神定在他脸上时，他心漏跳了一拍。

她手轻轻触摸那张纸。“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绝对不准再逼我看那些‘女诫’、‘女论语’、‘女则’之类的书，”他露齿一笑。“唔！你想看的话再看，我不会勉强的，不过你不觉得那些书写得很好？”“骆靖尧……”“好啦！随你。”“也不可以逼我们的孩子读。”提到孩子，靖尧的眼神变柔了。“你还不打算亲口对我说吗？”荻莲愣了一愣，脸一红。“你知道了？”“嗯！岳母提了一下，不过我想从你口中听到。”他柔柔地说道。

荻莲羞窘地将螭首埋入他怀中，好半晌才开口轻声说道：“你就要当爹了。”靖尧深深吸口气，才没让自己兴奋地跳了起来，眼眶有些湿润。“这会苦了你。”他没忘记女人生子会受的苦。

“没关系。”“我不会逼孩子读那些书的。”“谢谢！”“可以将那张休书撕了吗？”“可以！不过……”“不过？”“若是你以后对我很不好的话，我还是会再写的。”“是，老婆大人！”

数月后，江南宫家。

“快去烧壶热水！还有去看产婆到了没？”骆靖尧冷静的下令道。

“是！”颖儿领命冲出房间。

“好痛呀！”荻莲不住哀嚎道。

靖尧稳稳握住她的手。“娘子，再忍耐一点，孩子很快就会生出来的。”“你只会出那张嘴，下次换你来生！”痛得死去活来的荻莲开始失去理智。

“贤婿呀！你没问题吧？”戚慕翔一脸惨白担心的问道。

“爹！您先出去吧？这里有娘跟我就可以了。”靖尧说道。

“是呀！老头子，你出去啦！每次我生小孩，老大荻兰不说，你那时根本来不及赶到我的身边，之后荻莲和荻柏，你哪一次不是吓得昏倒，醒过来时，孩子早就生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快出去，省得碍事。”堂堂威镇大将军就这样满脸委屈的被赶出房间，不过当他听到女儿愈形凄厉的叫声，一种莫名的黑暗瞬间笼罩住他，就这样毫无例外地，戚慕翔在等待迎接他第一个外孙时，照样昏倒了。

就在外婆、爹、娘合力下，小娃儿总算顺利的生了下来。

“是个男的？”在宫霓裳清洗下，小娃儿一身乾净清爽的躺在荻莲的怀中吸奶，荻莲轻轻拭去脸上的泪水。

抬起头正要跟心爱的丈夫分享这分喜悦时，却发现他不知在何时也倒了下来。

看样子他真的很拚命不让自己昏过去，如今一见孩子生下，也无所顾忌地放松了下来，可真难为了他，荻莲微微笑。

在荻柏和少华的协助下，将靖尧抬到荻莲身边躺下，待众人退了出去，荻莲打了个呵欠，然后抱着儿子也躺了下来。

望着丈夫俊美的睡脸，再看看已睡着的儿子，虽然还小，但已看得出他将来也会是个颠倒众生的绝色美男子，不过她一定要教他，绝对不可以恃才勾引、玩弄女人，要懂得疼爱、尊敬生命中那个唯一的女子，就像他爹一般。

她再度打个呵欠。多棒啊！有两个拥有绝色之美的男人伴在她的身边，

想来天下再也没有女子可以像她这般幸运吧？唔？好像还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荻莲沈入梦乡前，对了！待会儿醒来时，得跟靖尧商量一下，要给孩子取什么名，要让他姓啥才好？他可是骆、戚、宫三家的第一个孙子。

颖儿走了进来，看了看那一家三口甜美的睡相，小心地为他们拉上了被子后，便蹑手蹑脚的走出房间。

门外，杨少华正倚着栏柱等着她，当她走近时，他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接下来可以换我们了吧？”颖儿露出甜甜的笑容。“等你熟读了小姐所著的‘男诫’、‘男则’以后再说吧！”杨少华露出自信的微笑。“早读完了。”他一把将佳人拥进怀中，头一低牢牢捕捉那温柔的红唇，好半晌才抬起头。

“‘男则’恩爱篇第一条，丈夫要学会爱妻子。”颖儿又羞又窘的瞪了他一眼，趁少华一不留神，一把将他推开，返到三丈外。“‘男诫’第十条，男子绝对不可对女子用强。”说完后，便掉头跑开了，只留下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

少华摇摇头，眼中则露出惊人光芒。“‘杨氏家训’第一条，为了得到心爱女子，可上天下地、千方百计的去追求。”身形一顿，立刻飞身追了过去。

## 后人记

戚荻莲所著的‘男诫’、‘男则’，是教导天下男女要如何互敬互爱的书，女子不是卑下的，但书中提出的男女皆平等一论，为当朝卫道人士大加挞伐，斥为妖言惑众，并严禁发行。

尽管如此，尤其戚荻莲因做出“休夫”一事，名满天下，而被休的当朝第一美男子骆靖尧更“不计羞辱”再度回到妻子的身边，从此过着幸福恩爱的生活，让人好不欣羨。因此两本小书仍在女子闺阁之间秘密流传，将之视为“驯夫守则”。

不过这两本书是不是造成日后整个大宋臣民突地兴起“惧内”之风的“元凶”，不得而知。

但套句戚荻莲在“男则”中写的跋 书，人人会写，但解读各有巧妙，无关“男则”、“女则”；“男诫”、“女诫”；皆是着者依己之喜好为人定下的生活准则。

信者，不会立地成佛，不信者，亦不会呜乎哀哉，而最重要的是要如何让自己的人生善哉！善哉！

## 写作小札

自从一口气写完“拒爱佳人”及“叛爱佳偶”之后，便觉得整个人好

空虚，因为好像已经把体内所有的爱情细胞发泄完毕，然后编辑大姊更在每次来电中不断提醒我，要放轻松的写，不要让你的男女主角背着那么沈重的包袱，让读者心情愈看愈沈重。

对此，我已经深深反省了，在写的时候，不断告诉自己 放轻松，要快乐一点、要文字简单有力点。

写出意简言赅、情深意重的小说，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把目前写的每本都当做是达到这项要求的挑战，因为对我而言这两个条件好像是两条平行线，偏重简单的词句时，便会失去情感；偏重于情感时，文词描述又会过于琐碎，所以我现在仍摸索中，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多多包涵！

好了？严肃的地方过了，现在来谈些轻松的。

我很喜欢写古代小说，但喜欢归喜欢，真要动笔还真有点……麻烦。

原因不为啥，因为“古代”是已发生的年代，有历史的依据，所以天马行空不负责任的写法虽然很快乐（像“二度邂逅”、“娘子休夫”），但若真检讨起来，还真会心虚，其实倘若可能的话（功力足够）的话，是希望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般，巧妙的配合史实，让创作出的人物活灵活现穿插其中，让人以为黄蓉、郭靖、杨过、小龙女等是真有其人，让人拍案叫绝，印象深刻。

其实小说世界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让人看了快乐又觉得有意义，是最棒的事，但若假得太过，便会让人觉得无趣了。

不过之所以会继续“不负责任”的创造出“娘子休夫”，原因不为啥，因为我太喜欢戚家这三姊弟的名字，觉得他们是自己创造过最喜欢的名字

荻兰、荻莲、荻柏，光看字就觉得好美（有没有觉得孟华快疯了？）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视觉美的关系吧！所以觉得不将他们当主角写成故事的话，好像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是什么怪理由？）当然好名字就要有好故事搭配，凑巧当时我在图书馆翻到了一套有关中国历代妇女研究论文集，赫然发现造成中国近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班昭所著的“女诫”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便在以此为主轴下，创造出了这样的故事。

说来中国女人真的很可悲，周朝以前为母系社会，当时男女分工为“男猎女耕”而非“男耕女织”，但到了周朝，因为那时正是礼教形成的过渡阶段，因战争的关系，父系取代母系而起；战国以后，有了“妇道”形成（所谓的妇道即是学做媳妇的道理，侍奉公婆、舅姑、丈夫之道），而孔子一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话，更把女子地位与小人画上同个等号。（想到国中时，还把这几句话背得滚瓜烂熟 以应付考试之用，就很生气，哪个白痴编译馆？居然把这种歧视女人的话编进了教科书，再让莘莘学子学？对了！离开国中好一段时间，不知现在的课本还有吗？）到了汉朝班昭时，她将历代所有压抑女子的思想有系统编纂起来，编写“女诫”，彻底标榜着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我们耳熟能详的从父、从子、从夫；德、言、容、工以及把生女比喻为“弄瓦之喜”，即从此来），基本上，“女诫”是本教导女子如何侍奉丈夫、儿子的书；而最惨的是，男人将这本由女人写的自我压抑的书视为“圣书”，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拿此来欺压女人 这是你们女人自己说的，怎么可以不做到？（请摇摇头、叹口气吧！然后再庆幸自己不是生在古代。）因此在出于这样的激愤下，幻想自己若是回到古代的话，会把那些所有规范女子的书全都砸在那些男人的脸上，所以也就有“娘子休夫”这本书的产生。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本，因为我真的已经很放“轻松”的写了。（不过，我承认这本情感就不太够，所以无法成为泪弹，唉！对不起！功力不足。）盼大家轻松看、轻松的活、轻松的过日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好吗？新的一年又来了，在此先祝所有的读者，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孟华

